成长

王海鸥 著

每个人都要经过各种磨砺和心灵与时间的对话，那是苦涩的记忆，那是甜蜜的记录，更是时代的记录。

作家出版社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Chapter 1
- Chapter 2
- Chapter 3
- Chapter 4
- Chapter 5

Chapter_1

《成长》 作者：王海鸽

成长（袁朗的同人）（一）

袁朗注视着远方的山峦，脚下是正在进行格斗及射击练习的一个中队的老A们。袁朗锐利的目关划过一个个迷彩包裹的身影后，投视到远方——他在等人，等一个叫做许三多的士兵。

375峰顶，他很喜欢这个地方，开阔。一进A大队，他就喜欢上这么一个地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离天很近，可以一个人，静静的想事——当然月亮湖除外，那在袁朗心中是另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每逢大战前夕，袁朗都喜欢自己一个人到375来，整理思绪。是的，现在又是面临一个“大战”，战斗的成败，关系到一个兵的一生。

如果没有那一次的偶然，袁朗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当兵，并且，当上了军队里最艰苦，同时也代表着最强，最高顶峰的A大队的特种兵中校。是的，他恨那种齐刷刷的绿色，他恨当兵的，恨所有跟当兵能扯上联系的一切！——不，他曾经是向往当兵的，很久很久以前……向往成为一名工程兵。

袁朗

父亲和母亲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硝烟弥漫的排炮场上，奶奶说，刚下炮场的父亲一身是土，全身上下就剩牙是白的，而母亲，当时在那群记者里，是难得的女性，白，大气，写出来的文章也是一流的，在那个连石头都是公的的地界上，这么一点点信号已经很能勾起老爷们们的斗志了。当时对母亲示好的人能排出一个加强排，可不知怎的，母亲独独就看中了脏兮兮，只会傻笑的父亲——一个除了排炮，除了带兵啥也不会的少校连长。再后来，就有了我……

袁朗小的时候，很少能见到父亲，甚至连母亲也并不常见到。

父亲袁武行是边防某炮兵团工兵连连长，常年都在边境，担任清理抗战后日遗留雷区的排爆工作。一年到头也难得有几天在家的。以

至于袁朗从记事起，对父亲的印象，还没有父亲每次回家时带回的弹壳深刻——那些弹壳是袁朗在伙伴里炫耀的资本，他曾经因此热切的盼望过当一名工程兵，这样，便可以拥有很多很多的弹壳。

从弹壳里拼凑出对父亲唯一的记忆就是黝黑的脸庞上那排闪亮的大白牙，而这种不太令人愉快的记忆每每都与眩晕伴随着——父亲每次回家，第一个动作，毕是把他高高举起，然后尽情的旋转，直到把他转的七晕八素，找不着北。很多年过去了，直到糖糖出生后，袁朗才开始体会到父亲当年那种深刻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爱意的方式。

母亲是记者，准确的说，是一名战地记者。经常都为了采访工作，东奔西跑，难得在家的日子，也多是伏在案边，繁忙的工作、写稿，间或跟同事间通话联系事宜。

母亲在家时袁朗都会很安静窝在椅子里，守着母亲，每一回，都是守到撑不住了才沉沉睡去。母子俩一年到头也说不上几句话，因为母亲工作忙完时，往往都已经是深夜了。

由于父母常年忙于工作，袁朗是由奶奶一手带大的，所以袁朗很疼爱奶奶。

奶奶是那种为数不多还缠着小脚的女人，做事麻利勤快，把袁朗的生活起居照料的很仔细。父母不在的日子，奶奶每天送袁朗去学校，蹒跚的小脚，口里常用糯糯的家乡话唤着袁朗小名。袁朗喜欢奶奶叫自己名字时的声音，因此常故意的加快脚步，让奶奶追赶，然后，听奶奶在身后着急地唤一声“讶子”，袁朗就会很满足的慢下脚步，等奶奶追上来，温暖的手紧紧拽住自己的小手，像是怕自己丢了似的紧紧攒在手心里，把他的心一起，包得满满的。这种感觉一直到奶奶老到记不清自己时，还一直存在。

成长（二）

袁朗

父亲应该是很疼爱我的，他认为他当时最大的创举，就是有了我。我出生的时候，父亲高兴的举着我：“是个带把的！得！咱老袁家

有接班的了，等小子长大了，接我的班，当兵去！”

他特别热切的盼望着我的长大，并且在所有可能的机会里灌输我当兵的意识，比如给我带弹片，比如喜欢把他那充满汗臭和炮油味儿的钢盔扣在我头上，比如他贴身收着我的百岁照片，逢人就说：“看！我儿子！像个当兵的料吧？袁朗，朗朗乾坤的朗！”

这些都是我的母亲，在很久很久以后，告诉我的。

那一天，家里来了很多人。很多穿军装的人。一身泥巴的袁朗进门时，看见一屋子穿着军装的男人们，用一种悲悯的目光看着自己，里屋传来母亲隐隐的抽涕声和奶奶低低的叹息。所有人见到袁朗都静默了。沉默，虽然袁朗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忽然感觉到自己被这种沉默压得喘不上气，他只能睁大了眼睛，努力保持着静默的姿势。一个看上去很老的军人缓缓蹲在袁朗面前，一张跟记忆中的父亲一样黝黑脸，但上面比父亲有着更多刀刻一般的痕迹。他轻轻拂去袁朗脸上的尘土，厚实的大手按上袁朗的小脑袋，喉结微微颤动了几下，沙哑的：“是小朗吧，长那么大了？”

母亲这时已经从屋里走了出来，布满泪痕的脸，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十岁，她一言不发的把袁朗揽入怀中。母亲好久没有这样紧拥抱过自己，袁朗用力挺直了身板，一动也不敢动，他能从母亲努力压制的抖动着的身上，闻到淡淡的肥皂味，干净的味道，母亲的味道。他使劲的，用心的，吸取着母亲身上的味道。那一年，袁朗6岁。

后来发生了什么，袁朗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在那以后，他们搬到了一个到处都是穿军装的大院子里，他们住上了很高的楼房，母亲也不像原来那样经常不在家，可是很久也没见她笑了，奶奶经常一个人坐在阳台的小板凳上默默的望着天空，间或使劲的揉着眼睛，红红的，袁朗会轻轻的偎上去，然后奶奶会把他揽进怀里，轻轻的唤着：“讶子，讶子…”

院子里有很多跟他差不多大的孩子，可他们都很骄傲，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种类的弹壳，木枪，弹弓，拍纸……弹壳再也不是

袁朗能炫耀的资本了。他一口蹩脚的普通话也再不能给他带来老师的夸奖。哦，对了，还有，他好久都没体验到那种眩晕的感觉了，因为父亲很久很久都没回家了，他变成了一张模糊的，看不清面孔的纸片，静静的挂在母亲的床头。他常指着相片问奶奶，那个老给我带弹片回来的叔叔呢？我们搬家了没告诉他他是不是找不到我们了呢？每一次，奶奶都用温暖的手一遍遍抚摸着他的头，眼眶里微微泛着红，一句话也不说，而母亲则都会躲进房间里，隔着门板，传来低低的抽吸声。后来袁朗也就渐渐不再问了。

每个月初，都有几个穿军装的叔叔会到家里来，给他们送很多很多吃的、用的，包括袁朗爱不释手的各种弹壳，他们会问奶奶，问母亲，有什么困难么？组织上可以帮你们解决，母亲总是淡淡的说，都挺好的，组织上费心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同样的对话不知道进行过多少次，袁朗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叔叔们还要一遍接一遍的询问，因为每回他们来过后，母亲都会哭泣，奶奶会更沉默，所以，他心底里是不喜欢他们上家里来的，虽然可以拿到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弹壳。

其中有一个很年轻的叔叔，每回都会带着袁朗到处玩耍，他坚持要袁朗叫他哥哥，因为他总说，我那么年轻，怎么是叔叔呢？袁朗也很认同这样一个玩伴，尤其是在这个陌生的，没有伙伴追捧的环境中。那个叔叔是一个侦察兵，也是父亲所在团团长的警卫员。他们最常做的“游戏”，是对打，跟那个叔叔在打着玩中，学会了很多当时的侦察兵才会去学的搏击技术。袁朗拿出在山里对付小兽的狡猾，很有几次把这个叔叔击倒在地——他当时只觉得好玩，并不知道以后很多日子里，都用上了这些实用的招数——休息时间，他们会一起趴在院墙上面，偷偷看里面很多很多的“迷彩”嗷嗷的吼叫着，摔打着，从眼前一个个排着队列跑过。并且得意的计算，过了多长时间，才被值勤的哨兵发现。

袁朗儿时的记忆有一大半是被这群没有相貌的“绿色”填满的。

成长（三）

袁朗渐渐大了，开始有点明白父亲这个词代表着什么了，也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缠着奶奶问那个牙齿很白的“叔叔”了。孩子总是最容易遗忘的，尤其袁朗是个特别会给自己找乐子的皮孩子——他开始觉得没有父亲也没什么特别不好的，在他脑海里，“父亲”也就是会给他带弹壳，会把他转得找不到北的一个牙齿很白的“叔叔”，再没有更多的了。他隐约知道父亲已经死了，那些经常到家里的叔叔们都是被父亲称为“战友”的人。以他的年纪并不能很深切的体会到死亡是什么，只知道，自己有什么和别人不同了。

很快，袁朗就在军区大院里，有了一群“跟班”，他们一起下河摸鱼，或偷偷钻到随便谁家的鸡窝里偷鸡蛋，或是把人家养的鹦鹉拔了毛，或是把谁家喂的猫剪了胡子……玩得疯狂。大人们都略带着头疼的看着这些个半大的孩子们，无可奈何的摇摇头，也没有谁真正跟他们计较过什么。

那时最时兴的游戏就是打仗，胜的一方可以优先享有附近许多“领地”的使用权——那时袁朗就显现出了极好的指挥天分，他的一些小聪明，常常让己方的胜利来的轻而易举。大人们是很默认这种“竞争”的，毕竟这些生活在院子里的人们都在比这更真实残酷的“竞争”生存了下来，他们很是希望自己的后代们也能够保持一点这样的血性的。

太出风头的结果，往往是残酷的。孩子是不知道轻重的，他们说话往往都不会顾及后果——当然以他们的年龄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后果。事实是，在一次争夺“地盘”的竞争之后，一个再次败在袁朗计谋下的孩子因不满袁朗有些略带投机的举动，恨恨道：“你牛X什么！不过就是个没有爹要的！哼！没爹要，烂皮球，烂皮球像袁朗的头！”并且带头挑衅“没有爹，没有爹！噢噢～袁朗是没有爹的孩子！袁朗是没有爹的孩子！噢～噢！”一群孩子都好玩的叫嚷起来。

袁朗突然觉得，原来没有了父亲，是值得别人这样轻视的一件事情，这是被他的骄傲所不允许的，他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一点不如别

人。他大吼一声！拼了命似冲向叫嚷着的人群，和那个带头起哄的孩子扭打在一起，完全是没有章法的打法，可双方都拼了吃奶的力气——他们在打斗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仅仅是他们人生旅途上的第一次交峰。

那天晚上，袁朗挨了他生平第一顿鸡毛掸子。

袁朗开始疏远那个刚被他混熟了的集体，因为他不喜欢在别人眼里低了一等的感觉。他开始憎恨那些晃的满天满眼的绿色，憎恨那些把他从他以前的世界里带到这个军区大院的叔叔们，憎恨那个让自己承受这种屈辱的，记忆中的大白牙。

袁朗

铁头儿说，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野兽

袁朗和铁路的相识，充满了戏剧性，那时袁朗16岁，正是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年纪。

铁路驾着一辆很拉风的猎豹吉普车，穿梭在城市滚滚的车流中，墨镜加皮靴，把难得穿了一身的休闲服仍是穿出了地地道道的兵味儿。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清闲过了，搏击、比武、演习、训练，他喜欢这种在训练场上厮杀的日子，并且以此为傲。是的，他当然有资格这样骄傲，毕竟第一批代表中国军队参加国际“猎人”训练并且能优胜回来的人是很稀有的，毕竟能第一批加入代表中国军人最高荣誉的A大队的机会，不是每个兵都撞得上的。趁着整合训练的间隙，他特意来到这个城市，看看很久没见的老首长，老领导。

天生的敏锐让铁路下意识的发觉路边一个小巷里正发生着什么。他把车停到路边，正准备采取行动，突然从斜刺里冲进一个孩子，是的，一个孩子，目测过去不过15、6岁的样子——对于28岁的铁路来说，只能称为一个孩子——似乎丝毫没因为对手比自己多而露出一点点怯意，相反，他是站在上风的，闪转腾挪，说不上正规，但又不完全是野路子的打法，每一次出手，毕是精准的打击。嗯，有点意思，

铁路摸摸下巴颏，决定先观察一下再说，是的，他喜欢这个孩子。尤其是，他有一双豹子一般的眼睛，狠，内敛，有着攻击前的压迫感，很久没看见那么好的眼睛了！铁路饶有幸味的靠上了车门，他甚至打算点根儿烟，买瓶啤酒，下一步甚至打算开始吹个哨子鼓掌叫好了！

约莫一刻钟左右的时间，那群小混混一边叫嚣着，一边狼狈的逃窜开来，那个少年弯腰拾起什么，交给一直在旁边抖抖嗦嗦的胖男人，那胖男人千恩万谢的走远了——说实话，铁路刚才是没注意到这号人物的，他现在眼里只有那个眼睛很漂亮的少年。那少年俯身拾起满是尘土的书包，很随意的往肩上一搭，随即龇牙咧嘴的做了个夸张的鬼脸，然后小心翼翼的把包包挪腾到另一边肩上，趿拉着鞋开始往前晃荡。

铁路决定跟上他，他转身取下车钥匙，不远不近的跟在少年身后，他很好奇这样一个少年，是什么来历，当然，他一点没有压抑自己想把他招到麾下的企图。

一连串的七拐八弯之后，铁路开始后悔没有把车开过来，同时，开始抱怨城市道路的复杂，完全没有自己在大队里那种开阔，5公里外跑只兔子都能看见。就这么一晃神儿的功夫，那少年不见了！铁路紧追了几步，他不相信一个丛林野战的老油条，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自己的猎物跟丢了！正当铁路懊恼不已之际，一个冷冷的，但在铁路听来简直是天籁一般的声音从身后想起：“看戏不准备买门票么？”

铁路迅猛转过头，一点也不意外的看到一张玩世不恭的青涩面孔，嘴角嚼着微笑，但眼里闪烁的是攻击前的内敛——他很好奇这个少年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更欣赏他居然在甩掉自己后敢于出来面对的勇气，“有兴趣当兵么？”铁路想也没想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说完他有些后悔，但是却更期待眼前这个少年的回答。

少年显然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有点愕然，但旋即换回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淡淡吐出3个字：“没兴趣。”说罢转身就走。

铁路不死心的在后面叫唤：“哎！小子，你的名字！”

很久那个身影才回了一句：“袁朗！”

铁路很满意自己的“战果”，乐了没有一会，突然反应过来，随即又接着大叫：“哎！小子，这，这怎么绕出去啊！啊？哎～小子，你别跑，等等我！！”

成长（五）

如果把第一次称为是偶遇，那么再次的相逢绝对是铁路耗费心思安排的结果。他完全忘记了去看老首长，也忘记了顺路回家看看的计划，甚至准备忘掉回队报到的期限。是的，他在和袁朗初次相遇的地点整整守了三天，他一定要了这个孩子——这一点他从不讳言自己对袁朗的喜爱，在把他搜刮到A大队之后更是如此，尤其在他从“巷道战”里千辛万苦爬出来，并且看见自己心爱的“猎豹”上跟贴小广告似的被贴满罚单后，更坚定了这个信念。以至于袁朗在终于进入A大队，并晋升为铁路的左右手后还心有戚戚焉：“铁头儿，当初你不是为了报复我才让我参加选训的吧？”

那时的铁路当然没想到那么长远的事情，他仅仅是想找到这个孩子而已。

已经过了饭点很久了，铁路饿得有点快抓狂了。虽然肚子一直在咕咕叫个不停，他瞥了眼副驾驶座上的军用压缩饼干，仍然决定不要委屈自己得肚子，为了守这个孩子他已经吃了两天半这种咬起来跟石头一样梆硬的玩意，就怕像上次那样一闪神，被那孩子像泥鳅一样滑过去。他甚至开始隐隐怀疑这个孩子具备了强烈的反侦察能力，要不怎么守了快三天了连个影子都没见着呢？可他随即又自嘲的摇了摇头，一个半大的孩子，居然也有被他铁路当成对手一样对待的时候了？传出去一定会被大队的人笑话死。凭他多年老侦察的经验，这个孩子一定会在这条路上出现，可是，现在他几乎想要放弃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从倒后镜里撇见了那个梦寐以求的身影——不过有点出入，那身影一瘸一拐的，如果不是那个熟悉的脏的分不清颜色的破书包，和那身标志明显的衣服，铁路还以为自己是因为心中的

盼望太渴切以至于看花了眼。等身影挪近了，铁路有些好笑的看着那一张同样被修理精彩的脸，忍不住吃吃笑了起来。

显然脸的主人并不满意这个中途杀出来挡路并且看上去很讨打的人，仅存的一只没有青肿的眼睛危险地瞪着这个显然因憋笑而全身上下都在抖动着的男人。压低的嗓音吐出："很好笑么？"

铁路终于决定不要虐待自己的神经，捂着肚子暴笑出来，就差没滚到地上去——天，看着袁朗青肿精彩的脸，他真觉得老天是公平的，没白让自己啃了两天的"石头"。不过在脸的主人危险的目光下，他决定暂时不要刺激这个看起来随时会扑上来的小兽，毕竟，他还有"求"与他的。铁路咳嗽了两声，压制住笑意，努力不在把注意力放在袁朗的脸上，"先上车再说，OK？"

袁朗狐疑的打量了铁路两眼："我家没钱，你把我卖了我自己也会有办法逃的。"

铁路差点没让自己的口水呛死，直接把袁朗手中的书包卸下来扔上车，"放心，我真想卖也会找个听话点儿的。"

袁朗对铁路什么时候把自己包卸了的动作有点惊讶，但随即把这种惊讶抛到西伯利亚，他笃定铁路必定是专程在守他的，想想从相识到今，似乎也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倒是自己把他耍的团团转，脑袋一定不怎么灵光，再者有车代步也不错，当下连车门都不拉，直接撑跳进副驾座，脚往挡风玻璃上一靠，双手插到脑后，调了个舒服的姿势，"太安路，后勤大院。"

铁路眼里精光一闪而过，他恨不得立马把袁朗那双得意的脚丫子敲下来，但想想最终的目的，决定先放他一马，真召进来了，慢慢收拾不迟。随即换回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打灯，加油，"猎豹"嗖的一下，窜了出去。

隐藏在墨镜后的大半张脸，并没有泄露铁路更多的想法，否则袁朗要知道当初铁路动过这个念头，后来是说什么，也不会把自己送到

A大队去挨削的。不过墨镜，这个好用的道具以后则一代代在A大队里留传了下来。

成长（六）

两人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涉及内容也不过就是铁路使劲游说袁朗当兵的事情。袁朗觉得很可笑，他现在最迫切的希望就是等十八岁成人后可以搬出军区大院。虽然他还不知道自己能搬去哪，或是能做些什么，但决不会是去当那什么劳什子的兵。“你这车不错，”袁朗闲闲的差开话题。“八五式，最新装备，速度一点不比老美的焊马差，车体轻巧，操作灵活，怎么？有兴趣？跟我好好干，我给你弄一台怎么样？”铁路随时不忘游说工作。袁朗一眼就看穿了铁路的“阳谋”，也懒得提醒，一副兴趣缺缺的样子，甚至很自然的打了个哈欠。

铁路恨得牙根儿痒痒的，可又无法对袁朗做出什么威逼的举动，凭他“丛林猎人”的经验，他断定这是一只“大猎物”，捕猎的守则必须要仔细观察猎物的弱点，在交锋的第一时间里，给予致命一击，这个“猎物”的弱点是什么呢？他当然可以以一种强迫的姿态狩猎到这个“猎物”，但那样并不能激发这个少年的承认和归属感。他已经感觉到了袁朗对旁人散发的那种强烈的排斥感，和与他这个年纪的少年不应该有的一种冷漠与不在乎，那不会是大队需要的兵，但铁路知道，想袁朗这种人，只要一旦认定了什么，必会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他要的就是那个时刻，让袁朗心甘情愿的为A大队服务的时刻。

这事不能急，铁路正琢摩呢，袁朗懒懒的伸了个腰：“哎，叔叔，到了哈！”，铁路下意识的踩了刹车，下一秒袁朗“蹭”的跳出了车外，手里拽着不知什么时候从后座摸回来的破书包：“谢了啊～”说罢挎上他的破书包，一瘸一拐的朝大门走去。铁路才发现车开得太忘我，以至于什么时候到了都没发觉，急忙探出身子嚷嚷：“哎！小子，袁朗！我说那么半天你倒是听没听进去啊？”

袁朗的脚步滞了滞，没回头，铁路发现他这辈子没有那么郁闷的时候，连续两天提心吊胆的等着别人的答复，而这个别人仅仅是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袁朗终于转过身，盯着铁路的眼睛，又是那种盯上猎物似的光芒让铁路都忍不住一颤，“不，我拒绝，因为我恨当兵的。”

多年以后铁路回想起来仍觉得自己眼光很毒，这样一双眼睛会让所有成为他敌人的人胆寒，他庆幸他的锲而不舍，最终让袁朗变成了伙伴，而不是敌人。

铁路有些失望的目送袁朗远去的身影，突然眼睛一亮，他发现袁朗迎上了一个门边瘦小的身影，一个老太太。让铁路激动的不是这个，而是他发现，当袁朗接触到这个老人的时候，他的眼神是温柔的，他的全身，不是那种防备着，随时准备攻击的样子。看着袁朗一路小心的搀扶着老太，不是轻声在她耳边说着什么，老太满是皱纹的脸，全开成了一朵灿烂的花。

铁路饶有幸味的看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身影，摸摸下巴，思索着什么。

袁朗

奶奶那时已经记不起很多事情了，因为老年痴呆，也因为过早的失去父亲，让她失去了人生的支柱。但她仍记得每天接送我放学，每天，看着奶奶坐在岗亭前的花基接我，是我一生记忆中最温暖的画面。

成长（七）

在袁朗几乎已经快忘记铁路这么一号人物的时候，一天回家，在袁朗屋里桌面上摆了一个包裹，没有地址，没有收信人，也没有署名。拆开，是一盒没有标题的录像带。袁朗原想随手扔进垃圾桶，突然心中一转念，把带子插进了录像机。一段麻花闪过后，渐渐出现了一个影像，是他！袁朗惊讶的注视着屏幕，他不可能忘记这张脸，这

张比父亲有着更多的岁月痕迹的脸，潜意识里，这张脸是与父亲重合的。

那是一段访问谈话，袁朗很久以后一直都深深地记住了谈话的每一个段落。

记者问："老首长，您这一生参加过大大小小的那么多战役，打了不少的胜仗，那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情呢？"老军人沉默了很久，沙哑的声音缓缓说："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每一个兵，每一个我带过的兵。"老人说到这里，抬起左手使劲的搓了搓脸，然后是长久的沉默。记者没有开口催促的意思，只是静静的等待老人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很长时间过去了，老人忽然撑起身，说："我想给你看个东西。"

老人小心翼翼捧出一本厚厚的相簿，看得出很旧了，可是却保存得很好，老人慢慢摩挲良久，翻开，里面并没有相片，而是一张张熨贴平整的纸片。"这是我带过的每一个牺牲了的兵的证件，有很多人的，已经无法找回来了。"老人一页页翻过，细细的说每一个兵长相，性格，喜好……有一页，驻扎了一张面孔，那是袁朗非常非常熟悉，他以为自己早已忘却掉却始终深深的刻在了心底的不愿意碰触的面孔，黝黑，模糊，眉眼间是笑着的模样。这是老山战役后，我代职的那个工兵团的一个连长袁武行，大个儿，菜炒得好，当年他收拾出来得烤野兔，那在全团都是有名的。每一回，都抢在自己的兵前面清雷。那天，有个冒失的兵没注意撬开了一个联体雷，他只来得及把那个兵推开，就……"

袁朗的泪已经淹没了自己的双眼，他使劲擦了擦眼睛，紧盯着屏幕。

老人拍拍胸口的勋章，缓缓的，沉重的："这里的每一个奖章，每一个胜利，都是兄弟们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我带着它们，是为了时刻提醒我自己，那些为这些胜利牺牲掉的兄弟们。"老人空握拳头，使劲捶了捶胸口，"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做过什么，但他们一辈子都活在这里。"老人激动的身体微微颤抖着，眼眶里泛着红。长

时间的沉默后老人再次缓缓开口："我费尽心血，却不敢妄谈胜利，因为我所做的一切，只为了在战场上，他们能少死几个"……采访结束时记者恳请老人总结性的说点什么，老人考虑良久，说："我给你唱个歌吧。"说罢目视前方，缓慢但有力的唱起："红日照耀在东方，中华儿女在纵情歌唱……"镜头推远，夕阳里，老军人的一侧袖管，空荡荡的。

袁朗很久没有这样痛快的哭过了，从他懂事起就没再像这样放肆纵情的哭过。

"妈，我想考军校。"这是自袁朗挨了那顿鸡毛掸子后第一次主动跟母亲说话。那一年，袁朗17岁。

在被选进A大队后袁朗问铁路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录像带："头儿，你可真神了哈，你是怎么找到那个录像的？"

铁路故作神秘的回他："秘密！"

"那您还真得要感激我那个革命思想一闪念啊！要不然，哎，你这会儿可就没有那么可爱的手下了啊！"袁朗有些嬉皮笑脸。

铁路忽然换了一种很严肃的目光盯着袁朗："那是一个赌注，我跟你的赌注。"

被铁路的眼神看愣了一下，袁朗接着换上一副很讨打的表情："您就不怕我进来了给您捣乱？"

铁路淡淡扫过袁朗的脸："捣乱？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捣乱。"

成长（八）

一年以后，袁朗已经站在培养中国军事指挥人员的最高学府的门口，从一个绿色换到另一个绿色，对他来说并没有很多的不适应，他已经决定好了要亲身体验一下这个集体，这个被铁路吹捧的地方——进入A大队后，他才知道，当初跟他斗智斗勇的铁路是多么一个名号响当当的人物，也因此，对自己当年的胜利多少仍有点得意忘形——这个让那个老军人念念不忘的地方，更是父亲寄托生命的地方。

新兵连为期三个月的军训，就是为了教会这些新入伍的准军人们，什么是服从命令，什么是整齐划一，什么是军人的天职——军营，就是一个要让每一个人收敛个性，扩大共性，磨平所有的枝枝桠桠，磨平棱角的地方。但这显然是不适用于袁朗这样的“兵”的。

挟着入学总分第一的成绩，袁朗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新训队一区队区队长，负责他们训练的除了正儿八经的新训队队长和参谋之外，都是从老生队调过来的学生骨干和警勤连的士官们。队列操练、打靶内务，这些在袁朗从小的耳濡目染中，做起来实在是驾轻就熟，尤其是小时候学的那几手擒拿格斗的小招数，没几天就和这些“教官”们混了个烂熟。新训结束后，袁朗跟他们不少人都成了一起喝酒的哥们。

接下来的课业，以袁朗的脑袋瓜子来说，更是小菜，成绩永远维持在专业队前十，参与设计的作战计划得到代职的大区作训参谋点名夸奖——他是那种为数不多的，不用死啃书本就轻松拿到好成绩的人——参加学校里的各种有对抗性的活动，辩论赛、运动会甚至吉他小组，在哪都是活跃分子，甚至有在学期段考时，带领全区队作弊的“辉煌记录”。

队长和参谋一提起他是又爱又恨，参加什么比赛，不论学习还是对抗，拿第一的准是他，每回被旅部通报批评，被警通连通知领人，带头的也一定是他。不到一年，全校上至校长政委，下至扫地的阿姨，没有不认识他的。准确的说，离开家的第一年里，袁朗过的非常愉快。

但这不是他想要的。

成长（九）

袁朗喜欢上了单杠。

对于指挥专业的学员来说，单兵作战科目里的腹部绕杠并不是必选科目，但对袁朗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用来锻炼腹臂协调能力的家伙什。他喜欢在单杠上旋转时的感觉，听着风在耳边呼啸，看着蓝天黄土在眼前交替，仿佛找回了小时候，那种眩晕的感觉，很爽。在

盖满营房，到处是人的营区里，只有在杠上旋转的时候，才是让袁朗觉得心最静的时候。

一年一度的野外生存训练周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学校的一个老传统，目的是给即将下各大军区实习的准毕业生们提前适应部队野外作战训练的“前菜”。训练成绩列入学年总成绩中——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实习时被分配到的部队档次的，往年训练中表现突出的学员，就有好些，是直接被要到了重点作战部队——实习分配地点，几乎也等同于毕业分配部队，发展前景，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每一年的训练周，各大军区都非常重视，定会提前派出最苛刻的观察团参观训练情况并予以评估。同时，对优秀学员的争夺，也是抢得凶悍。而参与训练得学员们，也大多是飙足了劲儿的准备大展身手。

以袁朗的成绩，即使不用参加野训，分配到一类甲种师实习也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队长和参谋虽然气他三不五时的捣蛋行为，却也真对这个脑袋瓜机灵的臭小子爱到心坎儿里——选训前一周，袁朗区队长带着队里的几个骨干，偷偷把炊事班下蛋的那只老母鸡给光荣了。这几个小子不但把人家鸡吃了，连作料也一并从炊事班顺了出来，跑到后草场美美的饱餐了一顿。等司务长寻着香味儿找上门时，就省下一地的鸡骨头了。司务长气得跳脚，一状告到了旅部。

队长有点头痛得看着眼前立了快半小时的袁朗——低头，沉默，肢体语言：我非常忏悔。可队长太了解这个滑头小子，知道他心里绝对没有一点内疚的意思，不耐烦的挥挥手：“得了得了！你少在我面前跟我装熊，你要是真会认错，母猪都早会上树了！”

袁朗迅速抬头瞄了一眼队长的表情，旋即满脸堆笑：“队长，您不生气了？嘿嘿，我说呢，咱队长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生气不是？多见外啊！再说了，那鸡，不就是等着人吃的么？这能为解放军服务，哎，那是它祖上积德啊！多光荣啊！是不？”边说边没正形的就准备往桌子上坐，顺手开始摸队长口袋里的烟。

队长狠狠得拍掉袁朗不安分的爪子：“去去去， 成长（十）

野外生存训练，就是参训人员负重必须装备，进行一次野外绘图及生存训练，为时三天，配发物品除军用匕首外无常规武器，不配发枪械，每个小组配定向指北针一个，小组成员人手配发一日口粮，完成指定地点地图测绘一份，三天总计行军公里程约一百公里。

没有对抗，没有伏击，没有很直接的格斗竞争——每个组都分别投放到不同地点。这种以班为单位的野外越野行军，对袁朗来说，跟幼儿园小朋友出去郊游没啥区别，还不如模拟电子对抗赛有意思。旅长宣布注意事项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走神儿——哎，别说，那天的鸡，味道还真不错，下回加点料，司务长那儿好像还拴着一条老黑贝，嘶，想起狗肉那个香啊！袁朗口水差点儿没滴下来。嗯，可以好好捣鼓捣鼓，不过司务长那儿，防范森严多了哇！

袁朗刻意压低帽檐开小差的举动并没瞒过每一双来考察的眼睛——猛虎团作训股股长李连胜就发现了这个在开小差的兵。在所有人都那么专注，所有人都斗志昂扬，所有人都飒着劲儿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这个兵眼里的散漫和无聊——对，无聊，吸引了他，嗯，有点意思。李连胜判断，这个兵，不是绝对的强者，就压根儿是一个空有一副架子的孬兵，属于净扯班级后腿的那种。不过凭他多年的带兵经验，他直觉袁朗决不是后者——这次参观有点值当了。当下扭过头，向身后随行的作训参谋交代了些什么。

袁朗慢慢的猫下身，悄悄举起手，向不远处的战友打了个手势，一个小个子兵把手中准备好的一把蒿草迅速填进脚前的一个土坑里。烟慢慢从袁朗眼前的洞里漫了出来，突然，一道黑影从洞里飞驰而出——

“抓住它，快！堵上！别让它跑了！”

“哎！看！又出来一个！快！”

“你上那！哎哟！看着点儿！”

“哎！跑了跑了！截住！对！”

袁朗第一个猛扑没抓住，一边指挥其他人围追堵截，一边不忘叫人把刚才的洞堵上——他们在抓兔子。从进入林区袁朗就发现了，这里哪像野外生存训练啊～整个一个“后勤仓库”么，沿路有野果，水源也不难找，溪流里有不少拇指大小的小鱼，最重要的是——兔子，袁朗沿路发现了不少被兔子们隐藏起来的土堆儿，看来学校的教员们并没准备给他们太多的考验，更像是走走过场。这让袁朗不禁又对本次野训失望了几分。这不，刚到达驻营地，他就召集了大家先过来逮兔子。这菜加的，那比食堂加餐可有味儿多了！

一阵手忙脚乱之后，他们带着胜利的战果回到预定的驻营地，“得了，你们该睡的，该歇的歇，该干嘛干嘛去，兔子烤好了我叫你们！”袁朗一坐定就冲其他人嚷嚷。

说到烧烤，在座的几个那都是尝过袁朗的手艺的，这个说：“大区，你可不能自己独吞哈！”

那个接：“哎！大区，别烤糊了哈！”

袁朗顺手把手里的柴伙棍儿扔了过去，故作生气状：“我踢死你们！”伙伴们都笑闹着跑开了。

袁朗笑着目送他们远去的背影，把帽子摘下来拍拍再反扣在脑袋瓜子上，开始细细翻烤树枝上串着的兔子……

给我老实站着，少跟我登鼻子上脸的，我告诉你，臭小子，这回野外训练，你给我安分一点，好好表现，你要是没给我拿第一回来，我连这个一起处分你！滚！”边说边抬脚准备踹袁朗一下，袁朗一闪躲到门边，边敬礼边笑嘻嘻的答：“是！保证完成任务！”

队长挥挥手让他出去了，几秒后，袁朗又伸进头来：“哎，队长，您到底是要我安分一点，还是好好表现啊？”队长转身举起文件夹：“我一脚飞死你！”——门外的袁朗早就跑没了影。

成长（十一） 袁朗

半人高的灌木丛，是可以隐藏很多危险的。

一群脸上画满了油彩的“迷彩”一动不动的卧在离驻营地不远的灌木丛里。李连胜带着一个侦察班的人员正潜伏在袁朗身后。从他们抓兔子的时候起李连胜就开始观察他们了。倒霉的是其中一个洞口正对着李连胜的潜伏区，烟熏火燎的，呛得他们差一点就暴露了目标。这会看他们悠闲自在的睡的睡，打屁的打屁，甚至有诱人的肉香从鼻尖飘过，要多折磨人有多折磨人，李连胜使劲睁大了被烟熏红了的眼睛，提醒自己，忍耐，忍耐，静静等待时机到来……

袁朗仔细给兔子身上每个部位抹上盐，看着野兔往外滋滋冒着油，香味已经出来了，有两个嘴馋的兵，已经在身边晃荡好几圈，都被他赶了回去。大功告成！袁朗赶紧招呼伙伴们开餐。一群人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不到一刻钟两只烤野兔就已经被席卷一空，连骨头都被嚼了。酒足饭饱之后，错了，就差酒了，累了一天得学员兵们挤进临时搭建好的帐篷，进入了梦乡，帐篷外升着火，以防意外出现的野兽。

夜深人静，秋虫鸣，几条人影迅速接近学员兵们酣睡的帐篷，悄悄摸了进去。“呜！”睡意正酣的学员们并没有被第一声“警报”闹醒，李连胜带着的侦察班速度迅猛的把睡在最靠门边的一个学员拖了出去，绑在不远处的树干上。

天性的警觉，让袁朗迷糊的睁了睁眼，突然看见一张黑七马虎的脸正近距离的戳在自己眼前，“黑脸”也被突然睁开眼睛的袁朗吓了一跳，迅猛上来捂袁朗的嘴，袁朗下意识抬脚一踹，“噢！”“黑脸”一声低吼，松开了手，痛苦的抱着肚子弯下腰。袁朗趁机速度翻身大吼：“有（情况！呜）”旁边早已伸过一双手把他的嘴牢牢捂住。第一声大吼显然已经足够惊醒身边的伙伴们，但所有人都在撑起身的下一秒，就被稀里糊涂的绑了个结实。

为时四分钟，袁朗等人在升起的篝火边看清了眼前伏击他们的一群“迷彩”，那些是真正的战士。目光锐利，军容整肃，往那一立仿佛就是一尊雕像，袁朗他们心底里是羡慕这样的兵的，因为他们手里握

的“真家伙”——他们仅仅是在大一的射击课上摸过，还是教练弹，感觉真不过瘾。

一个身影艰难的挪到队列前面，看那个姿势，似乎被击中了某个“重要部位”。站定后努力维持军姿：“今天的成绩，全体判定！不合格！”

“为什么！”袁朗一伙异口同声的叫了起来。

“如果今天是敌军侵入，你们全体都去见马克思了！还有气问为什么吗？”李连胜几乎是咆哮了。他非常失望的看到自己中意的“目标”那么容易就被解决了，虽然他那一击很要命……李连胜克制住自己抚摸痛处的举动，脚下被什么东西硌了，低头一看，是一堆嚼得稀烂得骨头渣，李连胜危险得眯起眼，那香味……李连胜使劲咽了口唾沫，可恶，这帮死小子，新仇旧恨一起跟你们算！

“报告！”袁朗不忿的吼起来，“作训科目里没包括这个！”

“天真！”李连胜狠狠的剜了袁朗一眼，“你身为一个战士，连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如果是战场上，敌人会给你汇报训练科目吗！”

“报告！”

“说！”

“至少我们在出现突发状况的时候做出适当的应对反应了！您不能判我们不合格！”袁朗不怕死的反驳，并挑衅的瞄向李连胜的腹部。

“带回！”李连胜咬牙切齿地吼出两个字。

袁朗

李大是我军队生涯里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个导师。

从我们那届学员开始，以后每一年的野训都增加了这么一个科目，目的是为了检验学员们的临战应变能力，不过，这是不会在作训科目中宣布的。战争是残酷的，我想那些老军人们就是想通过这个，告诉我们这一点。

进猛虎团后，李连胜曾气鼓鼓的敲着袁朗的头：“臭小子，为了你，差点害我绝了后！”可他是第一个，让袁朗找到军人意义的人。

成长（十二） 袁朗

C师猛虎团前哨指挥部

“嘀，嘀嘀，嘀，嘀嘀嘀……”

发报机繁忙的运输着战斗指令。袁朗到猛虎团代职第一年，赶上了军区联合演练，他们作为红方，主力打击B师的王牌装甲团。

“李大。”袁朗讨好的紧贴在李连胜身后。李连胜眼眉子都没抬，“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

袁朗换了个方向继续腆着脸向李连胜哀求：“李大，您就让我去吧，求您了，您看，你好不容易把我要来，不会是就让我动动笔杆子，磨磨嘴皮子，再加跑腿而已吧？您不也说我还需要继续锻炼一下么？这多好的机会啊！李大！您就准了吧！啊？”

李连胜瞥了一眼袁朗一脸献媚的样子：“小王八羔子，我就知道你小子坐不住。滚吧滚吧！”说罢放下手里的瓷缸子冲门外晃过去的一个身影：“刘参谋！弄个车，把人送到侦一去！”回头往已经在一旁跃跃欲试的袁朗头上敲了一记暴栗，“臭小子，还不赶紧去报到，耽误了事儿，我唯你是问！”

“是！”袁朗连蹦带颠儿的跳上车，吉普“呼”一家伙冲进了草原深处。

痛！一阵阵绞痛一波波的袭来，袁朗一手捂住肚子，一手深深抠进了黑土，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声音。从刚才开始就不知怎的，先是胃，接着是全腹部，一阵赶似一阵的绞痛，他已经把吃过的晚饭全吐了个干净。好不容易参加的演习，袁朗可不想轻易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偷偷问连卫生员要了两片止痛片，嚼嚼咽了下去，可疼痛并没有止住，反而一波胜似一波地越痛越凶。身旁的战士小周发现了袁朗的异常，小声询问：“袁代，袁代，你怎么了？”

袁朗努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不敢开口。小周想想觉得不对，偷偷拉了一下身边的伙伴，一猫腰，退下了潜伏着的战壕。不一会儿，小周又悄摸迹地摸了回来，身后跟着侦一连的一排长。“袁

朗，你怎么回事？”一排长小心翼翼的压低了声音，“没事！”袁朗咬牙挤出一句话。一排长不放心的伸手拉了袁朗一把，触之烫手！“你在发烧！”一排长低吼。“发烧又烧不死人！”袁朗倔犟的顶了回去。“不行！你立刻给我到野战医院去！小周！”一排长毫不含糊。袁朗还想抗议，但疼痛早已耗尽了他大半体力，被小周等几个兵连拖带拽的撤离了战壕。

山里的黄昏，容易让人想起旧事。

袁朗

很多年以后，唐菲仍坚定的认为她嫁了一个怪胎。

当我跟我的兵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齐桓说：“该把那个护士拉出去毙了！”——那是你嫂子……

吴哲说：“这个兵有一种变态的自尊心。”——死小子，变着法儿埋汰你老大？

许三多说：“这个兵是个好兵，他那么疼还能撑过去，比佩服还好！”

我说：“谢谢，被人夸的感觉，真好！”

成长（十三） 袁朗

“医生！医生！医生呢！”小周一冲进野战医院的帐篷就扯着脖子大喊。

“喊什么！一边等着！没看见都在忙着呢么！”一个白口罩不耐烦的回道。

小周他们几个赶紧小心翼翼的把袁朗放在一张空置的担架上，袁朗已经痛得说不出话来了，豆大得汗珠从发青的脸上不住的滚落下来。小周他们急得团团转，情急之下用枪押过来一个刚进门的白大褂，“快！给他看看！要不老子毙了你！”

白大褂瞪了一眼小周急的青白的脸，俯身给袁朗查体，简单看了一下之后又询问了袁朗几句，起身：“快！准备手术，急性盲肠炎！”

小周他们被“请出”了帐篷，忙乱的医护人员迅速的行动起来，准备给袁朗动手术。

袁朗迷迷糊糊的睡在手术台上，刚打了止痛针，感觉不像之前那么难以忍受了。突然一阵剧痛从下腹部传来，播散到身体每一个神经。

“嗷～！”袁朗惨叫出来。这一声中气十足，差点没把野战医院的帐篷顶掀翻。

“喊什么呀喊什么呀！老虎团的还怕疼啊！”一个声音响起，带着隐隐的不屑，袁朗被这不屑给激怒了，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意志，咬紧牙，再也不发一声，全身因竭尽全力的压制而止不住微微颤动。

就在袁朗以为自己的牙要全咬碎掉的时候，手术终于结束了。他终于可以放松了神经，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再睁开眼时，袁朗看见一个护士在自己面前痛哭，伴随小周在帐篷外大吼：“袁代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毙了她！”怎么了？袁朗不知道，但他实在太困了，眼皮止不住又打起了架，合上眼前，他记住了一双很温柔，很清澈的眼睛。

每一个来探望他的战友都会狠狠的瞪一眼那个一直守在袁朗身边的小护士，他终于哭笑不得的知道了因为她的迷糊，在手术时忘记了给自己打麻药，让他白遭了一回意志的锻炼。不过现在看她可怜兮兮外加被自己战友怒视的情形，有些好笑的想起她一开始对自己大吼的不屑。据说侦一连的连长已经上报到了师部，师部下令要好好处分这个护士，按说这种时候，她应该对自己避之不急的，可她居然主动申请要给他当特护。

“谢谢啊！”袁朗看着在病房里转来转去的小护士，笑着说：“你让我成了名人，连军长都知道我的名字啦，我有点儿前途无量啊！”小护士脸一红，蚊子似的哼哼了句什么。转身又忙开了。

两天以后，袁朗出院归队，李连胜亲自开了车来接，“你小子，熊兵一个，关键时候给我掉链子！”

“哎！李大，那可是非可抗拒因素啊！”袁朗这会可有精神跟人打屁了。伸了个懒腰，“睡了两天，骨头都睡散架了，哎，李大，演习咋样啊？”

“废话！”

袁朗有些遗憾的摸摸鼻子，“啧，要是我在……”李连胜伸手就拍向袁朗的后脑勺，袁朗赶紧一躲，却不幸撞上了前面的挡风玻璃，“哎哟！”

李连胜好笑的收了手，专心继续开车。

袁朗委屈的揉着头，看着倒后镜里渐渐消失不见的医院，心底浮现出一张哭成花猫一样的脸和一双温柔清澈的眼睛。

成长（十四）

袁朗

袁朗

喝酒那天，老七是搀着快要临盆的沐苒一起来的。糖糖他妈下厨。

酒过中巡，唐菲和沐苒上里屋聊她们女人家的私话去了。我盯着明显有点喝高了的老七：“当初你怎么没去参加选训？”

这个当年某陆院的优秀学员瞟我一眼，闷头连灌两杯啤酒没作声。

沐苒从里屋一掀门帘，扬声说道：“他那个死脑筋，当年A大队不是他爸在那么？他接到通知就冲回家里，二话不说直接就跟老头儿拍着桌子大吵了一架，死活不肯去，这不，老头儿前些天还念叨这事儿呢！”

“就，就，就你知道的多！”老七仰头梗着脖子，“女人！”

沐苒毫不示弱的顶回来：“女人怎么了？你不是女人生出来的？土豆！木鱼圪塔！”

“你，你！”老七平时就爱磕巴，这会儿一气更是。

糖糖他妈一看这两人都快打起来了，赶紧拉住沐苒，不满的瞪了一眼明显在旁边偷乐，等着看好戏的我，转换话题："哎，妹子，你们家儿子，起名字了么？都快生了。"

沐苒孩子气的嘟起嘴："人家当爸的可一点也不急！"刻意拖长了尾音，箭头直指一旁闷头喝酒的老七。

"白菜！"老七大着舌头甩出来一句，"土豆配白菜，挺好！"

我们几个一愣，随即捧着肚子笑得差点岔气——沐苒姓白。

团里突然接到命令，抽调一批骨干到E区执行特殊任务。

通讯员找到袁朗时，他正在训练场上。

刚完成上午的障碍冲刺，袁朗这会正和侦一的几个排长凑到一起，站在圈外看摔跤。看得高兴还不时和着众人吼上两声。通讯员隔着操场，冲袁朗使劲挥手，扯着嗓子通报："一排长，一排长！团部通知，叫你马上过去一趟！"

袁朗老早就看见了这个长的肉乎乎的通讯员，看他那样子，大外八，小罗圈儿腿，好好的武装带像是随时会被那圆滚圆滚的"小腰"给撑断了似的勒在身上。跑步的时候脚几乎都没离地。袁朗特看不惯这种一看就属于油水很足缺乏锻炼的"熊兵"，存心逗他，故意把手拢在耳边，也扯着嗓子回道："什么？我听不见！"

王蛋蛋喊得嗓子都快冒烟儿了，袁朗还是做出一副莫宰羊的表情，其他人都看出袁朗在使坏，几个定力差的已经转到一旁偷笑去了。王蛋蛋苦着脸，认命地跑步到袁朗面前站定，边喘着粗气："报，报告一排长，团部通知，叫你马上去一趟！"

"嗯，知道了！"袁朗故作严肃，"马上就去！"

目送王蛋蛋近乎"球状"的身体消失在操场尽头，看戏的人群终于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笑声。

成长（十五）

袁朗

袁朗换好着装，心情愉快的晃进团部大门。

刚荣升为团长的李连胜盯着手里的命令皱起了眉头。一十二人，全是团里的各个作战连的尖子。任务内容不详，任务持续时间不详，任务地点资料不详，只通知说标准单兵配备，其余一律到达集合点后统一配发。他拿起桌上的放大镜，凑到沙盘前又仔细的在地图上查对了几遍，只能得到任务地点是一片开阔的“无人区”这唯一一点线索。李连胜背起手踱到窗边，“86749，86749”李连胜默默地重复着这几个数字，心里隐隐抓到了些什么，却又一闪而过。军里最近得有什么大动作么？不对啊？

“报告！”

“进！”

李连胜转过身，看见袁朗满面春风的走进门口，在自己面前立定，敬礼：“报告团长！侦一连一排长袁朗报到，请指示！”

李连胜满腹心事的还了个礼：“坐下吧！”

“是！”话音未落，袁朗已经毫不客气的坐到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腿一翘，很自然的摸上李连胜桌上的“大中华”。

李连胜心烦伸腿一踹。

袁朗没防备，很狼狈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哎哟！”不解的抬头，才发现李连胜的脸色不太对劲：“李大，怎么了？什么事儿不高兴了？”

“自己看！”李连胜把命令甩到袁朗面前。

袁朗拿起命令迅速浏览了一下，放下也是满脸疑惑：“什么任务？”

“上面不是写得很清楚么？全部不详，送命令过来的马参谋什么风也没透。就是这样我才觉得奇怪！”李连胜有些忿忿的准备点烟，才发现火没了，袁朗赶紧凑过去把烟给他点着。

“去了不就知道了呗！”袁朗有些满不在乎的甩甩手里地火柴棍儿，顺手扔进了墙边的垃圾桶，精确命中。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李连胜看着袁朗的自信，心里莫明就踏实不少。

“咳！李大，您就对我那么没信心？”袁朗一副很臭屁的样子。

李连胜捶了袁朗一拳，“就你小子牛，别又给我掉链子，去，把剩下的几个给我叫过来，你整队，半小时后集合！”

“是！”袁朗一溜烟儿的跑了。

李连胜深深的吸了口烟，在窗边目送袁朗身影拐出团部大门。

他还是觉得哪不对劲。

侦一连宿舍。

“哎！你们哪个混球把我的衣服拿跑了！”袁朗冲走廊大吼。

一回到队里，他就发现刚换下来的作训服不见了，急得上窜下跳，这不是要命么！

“报，报告……”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从袁朗身后响起，“排，排长，那个，衣服刚泡上……”队通讯员举着湿嗒嗒的手，鼻子上还有一团肥皂泡。

“你！”袁朗气得指着他的鼻子，“谁叫你给我洗了的！五分钟之内，你给我弄干！”

“啊？”通讯员垮下一张脸，五分钟？

袁朗咬牙切齿的在凉嗖嗖的秋风里带队跑步向E区进发，远远就看见集合地点已经聚集了很多车子，甚至包括大型演练才出库的轻型装甲炮和数量重机动越野，黑烟随着车子移动呼呼冒着一片烟雾弥漫。跑近后，更是有些意外的发现大区的主官基本上都来了，看来是有什么大动作——袁朗不禁对本次“任务”多了一点点期待。

“报告！猛虎团预定集合人员报到！应到一十二人，实到一十二人，请指示！”袁朗冲着标着“1号”车的一个背影吼到。

正在核对名单的铁路回过头，有些意外又好笑的看着那个万绿丛中一点“深绿”，憋笑快憋到肌肉抽筋，他放下花名册，慢慢踱到袁朗面前，“嗯，不错，非常好！原地休息！”

而袁朗，从见到铁路的那一刻，就像动物对危机有本能反应一样，不祥的阴影漫过心头。

成长（十六）

铁路心情极好的站在集合好的队伍前："今天临时把大家召集到这里，只是一次简单的突击测验，目的呢，只是检验一下你们团平时的训练情况，啊，大家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次野外郊游嘛！呵呵。"士兵们疑惑的眼神不解的盯着铁路，铁路摸摸鼻子："装备呢，随便挑，只要你背得动，食物呢，按一日标准单兵配备，最快完成指定点绘图并把它交到我这里的人员为优胜。三天后，我在E8区的树林旁边等你们。前三名完成后，其余人员一律视为失败。如果跑不动了或者需要放弃的话，这里有信号弹，一会儿人手一个。明白了么！"

"明白！"

袁朗在"大闷罐儿"里晃晃悠悠的摇着，再次仔细检查了一遍配发的装备，心中的疑团越滚越大——演习才使用的空包弹，定向指北针，一张标志模糊的地图，连信号弹都配了！以及——环顾了一周——团里各连的精英。不对劲，太不对劲了，脑海里浮现出铁路送他们上车时那墨镜后隐藏不住的笑意。袁朗非常肯定，这绝对不会是一次愉快的"野外郊游"。

"现已进入战区，请全体人员下车！"没时间等袁朗细想，扩音器里传出新的指令。袁朗刚跳下车还没来得及站稳，就奇怪的听到子弹出膛的呼啸声。他本能的往地下一趴，一颗子弹几乎蹭着他的头皮"嗖"的飞进了身后的土堆，溅起一阵黄烟。紧接着乒呤乓啷跟放爆竹似的，四面八方飞来了无数的子弹，把刚下车的士兵们打得晕头转向，连扑带摔的卧倒在稍高出来的土堆后面不敢抬头。几个反应慢得兵还没回过神儿就被击中，被判出局。

这才是"郊游"的真像！袁朗低头吐出刚啃了一嘴的泥，趁对方换弹间隙，迅速抬头判断了一下火力分部情况。三点，十一点，七点方向，均有火力打击，火力密集度评估，来围堵他们的至少有两个重机

排外加一个营的兵力！这么多人阻击他们一车不到三十个只有步兵标配人——袁朗突然发现这个游戏好玩了，有意思，他决定好好玩下去。

一组火力打击间隙，袁朗瞅了个空，迅速爬起身，箭一样的“蹭”就窜了出去，其他兵反应过来也紧跟在袁朗身后弹了出去，边跑边还击，一路突出了伏击圈。

成长（十七）

“报告队长！”车载步话机里传来声音，铁路放下手中的望远镜，摘下话筒：“说话！”

“目标已向B2、C1、E16方向移动，已向各地点组织追击。完毕！”话筒里还传来零星枪声。

“随时报告情况进展！”铁路悠哉回到。

“是！”

铁路再次转身举起望远镜，远处一片绿色的小点，迅速投入了苍茫的草原。

“呼，呼，”袁朗紧贴在一处草窝深处，努力压制自己呼吸的动度。仔细观察附近确定没有追兵后，才转身靠在草窝里，伸手松了松领口。取出随身的军用水壶，小心翼翼的抿了一口，轻轻吐了口气。两天了，背包里还有半块军用饼干，他克制很久才压住了把它吃掉的本能冲动。从口袋里翻出一把桑叶，塞了两片进嘴里，胡乱嚼了两下一梗脖子咽了下去，桑叶苦涩的滋味让他奔跑了两天的身体稍稍振奋了一下。

该死的铁路！袁朗现在已经很肯定这次“郊游”是铁路一手策划的结果，他抬头再次观察了一遍附近的动静，把自己稍微压低了一些，让绷了两天的身体稍微放松一下。一想到铁路这会正不知在那个角落，好吃好喝的偷着乐，袁朗就气不打一出来。他恨不得能变成一头草原狼，这样就可以寻着味儿找回大营去——可他现在已经挤不出一点狼的威风了，一天半的树叶，都快把袁朗喂成兔子了！他咬牙切齿

的嚼着手里的树叶，想象那就是铁路的模样——这笔帐，该怎么跟铁路讨回来呢——正在编拟作训计划的铁路，没来由的连打了几个大喷嚏。

一身泥泞的袁朗，拖着沉重的脚步，命令自己跑起来。离开始比赛到现在已经过去六十八个小时了连续的体力消耗，让袁朗非常疲惫。他手里仅仅攥着绘好的地图——刚才在测图的时候，就听见东南方向有零星的枪声，一定是其他参训的士兵也到了。正想着，脚下一绊，袁朗“嘭”一家伙砸进了草场里的湿地，凉浸浸的，好舒服。袁朗几乎想要就这么睡过去了。不行！他使劲咬咬牙，撑起身子，不能就这么睡着，要快！只取前三！袁朗摸出那半块饼干，囫囵吞下，把图小心收好，一路摔着往目的地进发。

铁路有点焦急的在车旁踱着步子，计算着士兵们到达的时间。救护队也早待命一旁，随时准备展开救护工作。当守候多时的铁路看见远处的地平线上终于冒出第一个身影时，那心情甭提多激动了！

袁朗全身上下都滚满了泥，身体像不是自己的，使不上一点儿劲。迷彩早已失去了它的保护色作用而变成一件地地道道的“泥盔甲”。眼看终点就在眼前，袁朗拼了命地咬牙，鼓劲儿，连滚带爬的往目标挪去。当他看清站在车边那个光鲜又熟悉的身影时，压抑许久的怨气转化为最后的动力，大吼一声，瞄准铁路冲了过去。

是那小子！铁路有些欣慰的看到自己钟爱的“种子选手”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不禁对自己的看人眼光有点沾沾自喜，下意识的伸手准备扶袁朗一把。袁朗目标明确的直冲到铁路面前，忽的一伸手，然后尽情往前一扑。倒下之前，他满意的看到自己的杰作——铁路光鲜的军装和墨镜，一点没糟践的被染满了泥巴。

铁路成了有史以来A大队最“漂亮”的选训队长。

自那次选训后，有此前车之鉴的A大队历届选训负责人，都再不会跟任何选手，进行过于“亲密”的肢体接触

成长（十九）

一辆“猎豹”飞一般的行驶在崎岖的公路上。

沉默，压抑。

铁路从墨镜后瞟了眼副驾驶座上的袁朗——刀刻一般的线条，安静的仿佛没有一点儿生气。他在担心，他害怕袁朗失去他心中的支柱后，会变成一只无法掌控的“野兽”——他太清楚的记得那种闪烁着危险的目光——以前，还有他奶奶温暖着袁朗心底的一小块儿柔软，现在他奶奶去世了，会对袁朗造成多大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铁路一概不知，也无法预测。一个只有狠、绝的兵，不是大队需要的，他们要的不是杀人机器。

“家里还好吧？”铁路尝试打破沉默。

“嗯。”

“要不，再给你两天假？好好休整一下？”铁路知道这违反规定，话一出口就后悔了。

袁朗终于把视线从窗外调回铁路身上，似笑非笑：“首长，违规了啊！”说罢再次把视线调开。良久，似是自言自语，又似是对铁路说：“我没事，真的，没事。”

铁路轻轻吹了口气，轻松绕过一个弯路，继续寻找活跃气氛得话题：“别急着叫首长，能不能成为你的首长，还得看你表现呢！”

这句话成功勾起了袁朗的兴趣，他回头疑惑的望着铁路。“说多了违规了，只能透露一点儿，前两天的选训，只是一个开始。”铁路专心绕过两个险弯，速度却是一点儿没降。

“首长，”袁朗加重语气：“从某一点上来说，我说过的话就一定会实现，在我的字典里，没有失败和退却。”他目光直视前方，自信地扯了扯嘴角。

铁路见“鱼儿”成功上钩，继续乘盛追击：“牛皮不要吹大了！你要是真通过了，我‘老婆’就归你了！”铁路拍拍手中的猎豹一副看轻袁朗的模样。袁朗轻轻摸索了“猎豹”一会，“你舍得？”

铁路笑得张狂："你还真当已经是你的了？能不能通过还两说呢！"

"既然这样，现在让我试试车吧，如何？"袁朗也有意笑得灿烂。

五分钟过后，铁路绷紧了神经，紧握住触手可抓住的一切固定物体。他发誓，自己这辈子再也不坐袁朗开得车了！为了安慰一个"痞兵"把自己"光荣"了，他值么？

飞驰的猎豹上，全神看路的铁路没听到袁朗近乎耳语的说了声："谢谢。"

成长（十九）

一辆"猎豹"飞一般的行驶在崎岖的公路上。

沉默，压抑。

铁路从墨镜后瞟了眼副驾驶座上的袁朗——刀刻一般的线条，安静的仿佛没有一点儿生气。他在担心，他害怕袁朗失去他心中的支柱后，会变成一只无法掌控的"野兽"——他太清楚的记得那种闪烁着危险的目光——以前，还有他奶奶温暖着袁朗心底的一小块儿柔软，现在他奶奶去世了，会对袁朗造成多大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铁路一概不知，也无法预测。一个只有狠、绝的兵，不是大队需要的，他们要的不是杀人机器。

"家里还好吧？"铁路尝试打破沉默。

"嗯。"

"要不，再给你两天假？好好休整一下？"铁路知道这违反规定，话一出口就后悔了。

袁朗终于把视线从窗外调回铁路身上，似笑非笑："首长，违规了啊！"说罢再次把视线调开。良久，似是自言自语，又似是对铁路说："我没事，真的，没事。"

铁路轻轻吹了口气，轻松绕过一个弯路，继续寻找活跃气氛得话题："别急着叫首长，能不能成为你的首长，还得看你表现呢！"

这句话成功勾起了袁朗的兴趣，他回头疑惑的望着铁路。“说多了违规了，只能透露一点儿，前两天的选训，只是一个开始。”铁路专心绕过两个险弯，速度却是一点儿没降。

“首长，”袁朗加重语气：“从某一点上来说，我说过的话就一定会实现，在我的字典里，没有失败和退却。”他目光直视前方，自信地扯了扯嘴角。

铁路见“鱼儿”成功上钩，继续乘盛追击：“牛皮不要吹大了！你要是真通过了，我‘老婆’就归你了！”铁路拍拍手中的猎豹一副看轻袁朗的模样。袁朗轻轻摸索了“猎豹”一会，“你舍得？”

铁路笑得张狂：“你还真当已经是你的了？能不能通过还两说呢！”

“既然这样，现在让我试试车吧，如何？”袁朗也有意笑得灿烂。

五分钟过后，铁路绷紧了神经，紧握住触手可抓住的一切固定物体。他发誓，自己这辈子再也不坐袁朗开得车了！为了安慰一个“痞兵”把自己“光荣”了，他值么？

飞驰的猎豹上，全神看路的铁路没听到袁朗近乎耳语的说了声：“谢谢。”

成长（二十一）

袁朗

鹞子在选训结束后常喜欢跟我一起坐在375看鹰。他说，当初为了按铁头儿的要求对我们进行“严格训练”，他可吃了不少苦头——眼神儿不够吓人，天天跑去跟队里的那几只“黑贝”较劲，直到练到那群威风凛凛的“钢牙”们一见他就吓畏了的趴地上哼哼，还不肯罢休。以至于负责训它们的老林，一见他就头大：“我的祖宗哎！你把我的宝贝儿们都给整成猫儿了！我求求你行行好啊！这可都是军费啊！我把它们训出来我容易么我！去去去！哪凉快哪待去，少招惹我的宝贝儿！”

鹞子挠挠头，咧开大嘴呵呵直笑，“没办法，队里人太知道我了，我一瞪眼儿，他们就乐，又怕你们来了完不成任务，实在是想不出别

的招了。”

鹞子其实是个特别厚道，特别替人着想的人，就像我的大哥。可他端起枪的那一刻，他眼神就变了，像鹰一样锐利的眼神。鹞子说，他们那儿不叫鹰，叫海东青，海东青才是最顶尖儿的鸟儿。“哎，你见过海东青么？雪白雪白的，可漂亮了，见到猎物，就那么‘呼’的一下。”鹞子每次说起的时候，眼神都特别特别漂亮，像清澈澄明的天空。

“这里九点钟熄灯，六点钟至六点半，洗漱、早饭，十二点和下午六点，午饭和晚饭教官有权随时对此做出修改。不许私自下楼，外出要得到教官或我的批准；不许私自前往其他宿舍；不许与基地人员私下接触；不许打听你们在特训期的得分；不许使用任何私人通信器材与外界联络；你们的信一律交给我寄发；训练期间称呼名字一律使用编号……”沈鹞一边往楼上晃，一边向身后的袁朗扔出一串指令——这个指令已经成了之前和以后每一个到A大队的兵们背会的第一个“条令”。袁朗不知道，这段话就是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背得几乎成为噩梦的玩意。

月色如皎。

袁朗头枕在床上，睡意全无。这也是之所以，当铁路指使沈鹞吹响紧急集合哨后，他是第一个冲到楼下的。

夜晚的寂静，特别容易引起人的思乡之情。袁朗在想念刚刚离开的奶奶。一天的颠簸，让他忙碌到没有空闲思考。或者，他根本就在压抑自己的思考，一但静了下来，所有的思念就如潮水一般，汹涌的埋没了袁朗的全部——奶奶，奶奶，袁朗在心中默念。走得时候，奶奶可在想他，可有唤过他的乳名？一定有的，奶奶是这样的疼他，而他，却连最后一面都没能……

成长（二十二）

沈鹞看着铁路高深莫测的样子：“现在吹？”

铁路不置可否的点点头。

沈鹞叹口气，抓起胸前的哨子：“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紧急集合！”

集合！袁朗一个鲤鱼打挺翻身下床，伸脚踹起还没反应过来的同屋，一边迅速把衣服套到身上，拉开房门，冲了出去。

“快点快点！快点！”沈鹞不住的催促，“楼上的！快点！没穿好的整理好着装再归队！快点！你们化妆呢！”

不到4分钟，全体人员已经安静的矗立在楼前的空地上。

铁路站在不远处的阴影里满意的看着四十号人迅速整理好的队伍，当然不能表露出来。直到沈鹞不耐烦的看了他好几眼，他才慢悠悠的晃到集合好很久的队列前，悠哉的背起手：“太慢了！居然用了近四分钟！穿个衣服磨磨唧唧！一群娘们！全体扣5分！”

沈鹞的下巴差点掉到地上，这还慢？他下意识想抬头看——五楼耶！跳下来还得1分钟呢！不过这会儿铁路是老大，他认命的翻开记分册，一个个划拉。

铁路继续站在队列前“训话”：“从现在起，早中晚十公里负重越野各一次，早晚俯卧撑、引体向上、仰卧起坐、贴墙深蹲各一百个，早晚四百米越障、徒手攀缘各一次，全部项目要求全负重高于二十五公斤，全部项目要求在用餐时间前做完，因为，不能影响每天的正常课目训练。”铁路背着手一溜背下来，气不喘心不跳的：“完不成任务的，视情节严重，予以扣分，满分一百，扣完走人！哦，不对，你们就剩九十五分了。啧啧！”铁路貌似很好心的“提醒”大家。

寂静。只听得见呼吸的声音。大伙心里都憋了气。

铁路像是很享受迎着“南瓜们”气愤的目光，抬头看了看天，忽而像发现新大陆似的高兴：“哎！今天天气不错诶！”铁路笑眯眯的看着大家，扫视一圈后，很“失望”的发现没人听明白自己的画外音——除了一旁撇嘴的沈鹞。铁路警告的瞪了沈鹞一眼，后者立马把表情换回没有感情的钢板状。铁路满意的略一点头，决定不再继续卖关子：“我

决定，临时加个餐，”铁路笑得像只狐狸：“大伙儿穿戴齐整怎么也得活动活动不是？就先去跑个五公里热个身吧！”

沈鹞站在队列后方，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铁路忽略不理：“听口令！目标操场，右转弯！跑步－走！”

袁朗他们被负责协助的“老A”们带队跑向操场，没看见身后沈鹞同情的目光。

“怎么，有意见？”铁路靠近沈鹞身边小声说。

沈鹞没好气的看了铁路一眼：“我敢？”

铁路满意的点点头：“不敢就好，赶紧去，别忘了你的职责！”“哎！”铁路伸了个懒腰：“你去盯着，我回去再睡会儿。”

“是！”沈鹞冲铁路的后背做了个鬼脸。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回头收拾你！”铁路仿佛背后长了眼睛。沈鹞吐吐舌头，赶紧一溜烟往操场方向跑去。

铁路转过身，冲他跑去的方向笑着摇摇头：“傻小子，前面那么大一面风纪镜没看见！回头再削你！熊兵”

成长（二十三）

所谓的“视情节严重”，实际上就是看教官心情好坏了——这一点袁朗他们从第一天开训就深刻的体会到了。

五公里越野对袁朗他们这些各个兵种选拔上来的“兵王”来说，实在不算是什么，负重个三十公斤也不成问题。可后面再加上全副战备武装的——沈鹞他们这群死老A怎么会放过整“南瓜”的机会，没人背包里填了六整块青砖，外加全套的武装，足够四十公斤重的——负重越野、四百米越野障碍、徒手攀缘后一直饿着肚子的众人明显有点发虚，汗珠子跟开水笼头似的哗哗往下淌，新发的A大队作训服——就是昨天袁朗看见的那种分不清军种的土黄色军装，已经湿透四遍了。袁朗咬牙撑着地，可自己都明显感觉到手有些发抖。沈鹞在趴了一地的“南瓜”前踱了一圈，慢腾腾的“唱”：“五十一～！”全体“南瓜”参差

不齐地完成一个已经有些不太标准的俯卧撑，身后背着的武装包简直就是当年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看着一地的“南瓜们”沈鹞都有点儿不忍心了，抬头瞄了眼靠在操场边的“猎豹”上的铁路，铁路正端了个保温杯，好整以暇的吹着浮在面儿上的茶叶沫子，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沈鹞气不打一处来的咬了咬牙吼了一声：“一分钟内完成剩下数目，做不完的自动出局！做完的原地稍息！”

一句话仿佛给“南瓜”们打了强心针，谁都不希望自己第一天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踢出局，迅速咬牙做完剩余的俯卧撑，摇晃着站起身。铁路这会儿已经察觉到了这边有“情况”，放下茶杯晃了过来。

“有这么稍息的么！站没站像！全体扣两分！”铁路人未到声先到，顺便瞪了胆敢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违规”搅局的沈鹞一眼。沈鹞自知理亏，心虚的埋头翻开记分册迅速划拉完，合上记分册抢在铁路开声“加餐”以前，扬声道：“继续下面的训练科目！”

事后铁路沉着脸“训”沈鹞：“你小子想造反，敢给我执行命令打折扣？”

沈鹞也有的儿赌气的把帽子一把抓手里：“反正，他们完成训练量了，我没违反原则，头儿，我，我，都是自己兄弟，不能，不能悠着点儿？”

“战场上谁给你悠着！”铁路真动怒了。

沈鹞一愣，沉默了。

铁路沉声：“还有问题么！”

沈鹞把帽子正好，一个标准敬礼：“报告队长！没有！”

“那还不赶紧给我滚回去，该干嘛还用我教吗？”

“是！”沈鹞转身拉门。

“跑步！”铁路吼。沈鹞一点没敢再打折扣。

成长（二十四）

随笔/感悟

早饭集合的时候，袁朗感觉自己的腿都有点儿饿软了。

“坐！吃饭！”全体“南瓜”们完全没有形象的开始埋头猛吃。

“五分钟之后，全员楼前集合！”沈鹞站在食堂门外吼了一嗓子，里面没人回话，只见“南瓜”们的吃相更加可怖了。负责巡场的老A们看着“南瓜”们那恨不得把头扭下来直接往里倒的架势，差点儿破功笑差气。

五分钟以后，全体人员被带到了操场——跑步。对，就是那个后来成为A大队参训人员经典科目的跑步。二十圈以后，队形已经散得不成样子了。

“后面的跟上了啊！跟上，跟上！”扩音器里传来铁路气定神闲的声音。沈鹞在一旁开车，匀速40公里每小时。“跑不动的可以休息，一百分扣完走人！”铁路话音未落，刚摔倒的几个学员已经手脚并用得爬了起来，几个已经捂着肚子的也咬紧了牙，再次跟上队伍。

“头儿，还跑多久啊？”沈鹞小心翼翼的询问铁路。铁路吹了吹杯子里的茶末，没搭理沈鹞。沈鹞碰了一鼻子灰，闷着头接着开车绕圈。场内为选训调来的老A们不住的提醒已经有点儿脱形的“南瓜们”：“快点！快点！跟上！”

也有捣乱的：“跑不动的休息啊！别撑坏了！”“南瓜”们咬牙切齿的逼自己继续迈步子。

袁朗憋着气努力保持在“第一军团”里，这会儿他庆幸自己“阑尾”早就被割掉了，要不这会儿刚吃饱就被拉过来疯跑，不知道得得几回“急性阑尾炎”。

铁路终于好像对绕圈产生了厌倦：“停车！”沈鹞一听眼睛一亮，赶紧把猎豹靠边停下。铁路下了车，但一点也没喊停得意思。沈鹞急得在一边直想跳脚，“怎么，你不也是这么训来的？”铁路继续抱着他的保温杯不紧不慢的吹，他怎么老吹没完呢？沈鹞想不明白，闷嘴儿葫芦似的不吱声，半天憋出来一句：“我还是不忍心。我，我宁愿您罚我下去跟他们一起跑得了。”

“不忍心个球！你下去跑我自己开车？”铁路把杯盖儿一合：“你以为我不知道心疼他们？你现在敢对他们心软，那等于是害他们！还不明白！执行任务！”

“是！”沈鹞回身拿起扩音器：“快点！没吃饭啊！后面的跟上！”声音震得全操场跟炸雷似的。铁路靠着车被震得手里的茶差点儿洒一身，危险的回头瞅了沈鹞一眼，暗骂：死小子，那么大嗓门还拿什么扩音器！

沈鹞很尽职的继续催促绕操场的南瓜们，直到铁路夺过话筒：“最后一圈冲刺！最后的十名没人扣二十分！”沈鹞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心疼？在他看来铁路很享受收拾“南瓜”的乐趣。

成长（二十五）

等袁朗他们终于完成一天的训练爬回宿舍的时候，已经累得恨不得把自己埋进床上再也不起来。

“哎，四十号，你是哪个部队过来的？”同屋的另一个兵王军——代号二十七挑起话头。

袁朗从枕头上侧了侧头，看看对面同样瘫在床上的同伴，依稀记得报到那天他穿的是一身海军蓝。“C师183团。”袁朗回道。

“哦！大名鼎鼎的军中老虎，猛虎团啊！”二十七很以为然的点点头。

“你呢？海军少校？”

“425。”

“呵，你也不差嘛！‘深海炸弹’”

“熄灯！不要让我说第二遍！”沈鹞在楼下扯着喉咙大吼。

袁朗伸手抓灭了顶灯。

“哎，”二十七压低声音，“你说，这第一天就给咱们个下马威，明儿他们还能玩什么花儿出来？”

“呵，想那么多干啥？明儿就知道了呗，睡觉睡觉。”袁朗实在是睁不开眼了。

沈鹞巡完新训宿舍，听见里面大小呼噜打得那叫一个欢。不忍心的朝对面的楼那个亮着灯的窗户望了一眼。故意慢腾腾的晃下楼，心不甘情不愿的抓起手中的哨子："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紧急集合！"

铁路放下手中的望远镜，苦笑着摇摇头，这个老鹞子，还欠点儿火候。

训练科目一样是"绕圈"，只是负重换成了一人多高的圆木，并且身后多了几个高速喷枪。袁朗他们努力睁大眼睛在水中前进，不知道脸上的是水是汗。

"快点！随便找个地方老百姓都比你们跑得快！什么速度！全体扣五分！"铁路抓着扩音器吼。沈鹞有点犹豫："队长，下手太狠了点儿吧？"铁路瞪他一眼，他赶紧闭嘴。

成长（二十六）

袁朗

看着名单上的人一个个减少，铁头儿有点坐不住了。拐弯抹角的打听情况。

"你今年到底准备留几个？"

"不知道，也许一个都不留。"

我要对我选回来的兵负责。

泥浆里，齐齐整整的趴了一片"南瓜"们。

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高频射水枪喷出的水柱砸在身上生疼。袁朗和其他队员们一动不动的趴在泥水里。泥浆打在脸上，早已分不清面孔。

"趴低点！你们那个南瓜脑袋等着挨枪子儿呢！"沈鹞说话就把手中的水枪直接从一个"南瓜"射过去。强大的冲力把他冲得一个重心不稳，歪向一边。

"十四号扣五分！这两下都趴不住，你吃干饭的！"沈鹞大吼。

袁朗已经顾不上同情那个倒霉蛋了，暗暗把手往泥里插得更深了些，鼻子几乎都埋进了水里。

袁朗

吴哲那天告诉我，二十七走的时候，跟他说过，老A的人真黑，但真有东西，他后悔没能留下来继续受训，后悔放弃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告诉吴哲他们要坚持下去，不能输。那是支持他们完成后来训练的动力。那个二十七号，叫拓永刚，现在是空降兵特种部队的队员。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进入大队的人都经历过这个心理过程，我是的。就像齐桓后来说的：强者为什么要去尊敬一个弱者？只有让自己变得比他们更强，他们才会认可你，尊敬你！

半个月时间过去了，每天都是早中晚各十公里负重越野、俯卧撑、引体向上、仰卧起坐、贴墙深蹲、四百米越障、徒手攀缘、不定时的紧急集合外加沈鹞或铁路心血来潮的“加餐”。吃饭像是打仗，严重缺乏睡眠——袁朗已经快三天没洗澡了。每天结训，他几乎是摸到床边儿就着，根本没办法“浪费”宝贵的时间到洗漱上面。他觉得自己快要被熬干了！

与之相对的，是沈鹞及那群抽调来训“南瓜”的老A们，和袁朗他们一比，沈鹞他们简直可以算是养尊处优了！每天除了精力旺盛的折腾光他们的体力，还不忘记不时折磨他们的意志——这不，这会他们就在新训楼前的草坪上围了一圈，啤酒罐头的搞什么“野餐会”！

刚爬回宿舍的“南瓜”们累得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用眼神表示他们异常的愤怒。想他们在各个部队，那都是人尖儿了。来到这里不但没有了自己的姓名，失去起码的尊重，还被他们当牲口一样训着

成长（二十七）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娘的！”二十七把帽子使劲往床上一砸。“老子受够了！”

袁朗没搭腔，小心的揭开裤管，一片血肉模糊的膝盖，吐口唾沫算是消了毒。二十七继续在屋子里困兽一样转悠："这是训练？这是上刑！这是虐待！"一屁股坐到床铺上："当年白公馆渣滓洞也不过如此！"二十七隔着门板儿冲门外嚷嚷："我们是敌人吗？我们是俘虏吗？有这么对待革命同志的吗！"连珠炮似的吼完似是终于想起了屋里还有个人，不满的看了袁朗一眼："哎！我说四十号，你怎么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呢？你就一点儿都没脾气？"

袁朗已经和衣躺到床上了，懒懒的开口："有又能怎样？我们现在在他们手里。没听到？也就是人家菜筐子里的一个南瓜！"

不提"南瓜"还好，一提更激起二十七一肚子气："什么南瓜！我看他们全是一群土豆！"二十七颇有些忿忿不平。

袁朗把手枕到脑后，细细琢磨，铁路到底在打什么注意呢？他们不会只想要一群孔武有力的"莽夫"吧？

"所有的南瓜听好了！明天！实弹射击！"沈鹞的破锣嗓子从楼下响起。

"真的？"二十七忍不住拉开门探出头去，正好碰上巡楼的两个老A。

"想挨枪子儿啊！进去！"其中一个老A毫不留情面。

二十七老大不情愿的缩回来关上门，暗暗隔着门板啐了一口："哼！明天叫你们知道爷爷的厉害！别以为满天下就你们会玩枪！"

袁朗貌似镇定的躺在床上，嘴边的笑意泄露了他的真实想法，眼睛慢慢凝出精湛的光芒——实弹射击么？很好！

袁朗

那天，鹞子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叫"会玩枪"。鹞子说，他那还不算厉害的，真正厉害的是铁头儿，那枪法，绝了！我们事后曾再三请求铁头儿给咱们露一手，开开眼，铁头儿总是很不懈的撇嘴。

后来我们终于见识到了铁头儿的枪法，可那并不是值得兴奋的记忆。

成长（二十八）

凌晨四点。袁朗他们被一早拉到了靶场。

黎明前的黑暗，天是灰的，能见度极差。不过这对袁朗他们来说都不是什么问题——他们早就在各种可视条件下练就了一手过硬的射击功夫，尤其是，他们现在每个人都暗攥着劲儿，要好好露一手，压压那群可恨的死老A们的威风。

铁路还是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脸上带着千年不换的墨镜，旁边站着把脸绷成钢板状的沈鹞。

大黑天儿带墨镜，怎么没见你掉坑里！袁朗自从开训来，每回见到铁路那张得意的脸，就忍不住在心里暗咒。他非常肯定铁路在借着训练的机会给他“加餐”整他——比如过障碍的时候，别人的空包弹都是象征性的从障碍网上飞过的，到他这儿一家伙就低了近二十公分！弹道都快蹭着腰了！害他不得不压低身形，以一种近似青蛙游泳的姿势，几乎都快成从泥浆里“泅渡”过去的了。而那个始作俑者还居然敢以他姿势不好看为借口，生生扣掉他五分！

这小子在骂我——铁路看到袁朗眼中的精光一闪而过，虽然袁朗马上掩饰性的调开了目光，但铁路很肯定这个从进来后就一直貌似“安分”的小子一定憋了一肚子火。他不准备跟这群“南瓜”们解释什么。等他们真正进入老A后，他们自会明白自己的苦心，除非——他们只配当被A大队淘汰的南瓜。“开始射击！”铁路沉声下令。

沈鹞扬声道：“第一组，就位！时间一分钟！射完你们手中的所有子弹，开始！”

袁朗他们被分到第一组的几个“南瓜”迅速就位，伸手摸到一个弹道管！分解的?

“靠！分解的！”旁边的二十七已经叫了出来。

我就知道不会那么简单！袁朗暗想，同时迅速开始组装枪械，旁边的人也都立刻行动起来。

一阵沉寂过后，铁路在身后大吼："射击啊！还要让靶等你们么！战场上有多少次给你们空靶的机会！扣五分！"

靶场上开始响起零零星星的枪声。

偏了！袁朗看到第一枪打在山墙上的弹着，心里暗急，赶紧开始校正瞄具。其余人也都是老手，纷纷把连发调成点射，边打边校正。

不用怀疑，他们打出了有史以来自己最惨不忍睹的成绩。全体"南瓜"沉默了。

铁路一副心情很好的样子："哟！啧啧，兵王啊！啊？牛气啊，啊？什么狗屁东西！全体扣五分！"沈鹞这次没有任何表示，低头划拉着。

成长（二十九）

"第二组，准备！"铁路接着下达命令。

可是，没人动。因为袁朗他们第一组的人，谁也没有离开射击区。

"第一组，归队！第二组准备！聋了么！"铁路把脸沉了下来。

还是没有人动。大家心里都憋着气。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三个字——我不服！

铁路有些了然的摘下墨镜，慢慢踱到袁朗他们跟前，一张张脸看过去，稍稍抬高音量冲他们也冲沈鹞说："违抗命令，每人再扣五分！"沈鹞下笔有点滞，但还是依命一路划拉下去。

"不服？是吧，你们有什么不服的？嗯？有什么可不服的？"铁路背过手。

"报告！"

"十三号说话！"

"枪械完全分解，只够组装时间！"

"片面强调客观理由，扣两分！"

“报告！”

“二十七说话！”

“枪具没有校正！无法射击！”

“没有瞄具你就不会射击了！沈鹞！”

沈鹞没准备一愣：“到！”

“分解枪械后组装射击！”铁路下令。

“是！”沈鹞很乐意执行一个不需要“扣分”的命令。就近站到袁朗的射击区前，袁朗稍微往后让了让。沈鹞蹲下身熟练的开始分解枪械，完毕后保持蹲矩的姿势，等待下一个命令。铁路走过去弯下腰，从分解掉的零件里挑出瞄具，然后才下令：“开始！”

袁朗他们对铁路如此惊世骇俗的举动弄得眼珠子差点儿掉下来——玩笑开大了吧？没有瞄具，怎么打枪啊？而沈鹞好像根本没把这个当一回事，熟练的装枪，瞄准，射击，全程不到20秒钟！大家都是摸枪多年的老手，凭肉眼就已经明显分辨出自己和沈鹞之间的差别——步话机里的报靶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二十五发全部上靶，成绩二百三十一环。

那天以后，再没有人敢表示出对死老A们的不敬——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

袁朗

老A有一个传统，每一个通过选训的新伙伴，都是由教头把代表老A的标志，拍到胸口上的，那代表——我们是兄弟了，可以以性命相托的兄弟。

成长（三十）

随着选训日子一天天过去，袁朗已经记不得自己被扣掉了多少分了，他现在脑海里盘旋的唯一的事儿，就是——坚持下去！跟他一起在坚持的人已经不多了，二十七号也是其中之一。一个个刚刚开始熟悉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袁朗他们的视线之外。这时候的消失，也许就是一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了。这种时刻最怕听到沈鹞嘴里除扣分以外喊

出的数字，那代表着——你出局了。每一天的人走人留，把袁朗的神经都弄得有点麻木了。所以当神秘消失一个月的铁路再次出现在队伍前面时，袁朗都忘记了要在心里骂他的冲动。

铁路精神气爽得站在队列面前，一字排开的是被地狱式特训了三个月的“南瓜”们。比刚来的时候黑了，壮实了，目光更锐利，也更沉得住气了，现在的他们，已经不是一个死老A能随便就收拾

Chapter_2

掉的南瓜了。铁路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战果”，清清嗓子：“从今天起，恢复各自的名字，佩戴军衔，沈鹞！”

沈鹞跑步到队列前，一个个将手中绣有A大队标志的袖章用力的拍到每一个人的胸口上。

“南瓜”们有些茫然的接过手中的袖章。“还不明白么？”铁路露出一嘴白牙：“你们过关了，恭喜你们成为A大队的一员！”

还是茫然，所有人都不敢说话，怕是铁路又想出来的整人新招。铁路有些急了：“怎么？不信？真的，你们看，沈鹞手里没有记分册了。不骗你们，你们真的通过了！”所有人目光都扫向沈鹞——沈鹞第一次表现出拘束的样子，不用再绷着脸装钢板了，其实沈鹞是不太习惯承受众人的瞩目的——可是，依然没有人动。

铁路有些受不了的翻翻白眼，唉，特训太成功的结果。他不知道该哭好笑好，希望这帮子当初牛皮哄哄的“兵王”们不会因为这个特训真被训成了一群傻呼呼的“南瓜”。“好了，解散！沈鹞！”

“到！”

“通知伙房加两个菜，今晚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

“是！”

铁路有点失望的走开了，没注意貌似麻木了的“南瓜”队伍里，几双眼睛闪过的光芒。

半个小时后，铁路的“猎豹”在半路上抛锚了。铁路奇怪的转下车，不能啊？才加的油，怎么就提示没油了呢？铁路仔细的检查完油箱——里面被人灌进去大半缸水！“这帮死小子，回头收拾你们！”铁路好气又好笑，翻出备用的油桶开始往空出来的油箱里灌油。

两个小时后，A大队的哨兵看见一个奇怪的人影向大队走来。“站住！口令！”探照灯同时打向来人。“队长？你，你抱着油桶干什么？”

沈鹞看着铁路快赶上锅底黑的脸，想笑不敢笑——他要是敢这会笑出来，那下面跑圈的肯定就不止那九个人了。要说他们还真有创意，居然——居然还在油桶上涂了老鼠胶！想起铁路捧着油桶狼狈的走进宿舍的那个样子，沈鹞终于忍不住“噗哧！”

铁路瞪着外面“绕圈”的身影咬牙切齿：“该死的混球！我要把他们都踢出队去！”

沈鹞在偷溜出宿舍前同情的看了铁路一眼，晚咯！

铁路瞪了操场半小时后，自己也绷不住笑了——还好，还是那群滑头小子，没真被训成了“南瓜”。

成长（三十一）

结训后新分宿舍，袁朗跟沈鹞分在了一起。

袁朗

我终于知道铁头儿说的，什么叫“捣乱”。

深绿色的铁鹰，载着荷枪实弹的老A们飞过茫茫大海。

袁朗满脸油彩的挤在四十个同样肃穆的老A们之中。

一周前，我国边境某外岛上的一个班的轮防战士和基地失去了联系。基地派遣换防人员前去调查，但一行六人进入岛区后，就又失去了联系！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发现有一批A国的武装人员在附近活动的迹象，而W国的巡洋舰，也开始在对开的公海上聚集。外交部已经同A国进行了紧急磋商，但是，对方一直打游击的态度，拒不承认该事件与自己有关。

三天前，据可靠消息回报，证实了一个消息——前后上岛一共十一名官兵，全部遇难！没有掌握到确实的证据，我们无法首先向A国宣战。而这个事件极有可能因此而上升为局部战争——这正是W国盼望的事情，只要双方一开战，他们就能以此为借口，强行进入我国海域，公然干涉我国内政！

上级下令，必须要夺回该岛！但，只能采取秘密突袭的方式，迅速结束战斗。

可是，岛内相关数据全部丢失，从卫星地图上只能看见日占期留下的部分裸露在地表的工事，大面积林区，以及一份更新年代久远的手抄地图。

第一次执行任务，袁朗手中微微有些潮，但更多的是临战前的兴奋——这不是演习，而是，真正的战争！

铁路在动员会上没有过多的说什么。一溜老A们黑压压的站了四排，分组及武器配发后，铁路只简单的做了最后的动员："这次行动的目的，首先要调查好敌人部署情况，不允许贸然行动，所有人员，由各小组组长统一指挥，严禁单独行动！行动代号'突袭'。清楚没有！"

"清楚！"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们就搭乘铁鹰直接飞往G市。海军舰队的登陆舰已经在港口恭候多时了。

成长（三十二）

"耶？怎么是你们？"二十七一登上甲板就发出惊呼。

"舰长！"一个海军上尉上前行了个标准军礼。——负责配合作战的是425舰队的海军陆战队。可是这并不是给他们话家常的时候。大家迅速进入船舱，尚未坐稳，舰便破浪而出。

船身随着海浪剧烈的颠簸。

袁朗靠在舱壁上，微微闭目。"紧张么？"二十七，噢，不，现在应该叫他吴海洋轻声问。袁朗抬头看看镇定自若的吴海洋，反问道："你呢？"

"要说不紧张，那是骗人的，不过，这一回到海上，跟着海浪那么一晃，我就想起我进大队前出航的事来了，呵呵，就觉得，不那么紧张了。"吴海洋把头仰在艇壁上，好像陷入了美好的回忆。袁朗有的不想点破他有的发抖的手。其实大家都一样。镇定，袁朗专心调整着自己的心情起伏。

“进入一级战备！”沈鹞突然压低声音吼了一句。“第一组，检查氧气，下水！”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戒备，登陆舰只能停靠在离岛一海里左右的附岛处，并不能靠近。剩下的距离，他们必须游过去。

凌晨三点，在防备最松，也是观察视野最差的时候，各小组分别下水，向Z岛指定地带游去。

袁朗跟沈鹞同在D组。夜色中的大海，给了他们绝对的保护，也隐藏了不可预知的危险。

袁朗他们一直保持队形，迅速向Z岛靠近，快接近登陆点时，突然编号D2的队员发出一声惊呼。沈鹞赶紧从同步通讯里询问：“D2怎么了？回话！”可步话机里只传来一阵搏斗的声音和电流杂音，袁朗几个赶紧向刚才D2回报的方向靠拢。

“别过来！”D2突然回话了，“鲨鱼！快走！”

鲨鱼？！袁朗一惊，虽说从小没亲眼见过鲨鱼啥样，可这个时候碰上“海上霸王”可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D2，报告你的方位！”黑压压的海面，看不清状况，沈鹞急得在步话机里低吼。

“我受伤了，你们快走！要不一会引来鲨群就糟了！”D2在步话机里艰难的说完，就只剩下支离破碎的电流声。

“D2！D2！”沈鹞不死心继续呼唤，可通话机里再没传来任何回答。

周围海浪拍击的声音，猛然大了起来——鲨群！

沈鹞不敢逗留：“D3，D4，听到回答，报告位置！”

“D3在！”

“D4！”

袁朗猛回过神：“D4在！”

“迅速靠岸，迅速靠岸！”

“D3明白，正在靠岸，完毕！”

“D4！”

“可是D2……”袁朗还在犹豫。

“你现在救不了他，执行任务！上岸！”沈鹞命令。

“是！”袁朗闷着头往岸边猛游，海水里看不到他眼里的泪。

成长（三十三）

任务还没开始执行，就丢了一个战友。大家一路沉默。没法向总部汇报，因为从上岛以后，为了避免被对方电子监控发现，一律禁用跳频电通讯，直到总攻开始。

袁朗心里尤其不好受，他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失去过战友。

隐蔽好潜游设备，画好油彩，换好作训服，他们开始往地图上标有水源的地方进发——他们的任务是调查敌方的补给线，同时他们自己也需要补充淡水了。可当他们按地图上标好的位置寻到时，不对！没有水源！沈鹞他们仔细核对了几遍，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水源所在。

地图是错的！这下可急坏了大伙，沈鹞下令D3原路返回，尽快把这个消息送回指挥中心，而他和袁朗留下，重新测定地图。

凌晨的岛上很安静，袁朗和沈鹞艰难的穿行在岛上的原始雨林中。除了满眼的雨林看不到一个人，包括敌人，包括同时潜入的其他战友。没有指挥中心，只有自己和沈鹞两个人。除了虫鸣，就是鸟叫，再就是他们穿行时踩在积叶上的沙沙声。静的仿佛与世隔绝。

袁朗从未感觉如此孤独过。

在一处废弃的工事前，沈鹞和袁朗捂住远程瞄准器，从指缝里小心观察。隐约可以看到建筑物上有人头晃动。“你在这里警戒，我去前面看看！”沈鹞小声向袁朗交待。袁朗略一点头，沈鹞悄没声息的贴着地面跑到那座建筑物的墙根。袁朗支棱起耳朵，浑身的神经都绷紧了，小心从瞄准器里观察四周的情况。

突然，工事那边一阵骚动，接着，一个身影飞一般的贴着墙根儿冲了过来。糟糕！被发现了！袁朗赶紧高度戒备。

“嘭！”一道光闪过，飞速过来的身影滞了一下，倒下了。

D1！袁朗忍不住稍微撑起身体向黑影倒下的方向看去。只见那黑影静了一会，又摇晃着跑了过来。沈鹞一冲进掩体，袁朗就爬了过去：“D1，你怎么样？没事吧？”

沈鹞捂着胸口，艰难的喘气：“呼，呼，我，我中枪了，快！这是地图，想办法，传回指挥部去！”

“我们一起走！”袁朗伸手拉沈鹞。

沈鹞使劲推开袁朗的手：“不行，我受伤了，会拖累你，你快走，我拖住他们！”

袁朗低头，沈鹞握住他的手潮湿而温热，是血！

“不！我们一起走！”袁朗低吼。

远处照射过来刺眼的光束，伴随杂乱的脚步声。敌人追过来了！

沈鹞把地图往袁朗怀里一塞，使劲一推：“你快走！”

“我，”袁朗抬头，敌人已经跑近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可是，他看了眼负伤的沈鹞，一咬牙，把枪挎到身后，抗起沈鹞就跑

成长（三十四）

“呼，呼！”连原先的装备，再加一个负伤的大活人，撤离的速度大大打了折扣。

“放我下来！”沈鹞在袁朗背后低吼。

原来的道路容易暴露目标，袁朗迅速判断了一下，拐入一旁的沼泽区。袁朗一脚深一脚浅的拖着沈鹞在泽地里艰难前行。后面没有听到追击的声音了，但袁朗不敢大意，咬牙拖着沈鹞拼了命的往前跑。

好累，就算在大队跑三天也没有觉得那么累过。袁朗只想着尽快把沈鹞送到安全的地方。还有，把地图交到指挥部手里。全身贯注的袁朗，没有注意，危险正在悄悄靠近……

丛林里，并不是只有寂静的响声。袁朗的慌不择路打扰了它们的平静。一条眼镜蛇，悄悄的游进水中，准备对来犯的“猎物”发动攻击！

趴在袁朗身后的沈鹞发现了这条接近中的“丛林之王”，糟糕！想要通知袁朗已经来不及了，“小心！”他狠命的挣脱袁朗的手，拔出随身的军刀，反应迅速的划过去！与此同时，眼镜蛇也扬高了它丑陋的头颅！

一场激烈的人蛇大战结束的迅猛，等袁朗随着惊讶回过身，看到的是断成两截的眼镜蛇，可是，蛇头的毒牙却是嵌在了沈鹞的小腿上！

“D1！”袁朗扑了上去，拔出蛇头。伤口周围已经开始发乌了！袁朗拔出军刀割开伤口，俯身用嘴吸出里面的毒血。“别！”沈鹞神智有些迷糊了，顾不上阻止袁朗的举动。

袁朗一直吸到血由黑转红，使劲用水漱了几遍口，感觉嘴巴没那么木了，才瘫倒在一旁，使劲喘气。他盯着虚弱的沈鹞：“还要，装下去么？”

沈鹞眼睛呼的一亮，闪烁着复杂的光芒。袁朗了然的喘了口气：“还要撑下去么？通知大队来接人吧！”

袁朗

鹞子为此睡了半个月的医院。那天我去看他，他很是不解：“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我知道鹞子有参与计划的设计，笑得很是开心：“作为一次计划周密的演习，你们有太多的漏洞了——第一，放进去攻击我们的鲨群，个头儿未免小的太统一了些；第二，一个那么重要的工事，基地居然没有一点备用的资料，地图居然是解放初更新的，未免太给我军的测绘部门丢脸了；第三，资料上提及的岛屿经纬度，跟岛上植被以及出现的物种明显有漏洞，要不你这会儿也不会出现在这里。”这倒是，沈鹞苦笑的摇头——不是那只意外出现的眼镜蛇，他这会肯定不会是这副死样子。我越说越开心干脆站起来绕着床头转了一圈，存心欺负某人现在下不了床：“再说，一个那么重要的行动，放着大队里其他的精英不用，反而选择以我们这些还没整合完全的新手执行，未免太信任

我们了吧？更何况，怎么协同我们的那么刚好，就是你们选训队的几位同志呢？”

“你居然全记得我们？”沈鹞有些吃惊。

我斜眼瞄着鹞子——我当然不会忘记“收拾”过我的每一个人。不过这个我没准备要告诉“仇人”听，你们以后自会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记住了“每一个”。

“居然被你发现那么多漏洞。”鹞子静了一会，仿佛有些挫败：“那你为什么要背我走？既然都知道是假的了。”

我很认真的看着他的眼睛：“那些都只是推测，在没有确定消息真实度的情况下，我宁愿相信那是真的。而你，是我的兄弟，我不能把自己的兄弟扔在战场上不管。”看着鹞子一副感动得要落泪得死样子，他就是眼窝浅。转脸笑着：“更何况，你不是还没‘光荣’那么？就算你‘光荣’了，哎，我也会把你遗物代回来给嫂子的，放心！哈哈！”

“去你的，死小子！”鹞子抓起床头的苹果，作势要扔。

那会，我们都把这些当成了一个玩笑。

“突袭”行动结束后，袁朗真正成为了A大队的一员。跟他一起进队的还有吴海洋等四名选训队员。吴海洋在遇到鲨群那会就提出了异议——大陆架地带怎么会有鲨群呢？更何况，那并不是鲨鱼活动的海域，还有，来配合的那个海军舰队，压根儿就不是守那个防区的……一连串问题，把跟他分一组的老A问了个哑口无言，没两下就暴露了——谁让他们好死不死跟一个在海上晃荡了快十年的海军舰长分到了一组呢？

袁朗

任务结束后很久，鹞子告诉我，那次行动是真实的，只是时间比我们行动那天早了五年，当年那个岛上一共三十一名官兵，全被半夜潜入的敌人割断了喉咙。全岛只逃出来了一个起夜的司务长。

成长（三十五）

酷热，潮湿。当这两种天气夹杂在一起时，是极为挑战人的忍耐极限的。

袁朗和一个中队的老A们一起趴在一个干枯了的河床内，远处是一撞红砖堆砌的三层高小楼——本次行动的目标。

两个小时前，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他们配合当地公安局协同破案。

砖楼的主人是当地的富户，儿子某大学化学专业毕业，去年从学校毕业回来后一直没找到工作，也不愿意帮家里种地，成天跟村里几个地痞混在一起。因为读过书，渐渐成了那个小团伙的头目，并开始不满足于成天小打小闹的混混生活，于是，凭借自己学校所学，开始自制火药、土炮等，为害一方。近期更是勾结境外不法分子，开始从事毒品交易。

警方对这个团伙布控已久。但是在最后收网的时候遭到对方的疯狂反击。据最新掌握的情况，对方可能从境外购得M16等较新式军事武器，数量不明。而且，自制的土制炸药的数量也难以估计！

袁朗他们到达现场的时候，犯罪分子刚示威性的炸毁了旁边停靠的一辆警车，并威胁如果再不撤离，将炸毁整个村子，跟警方同归于尽！刻不容缓！时间就是战机！

现场忙乱一片，空气中还充斥着爆炸后硝烟弥漫的味道，救护人员正对刚才爆炸中受伤的人员进行紧急救护。

袁朗他们趴在河床里，严阵以待，等待攻击时机。

经过上一次“突袭”行动的演练，袁朗对这种紧张气氛虽然还不能做到处之泰然，但较之之前的不安，兴奋，他已能较好的把内心的情绪平复下来。

狙枪，瞄准。干涸的河床蒸腾着地表的热气，把袁朗他们模糊成不真实的一片伪影。然而疯狂的歹徒还是察觉出了这片河床不同寻常的安静。他们开始疯狂的向袁朗他们隐蔽的区域扫射！

交火。

激烈的交火。

毕竟不同于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歹徒们做梦也想不到，跟自己交火的是我军王牌特种部队最顶尖的军人们。几个回合的激战下来，歹徒那边已经只剩下零星的枪声了。傍晚时分，终于再也没有任何响动从砖楼传出来。

“第一小队，跟我来！”沈鹞话音未落，已经跃出了河床，袁朗等四名老A紧随其后。

成长（三十六）

安静。除了偶尔传来的虫鸣，袁朗只能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声。

空气里充斥的是浓重的血腥味，以及火药燃烧后的硝味。袁朗觉得自己的肺几乎都要被这空气里弥漫的血腥味给填满了，他用力吸气，却只换来了缺氧似的头晕和胃部强烈的不适感——虽然在端起枪的时候就设想过这样的结果，但在亲眼目睹过横在眼前的一具具没有了呼吸的，微温的躯体，不能不对袁朗造成一种震撼！刚才，这些都还是一个个生命，跟自己一样的活着的人！

袁朗有些不忍心的扭头。

“呀——！我要杀了你们！”门后突然冲出一个浑身是血的身影，直扑袁朗而去！

袁朗大脑一片空白。他全副武装，他手里拿着上了膛的冲锋枪，可是，他不知道，所有的格斗招数在脑中一片空白。看着这个向自己冲过来的疯狂的歹徒，他只是下意识的后退一步，举起左手去搁挡。

痛！袁朗被强大的冲力推倒在地上。左臂传来的剧痛让他神志稍微清醒了一些——凶器穿透了袁朗的左臂！歹徒眼神迷乱，拔出手中的凶器直冲袁朗胸口狠命的刺去！袁朗迅速反应伸手抓住歹徒的手腕！就在同时，一声枪响。

“嘭！”温热的液体滴到了袁朗的脸上。他推开身上的躯体，双手撑地，使劲呼吸着清冽的空气。

一只手搭上他的肩膀使劲一拽。袁朗猛回头准备还击。“发什么愣！快走，他们在地下埋了炸弹！”沈鹞吼。袁朗稍松了一口气。

“还不走！快！”沈鹞已经跑出了几米。袁朗赶紧爬起来跟上冲了出去。

爆炸声在身后响起。沈鹞把袁朗扑在了身下。

“没事吧？”炸声平静后，沈鹞使劲拍起袁朗。

“没事！”

“那快走，这里还没安全！”沈鹞扯了袁朗一把，两人迅速冲回了河床。等一切都静了下来，袁朗才意识到自己手上的伤。

“受伤了？”沈鹞看了一眼伤势，所幸不重。取出随身绷带给袁朗死死扎上止血。“什么东西弄的”

“M16。”袁朗闭目后仰，伤口被扎紧后的麻木让疼痛缓解了不少。

“屁！”沈鹞给袁朗头上敲一记暴栗：“真要是M16，你这手早废了！臭小子！”

袁朗有些虚弱的笑笑，用枪托顶了顶歪掉的钢盔。沈鹞安慰的拍拍袁朗的肩：“回去赶紧去医院。”

“嗯。”袁朗应了一声，起身拍拍身上的灰渣。

回头，冲天的火光映进袁朗心底。袁朗目光清澈，又复杂。

袁朗

我在被弟兄们的嘲笑声里送进了师医院。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居然被敌人用改锥扎伤送院，这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战绩”。

成长（三十七）

如此“奇装异服”的一群人闹哄哄的“闯”进医院是一件非常扎眼的事情——即使是在人烟稀少的半夜时分。

袁朗和陪同一起来的老A们理所当然的成了162医院全急诊室瞩目的焦点——一群人里没有一个脸上挂着焦虑或茫然的神色，嘻嘻哈哈的明显把这里当成了餐馆更像医院——这显然不像是来看病的，即使

目前看起来最像病号的那个被围在焦点的中心的人，手臂上的伤口也与脸部表情明显呈分割开的两个不同的个体。

他们显然是把这种伤势看成像吃饭一样的轻松简单。

袁朗的心里是感激他们的，这些个在老A里摸爬多年的老战士们——一天的任务执行下来，大家都很累了，但是怕他第一次经历这种血腥的场面出现心理压力，大家都吵着要送他来医院。一路玩笑，分散他的注意力。

心里的感动是无法说出口的——一个大老爷们说那些个感谢话就有些太矫情了。虽然袁朗对刚才经历的一幕幕仍然有无法名状的震撼，但现在，他更愿意用笑脸来回报关心自己的这些“兄弟”们。

即使有再多的好奇，总算有人“尽职”的前来询问病情了：“怎么受伤的？”

老A们看着袁朗坏笑：“M16近距穿透——！”尾音里拖着浓浓的揶揄，袁朗也乐得跟他们玩笑，倒是把询问的护士给吓着了，有些崇敬的眼光注视着这个被M16“近距穿透”的伤口。

“M16？是让什么东西给扎的吧？”一个温润的声音响起，袁朗循声望去，看到一双清澈，温柔的眼睛——是她？袁朗心底有一块什么猛的一振，记忆中封尘的某个地方“呼”的冒了出来。他就这么跟她对视着，完全没顾上队友的揶揄：“怎么样，不吹了吧？还是护士姐姐厉害！哈哈！”

那个护士也认出了袁朗，脸忽的红了。

“不会再忘记给我打麻药了吧？”袁朗冲那个小护士笑着。当年“老虎割阑尾”的故事，A大队很多人都有所耳闻，因此此时不知此典的人倒不多。在众人的哄笑中，袁朗被小护士带到了一旁的清创室。

成长（三十八）

没有了战友的屋子里，袁朗可以卸下伪装的笑容，真正松一口气，他不想让伙伴们担心他。现在精神完全放松下来后，因为失血过

多而有些头晕。累，很困，他强打精神，提醒自己还不能睡着。盯着小护士忙碌的身影在屋子里转来转去。

那小护士终于准备好消毒需要的物品，开始解他手上的绷带。刚一松开，鲜血就从创面不断的涌出来。袁朗因为流了不少血外加刚被扎的麻木，一时半会倒是没多大感觉，倒是小护士吓呆了一下，有点手忙脚乱的捏住伤口上方，用棉球使劲压住伤口，阻止血继续流出。

“可能伤到血管了。”小护士说话的语调都是颤的，但是仍故作镇静的安慰袁朗：“你别害怕！”

袁朗突然回忆起上次她在知道忘记给自己打麻药后，也是这样一副表情，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他有些好笑的看着她夹着棉球颤抖的手，举在半空迟迟不敢往下捅——伤口里残留的杂质，需要用棉球清理干净，也就是，要用棉球反复从伤口中穿过。袁朗确定这个护士看着自己的伤口足有快一分钟了，可一点也没有准备动手的意思。不能一直这么对看下去吧？即使他知道自己一点也不讨厌跟这个小护士多待那么一小会——如果她不是只看着自己的伤口而是跟久别重逢的自己说说话的话就更好了。

“我不紧张，你不要紧张就行了！”袁朗开口逗她。那个小护士脸又红了，一直红到脖子根儿。她怎么那么容易脸红呢？袁朗心底有些发笑。

“我，”小护士像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拿纱布覆住袁朗手上的伤口，再用绷带扎紧：“你等一下！”说完一溜烟跑了出去，一会儿把刚才问病史的那个诈唬的护士推了进来。哦，搬救兵去了？袁朗越发觉得这个傻乎乎的小姑娘很有意思。被推进来的这个叫小张的护士手脚麻利的给袁朗清创、包扎。动作熟练的，让袁朗觉得自己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有感觉的人，而是一陀砧板上的猪肉。

袁朗

后来，我问糖糖她妈，你们姑娘家家的看那个血啊什么的，不害怕？孩子她妈回我，不怕啊，不要把那个当成是人就好了嘛。就假想

成随便什么没有感觉的物体，就能狠下心了。对了，小张说她一般都把那些创口当成长在猪肉上的，所以下手都特别快。

我无语，合着我一直被小张当成一具会走路的猪肉。

成长（三十九）

伤口包扎完了，一个像是护士长的人拎着几大瓶液体进来了，说是要消炎，一会又有护士进来，说是要留院观察一晚上。袁朗全然把自己交给她们折腾，完全不管她们说的是什么了，现在他最需要的就是睡觉，好好的睡上一觉。留下的一个老A陪护，已经在走廊上的椅子上睡得不省人事，其他队友们都打道回府了——累了一天，他们都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天亮时，袁朗从病床上醒来看见的第一个身影就是那个小护士。脸色有些憔悴，眼底下有淡淡的青黑，估计一晚上都没能好好睡。袁朗冲那护士礼貌的笑笑："我得归队啦，昨晚谢谢你们的照顾。"

那小护士欲言又止，抓着一堆空掉的输液瓶转身出了门。再回来时，脸上有着不正常的红晕。她堵在门口，半晌像是鼓足了勇气，递给袁朗一张纸，脸快埋到胸口里了："给你！"

成长（四十）

袁朗

我们是没有未来，没有身份的一群。我们的生命里没有功德圆满，没有一步登天，随时随地，一生都将在无法预计的明天里渡过。我们面临的是真正的战场，战场上只有生死，没有侥幸，没有英雄崇拜，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的生命，怎能让别人来替我背负沉重？

375峰顶。

袁朗现在特别喜欢在训练后赖在375峰顶，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天很蓝，风很爽，远处发红的黄土地，连着漫天遍野的草场。尤其是夜晚的星空，感觉就像伸手能够到似的接近——尤其袁朗不愿承认的是，那样的星辉让他想起的是一双清澈温柔的眼睛。

沈鹞嘴里叼着根草梗，一屁股做到袁朗身边，递过手中的军用水壶。

袁朗接过正准备往下灌："嗯？是酒？"

沈鹞赶紧捂住袁朗的嘴巴，四下看了看，没人注意这里，赶紧给袁朗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袁朗了然的向沈鹞抛了个媚眼。嘿！沈鹞居然脸红了。袁朗差点没被刚灌进嘴里的老白干呛死："哈哈哈哈，咳咳，哈哈！……"

沈鹞做势要修理袁朗，袁朗赶紧告饶。

"最近想什么呢？"打闹完后，沈鹞看着天，好像心不在焉的问。

袁朗一愣，难得有了严肃的表情："没什么。"低头猛灌一大口酒。

沈鹞抢过水壶："死小子，我整点酒回来容易么我，你就这么糟蹋。"说罢咕咚咕咚连喝几大口才又把水壶递给袁朗。

袁朗握住手中的水壶良久，冒出一句："队长，你跟嫂子是怎么认识的？"

沈鹞眼神放空了："我们那，有一片望不着天的海子，你嫂子啊，是我们那片最好看的姑娘，嘿嘿，刚见她那会，我天天上她家里蹭酒喝，帮她放牧，后来，后来她就离不开我了呗！"沈鹞一路说着，一路把袁朗带进了他故乡的那片草原……

"队长，"袁朗跟沈鹞并排躺在红土坡上，"你现在来老A，嫂子不担心？"

沈鹞抬头望着天，很久没再说话。

袁朗

铁头儿曾说过，特种兵和步兵没有区别，飞机最后会被击落，战舰最后会被打沉，一场真正惨烈的战争，所谓的高尖端武器都会很快耗尽，战争最后还是人对人的战争。特种兵和步兵都是靠人的基本在对抗复杂和残酷，特种兵和步兵都是没有最后的兵种，因为都是到了最后还在坚持的人。我们就是最后的那张，没有退路的老A。

袁 成长（四十一）

“袁朗！有人找你！1号门口！”通讯兵站在训练场外围大喊。

袁朗抹了抹脸上的泥浆：“知道了！”爬起身往A大队门口跑去。一边跑还在一边琢摩刚才的战术动作，以及单兵对抗时的改进方式。太过投入的结果，是他压根儿就忘记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这个深山老林边远地带，怎么可能有只能站在大队门口外等的“熟人”来找他？

唐菲？袁朗有些哭笑不得的看着眼前这个有点面目全非的“护士姐姐”。应该曾经是簇新笔挺的军装上全是土和褶子，沾满灰的脸上被汗水流下了一道道白色的印子。手里拎着军用背包，鼓鼓囊囊也不知道塞了什么，制式皮鞋——跟儿已经断掉了一边，所以拎在另一只手上。她不是走过来的吧？这是袁朗的第一想法。A大队离最近的镇有近十里左右的路程，以铁头儿飚车的速度，也至少开个把钟头，而且，据他所知，那边到这里，应该没有“顺风车”。这丫头不会真傻的自己走过来的吧？

唐菲狼狈的站在袁朗面前，旁边还戳着两个值班的岗哨。

当初跟护士长强烈要求要来找他，可真找到了，唐菲反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正沉默中，袁朗突然一言不发扭头走了！

“哎！”唐菲急得赶紧追过去，却被岗哨拦下了：“对不起，你不能进去！”

唐菲那个气啊！差点咬碎一嘴银牙，一屁股坐到地上，“哇”的大哭起来。她容易么她，费尽心思，求爷爷告奶奶的找人打听A大队的驻地，倒腾了两天一宿的火车——还是硬座，翻山越岭千里迢迢的走到这里来，他居然就这么走了！连话都没说！唐菲真觉得自己委屈极了，更是哭得伤心。

她在这边哭倒不打紧，可急坏了值岗得两个尉官——这不能让一大姑娘坐自己岗前可着劲儿得哭啊？说出去好像他们俩大老爷们——还是老A欺负她似的。可，这也不能往里让啊？大队有纪律，怎么敢

随便放一个来路不明的人进去呢？“你们吃干饭的啊！”仿佛看到了铁大队可能会出现的反应，两人同时缩缩脖子，然后目视前方，刻意忽略一旁越哭越起劲的唐菲。

好像要宣泄掉这几天来所有的委屈似的，唐菲哭了足足有半个钟头，终于哭累了，想想不甘心，站起来扯着脖子冲大队里喊：“袁朗！”

“喊什么？我又不是聋子！”唐菲后半截准备骂袁朗的话一下子给噎回了肚子里。袁朗从刚停稳的“猎豹”上跳下来，绕过车头，一把拎起唐菲的背包，看也不看甩到汽车后座上，然后拉开车门：“上车！”

唐菲不明所以看着袁朗，后者压根儿就没有再开口的意思，她一肚子话只好咽了下去，一步步挪到车上，刚坐定，袁朗“嘭”的一声把车门关上，把手中一张纸条递给门岗，然后跳上车“呼”的开走了。

成长（四十二）

一路无话。

唐菲眼巴巴的看着袁朗把自己送到车站，买票，开进站台，直到把自己送上车，都是一零一号的表情，沉着脸，一副生人免近的样子——甚至吓哭了一个一同等车的孩子。唐菲多次想开口说话都被袁朗板着的表情给噎了回去——他在生气。虽然唐菲不知道他为什么生那么大气，可明显跟自己脱不了干系。只能乖乖的跟着袁朗屁股后面，直到他把自己送上火车。然后，看着他的身影，头也不回的驾着“猎豹”绝尘而去。

那天晚上，同一个星空下，多了两个失眠的人。

袁朗猫着腰轻轻穿过一片灌木丛。

这次“蓝剑”演习，他们作为蓝军的特种侦察分队，任务是捣毁对方的通讯网络及破坏前指对战局的掌控作用。

袁朗带领的第一分队负责通讯设施的破坏。不过近年来的整编以及海外战事得经验，让各个甲种军越来越意识到电子战在未来战争对抗中的重要性，因此，对电子通讯分队都费了大功夫进行保护。

袁朗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以自己充当诱饵，把警戒力量吸引过来。战术是成功了，可尾巴却一直甩不掉——D师的侦察兵也不是吃干饭的，一路追踪，把袁朗也逼得够呛。不知不觉，竟然跑到卫生医疗队驻扎区域。袁朗小心趟过一条河沟，悄悄隐蔽在一块石头后面。

几个侦察兵突然失去了袁朗的踪迹，分散开对医疗队领域进行地毯式的搜索。袁朗小心把气息隐蔽起来，现在出去，虽说不是绝对没有胜算，但吸引“敌军”的目的达到，他也懒得费更多心思，哎，毕竟太打击他们也不好。袁朗有点小小得意。

不远处一阵低声交谈声引起了袁朗的注意——几个侦察兵居然逮到一个人想审问出他的下落。

真是急病乱投医！袁朗赶紧捂住嘴以防笑出声音。听声音对方好像还是个女的。咦？女的？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不会那么巧吧？从树林观察的结果，让袁朗有点好笑又头大，怎么又是这个姑娘，他无可奈何的看着被红军侦察兵包围的唐菲，她算是跟自己扛上了。

对方好像起了什么争执，袁朗准备趁这个机会赶紧溜。临行前下意识扫了一眼唐菲，天！她在想什么？英勇就义么？

身体的反应快过思想的速度，袁朗在看到唐菲扑向枪口的一瞬间从灌木丛中猛扑出去，抓起唐菲，一把扔出“是非圈”。回身一个后踢，踹掉一个侦察兵的枪械，正面一记猛击，打中另一个“红军”的下颌，一把勒住离自己最近得那个“红军”得脖子，用他手中得枪指最后一个“红军”的胸口。三下五除二，动作干净利落——来追击的红军眨眼间就有两人被俘，两人退出战斗

成长（四十三）

袁朗

唐菲被她领导一顿狠训，因为她充英雄的举动。其实可以看出她领导是因为担心她才训她的，演习结束了，她的兵却受伤了。后来她领导还过来跟铁头儿道歉，好像就是上次那个护士长——因为为了救

她，我这个老A也“光荣负伤”了。我晃着缠满绷带的手冲唐菲说：“这下咱们两清了哈！”

铁头儿其实人精着呢，他怎么会想不明白护士长专程过来“道歉”的道道？后来鹞子告诉我，铁头儿专程去调查过唐菲的档案，而鹞子还有一队的那些个“好兄弟”则把我遇见唐菲后的反常表现给招了个干净。

袁朗决定约唐菲吃饭。在铁路和沈鹞的轮番轰炸之下，他决定正视一次自己的内心，为这个为自己哭了两回还挡了一回枪子儿的姑娘。可是，他无法给她需要的保护和安全感，无法满足她的英雄崇拜和不顾一切，因为他是没有未来没有理想的老A。所以他们没有未来。

看到唐菲下来时，袁朗着实是愣了一下，她今天稍微打扮了一下，显得比平时漂亮。他只是奇怪，为什么她的室友要冲着他们大喊“煮饭”？

袁朗把铁路那辆拉风的破“猎豹”开得飞快，不，现在已经是他的猎豹了。

“去哪里吃？你挑地方”。袁朗一派轻松愉快。

“草原，驻训场。”唐菲想了想，“你大老远跑来请我吃饭，不是为了制造了解彼此的机会的，对吗？你说过，咱们两清了。”看着袁朗疑惑得表情，唐菲自然得解释着。

聪明的姑娘，袁朗突然有些觉得跟她这样聊一辈子的天，也会是件很舒服的事。把心思藏到墨镜后，加大油门，“猎豹”飞一般的冲向目的地。沉默良久，袁朗似是无意的说：“去草原，你穿得单薄了点儿。”

袁朗逮到一只野兔，拢起篝火，专心解决两人得口粮问题——他没忘记他是约人家“吃饭”的。

唐菲怅然若失的坐在火堆旁愣神。

袁朗

我跟唐菲说我第一次的“演习”，很多次，当我面临无法预料的未来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会想起一个女孩，她对我说，喊什么呀喊什么呀，老虎团的还怕疼啊，她为我哭成花脸猫，她为我上药上的手都在抖。唐菲一直安静的听着，我知道她内心的紧张，她抓着兔子的关节都泛白了。我说，当时我想，如果我能活着回去，就去找这个为我流泪的女孩，可是我食言了，因为我不愿意这世上有人一次又一次地为我流泪，我承受不起。我的生活里有太多的难以预料。

唐菲把脸埋到膝间，我以为她在哭。也好，从这里开始，再从这里结束。

袁朗玩了一晚上游戏机，直到屏幕再也闪不出任何图案，而唐菲则窝在袁朗的外套里，沉默了一夜。

天亮了，袁朗说：“我该归队了。”

唐菲一声不响的爬上“猎豹”，坐定：“我记得这附近有一个湖。”

“嗯，月亮湖，名字烂俗，但风景不错。”袁朗应着，把猎豹拐进松树林。

唐菲慢慢走下车，靠近湖边。

“袁朗，我想知道你在海里的感觉。”没等袁朗反应过来便“扑通”倒向水面，并且，开始往下沉。

这丫头不会水！这个认知产生的同时，袁朗已经条件反射的跳到湖里救人去了。

成长（四十四）

袁朗

唐菲从湖里出来后哆哆嗦嗦地对我笑：“看，我也已经湿透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温暖。快乐时同享，痛苦时分担，袁朗，我不做怨妇，我是你绝境中的希望。”

部队就是麻烦，结个婚还要审核打报告。对铁头儿为这事敲我两条烟我一直耿耿于怀。

铁路是绝对支持让这个精力过剩的小子终于找到个收拾他的人物。一路给袁朗大开绿灯，沈鹞他们也有意无意的，把外出名额让给袁朗。

按他们的话说，现在是攻坚阶段，一定要把问题上升到战斗层面，严肃对待。

每回袁朗出门，他们都鸡一嘴鸭一嘴的提建议，全中队都把各自私藏的“武器”贡献出来供袁朗“装备”。袁朗感激弟兄们的情谊，可每回都仍是穿着一身国防绿出门。气得沈鹞直骂他不识好歹，会把大好机会错过。

“你以为有几个傻姑娘会喜欢你个愣头小子啊！”沈鹞看见袁朗又准备一套军装就出门，忍不住开始在他耳边念。

“我25了，跟你也就一步之遥了，中校同志，怎么还是愣头小子”袁朗闲闲得笑着。

“你，你，”沈鹞在屋子里转了几个圈，“你也打扮一下啊！军装，军装，军装，审美疲劳懂不懂？”

袁朗正了正领花，把裤缝捏了捏，对着风纪镜认真审视了一遍自己，嗯，挺帅。转身走出宿舍大门，关门前扔给沈鹞一句：“有人不疲劳就成了！哈哈！”

“你！”沈鹞追出去时，袁朗早没影儿了，他是真替这个兄弟着急。

袁朗

有一次出完任务后，我问鹞子，老A是什么？鹞子跟我说，一无所知和无所不知的人，对于他思考的每一件事，都会抱有充分的尊敬和谦逊。因为他们都是忘记了自我的人。即将赴死和永生不死的人，对于要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予足够的努力和认真。因为他们都是告别了不切实际的肤浅的希望的人。老A就是这样的人。只有在极度求生的欲望中，才可能产生非人的动力，活下去！

那年选训结束时，吴哲曾质问过我，他控诉我以剥夺别人的理想和希望为乐。我说：“我不会践踏你们的理想和希望，因为那是我最想保护的东西。”

理想和希望都是美好的，但实现它保护它坚持它的过程，则是沉重的。老A正是一群鄙弃了虚浮的理想或者说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人，因为我们随时会在生死线上徘徊，因为我们怀揣的是人类最大的理想，好好活着！吴哲，三多，成才……我只是想，在你们轻装前进的道路上，加上一点沉重的东西。

刚领完证第三天，袁朗被召回了A大队。

没有任何征兆，他们被秘密派往境外协助国内派遣的维和部队作战。时间，不明。

成长（四十五）

铁路奉命带领一个中队的老A，登上了前往异国的铁鹰。前方战事吃紧，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占据了大部分要塞城市，其令人发指的清洗政策残酷的屠杀了大部分的异教徒平民。联合国介入之后虽然缓和了当地政府的压力，但战争局势仍然激烈。奉命前去的第一批中国维和部队缺乏实战经验，吃了大亏，上级紧急命令调遣A大队前往增援。

Z国某核原料工厂西侧，维和部队驻扎地。

中国维和部队驻扎的帐篷在营地最东侧。离工厂最近的地方。

当地的叛军掌握了大部分的武装力量，而目前争夺最激烈的区域就是这个核工厂。一旦被他们获得了核原料，那么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就将无限度下降，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面对叛军武装对核工厂无休止的小范围骚扰加不定时突袭，上级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协助联合国完成好当地维和任务，重中之重，就是坚决不能让核原料流落到叛军手中。

一同驻扎该地区的还有其他几个欧美国家的维和部队，区域防御采用轮值制，一个国家轮一天，每四天一次岗。一个各国军人精英驻

扎的地方，虽然大家明面儿上不说，装备，战绩，甚至配发的口粮，暗地里都没少较劲。

铁路有点头痛的对着一张地图反复推敲：地区环境复杂，地形多样，完全陌生的语言——当地官方语言虽有英语，但大多数老百姓都说的是听不懂的当地语言——再加上，共同维和的其他国家的士兵，各有各的打法和习惯，短期内形成配合默契简直天方夜谈。铁路是打过仗的，他深知在战场上的配合失误意味着什么，他也曾接触过外国军人，了解他们国家对中国军人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在他看来，除非能给予反动武装致命性的打击，否则想要他们放弃对核工厂的争夺根本就是白日做梦。铁路敲敲手里的地图，冲帐篷外叫："值班员，把沈鹞给我叫过来！"

升国旗，是驻扎在这里的中国官兵们每天必做的功课。每一天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异国的天空升起，袁朗的心中总有说不出的激动。

升完旗带回，营地门口的骚动引起了袁朗他们的注意——几个当地的贫民，不知道和值勤的哨兵在争执什么。靠近后，一个当地的妇女，怀里抱着，身后拉着几个半大的孩子，眼泪汪汪的冲哨兵哀求着什么。而值勤的外国士兵则不耐烦的用英语催促她离去。几个孩子眼巴巴的看着带回的中国士兵们，饿的干瘦的小脸上剩下两只突出又黑白分明的眼睛。

局势动荡的国家，最可怜的都是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任何时候，人民都是最大受害者。

成长（四十六）

发早饭时，袁朗觉得手里的干粮有些无法下咽——即使中国军队的口粮被誉为所有维和部队里最好吃的。而沈鹞拿到手里的口粮后，径自离开了驻地帐篷。袁朗奇怪的悄悄的尾随其后，看到沈鹞一径走到了营地门外——说是门，其实不过是篱笆搭出来的一个简易的临时栅栏——沈鹞把手里的口粮交给一个蹲在门外哭泣的妇女，刚才那个

领着若干小孩的妇女。妇女感激的抬头，一双泪眼，还叽里咕噜的冲沈鹞说着什么，一旁的孩子们早就争抢着食物吃了起来。袁朗二话不说，上前几步，把手中的口粮一股脑交给了一个没抢到吃的的正哇哇大哭的小女孩。看着孩子们吃的香甜的样子，沈鹞和袁朗相视而笑。

“沈中队！大队长找你，要你马上过去！”通讯员在营地门后大叫。

“知道了！马上！”沈鹞转身跑步过去。袁朗跟了上去，进营地前回头看了看那群饥饿的孩子，后者回给他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袁朗身上揣着两封信，一封是给唐菲的，一封是给母亲的。每个队员在踏出国门的那一刻都向大队上交了一封信，遗书——这是老A们出征前得习惯，从战时的作战部队沿习下来的习惯。

袁朗一直没交。因为两封都是空白的。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回去——尤其在昨天的那次遭遇战中，来自A国一个分队的维和士兵伤亡惨重。他们隶属于第二梯队，上去接应时，反动武装的游击队已经撤离了。根据任务需要，担心这是敌人佯攻诱开主力占领核工厂的策略，他们无法进一步追击，只抢回了A国部分伤员。敌人最近的攻击越来越频繁，动静也越来越大。从随军翻译那得到的消息，只知道谈判陷入了僵持的状态。看来反动武装有意要利用核原料工厂来增加他们谈判的筹码。换而言之，最近频繁的骚扰都是试探，大战即将来临。

铁路在训练场的一旁，安静的注视这支奉命出征维和的部队。三个多月的作战，让他们逐渐熟悉了这里的环境，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添了这样那样的伤痕，刀枪无眼，几次遭遇战，即使是他们这些老A们也不可避免的挂了彩。医疗设施很差，多数人都是简单的清创包扎，然后吃几片消炎药了事。更可恨的是初来时因为水土不服出现的非战斗减员——几个战士一来就上吐下泻的都拉虚脱了——现在虽然没有这方面的适应问题，但长期食用罐头食品，大家都开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症状，上火的，长湿疹的，全身脱皮的……

虽然驻当地的使馆人员已经在尽力改善他们的伙食及物资供给，可在战乱中的国家，这些副食品哪里是那么好找的？国家专机运送的物品，经国际红十字会的转运，送到手中，也只是杯水车薪。

硝烟和炮火刺激着铁路封尘已久的神经，看着训练场里狙枪瞄准的一张张年轻的面孔，经过战争的洗礼，他们仍然青涩的面孔更添了一份坚毅。上级的命令已经下了，月底换防的部队就过来了，他一定要把他们全都安全的带回国去！

成长（四十七）

袁朗

我提醒自己要做恶的善良人，因为，心软的代价，太重，太重。

不同于国内协助边防部队逮捕罪犯的任务，这里的反政府武装分子都是正规的军人出身，地形熟悉，擅打也精于打这种小范围里的游击战，占尽天时地利。更何况，他们善于伪装——不同人种，混在人堆儿里，基本上是很难辨别出来的——而且有着偏执的信仰：几天前刚有一个武装分子化妆成逃难的贫民，意图冲进维和部队驻营区，在遭到阻拦后点燃了自己身上的炸药包，造成两名E国士兵重伤。能否活着回家，能不能见到第二天早上的太阳，这个问题不仅仅对袁朗他们，对每一个来维和国家的士兵来说，都是一种每天摆在眼前的艰巨考验。

近一周的时间，都没见反对派武装有任何侵犯或试探的举动。铁路和沈鹞都没敢松一口气——这种表面上的平静不是什么好事情，打过仗的人都清楚。友军的指挥人员同样嗅出了这平静背后的不寻常，破天荒的邀请铁路一起参与防守的作战讨论中。连续三天，铁路和随行翻译都“关”在主帐篷里没现身。

沈鹞带着维和的老A中队进行每日的科目训练。三个多月的高度战备状态，每天都是枕戈待旦。战士们瘦了，黑了，多数人都带着伤，但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的战斗激情。因为他们知道，走出国门，

他们代表的就不仅仅是自己，而是整个中国军队！他们不能给祖国丢脸，一定要出色的完成好祖国交予的维和任务。

什么东西的光晃了沈鹞的眼睛，沈鹞眼一眯，一个迅速躲进树丛的身影并没有逃过他鹰一般锐利的眼睛——有情况！沈鹞一示意，正在训练的袁朗和吴海洋就会意的拿起武器，从另一边追踪那个身影而去。

一个裹着黑布的身影在往核工厂的路上小心前进着。袁朗和吴海洋已经悄悄的接近到他的身后。在那个身影准备跨过警戒河的时候，袁朗两人突然跳了出来，黑洞洞的枪口同时对准了那个可疑的身影："Don't move!"袁朗大声喝道。

那个身影面纱下的眼睛惊恐的注视着眼前突然跳出的中国士兵，下意识的抱紧了手中的物品。是她？袁朗认出这个是那天在门口带着孩子哭闹的母亲，手里抱着的是当地人取水的瓦罐，当下放松了心中绷紧的弦，收枪用英语解释，这里是禁区，不能再往前走了。吴海洋看到警报解除，也关上了保险。那个妇女仍用惊惶的眼神盯着袁朗两人，然后仿佛忽然恍然大悟，叽里咕噜用带着浓重当地口音的英语说了一阵什么，放下手中的瓦罐，匆忙沿小路走了。

袁朗和吴海洋相视笑了一下，这几天被游击队的骚扰弄得，神经也绷得太紧了。肩上枪，准备归队。

成长（四十八）

"哎，你说，他们这个国家的女人，老是裹着那么老厚的布，又不好看，热不热啊？"吴海洋没事开始闲扯篇，全老A就属他牢骚多，话多，整个儿一个话痨。

袁朗也放松的笑笑："你没事管人家裹不裹，又不是你媳妇，鸡妈妈的妈妈。"

"哟！分队长，行啊你，结婚有老婆了，学会打击革命兄弟了啊！我不管啊，回头回国了，你得好好给弟兄们把喜酒补上！"吴海洋不依不饶。

“行！我回头让你们嫂子亲自下厨犒劳你们如何？”提起唐菲，袁朗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继续沿着来路往回走。一个念头从袁朗脑海中飞快的闪过，奇怪，怎么老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哎，分队长，那个女的好像把她东西往这儿了！”吴海洋在袁朗身后大声叫：“要不要给她送回去？”

女人？对了！那个女的，上次是不会说英语的！那她刚才……有诈！袁朗迅速抓枪在手，回头冲吴海洋大喊：“小心！别碰那个罐子！”

可是为时已晚，一声巨响之后，吴海洋捂住自己的脸在地上翻滚：“眼睛！我的眼睛看不见了！”袁朗从灰里抬头，树林里开始响起零星的枪声。游击队！袁朗不敢耽搁，迅速跃起扑向吴海洋所在的方向。

“水雷！水雷！你怎么样了？”吴海洋只能抱着脸哀嚎。附近的枪声突然激烈起来，袁朗知道是沈鹞带着增援的部队到了，要尽快离开包围圈！他赶紧把吴海洋抗在身上拼命跑。突然，一阵剧烈的灼痛感穿过袁朗的后腰，一时半会也没有更多的感觉。可能被流弹咬了一下吧，袁朗没多想，脚下的脚步更加快了一些。

游击队并没有恋战，仅仅是象征性的大了几枪就撤退了。

沈鹞护送袁朗扛着负伤的吴海洋冲进驻地卫生队。

“医生！快！他眼睛受伤了！”沈鹞还没进门就扯开嗓子大吼。

随队军医杨木青中校应声拿着急救箱就弹了出来，一边吩咐随行卫生员赶紧消毒。

“准备手术！”吴海洋被放置到担架床上，经过细致的检查，不幸中的万幸，弹片仅仅是擦过了眉骨上方，并没有伤及眼球及视神经。只是由于伤口造成的影响，吴海洋势必有一段时间不能用眼睛看东西了。

朗奇怪的接过来，不是帐单吧?

那小护士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这是我的结婚报告，我们领导已经签过字了，你拿走！"

"结婚报告"？袁朗迅速一瞟，玩笑开大了！"为什么？"

小护士终于抬起脸："我写的很清楚，因为我们都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符合结婚的条件，不违反纪律。"

袁朗开始无法抑止的笑，他真的开始觉得这个小姑娘看起来很可爱，这估计是她做过的最出格，最疯狂的事情了吧？袁朗的眼泪都快要笑出来了，一个看起来什么都没经历过的温室小花，如果她知道自己刚刚经历过什么，如果她知道自己是一个"杀人犯"？——是的，即使那是任务，即使那是命令，但自己刚杀了人是不争的事实。袁朗有些厌恶那种记忆深刻的血腥味。他需要放肆的笑一下，他希望这样放肆的笑能排解掉心中的郁闷——即使笑意从未达到心底，他的眼底是掩盖不住的痛。

"不要这么张狂好不好，我很可笑吗？"那小护士不明所以的气红了脸。

袁朗看着她，一如记忆中的倔犟，记忆中的单纯，他抹煞不掉那张印在他心中很久的花猫似的泪脸。但是，他无法，无法在这样一个时刻，把那样的自己摊给这样单纯的一个灵魂。袁朗敛起笑："为什么是我？我们认识多久？或者可以说你了解我多少？因为你的歉疚？"袁朗似是自嘲的咧开嘴，极尽所能的打击这个看上去快要哭出来的丫头："我不否认大多数人心里都有一种叫做英雄情结的东西，可那不是现实，我也不是英雄，不要把在你想象里加工过的那个影像和我划上等号，好吗？"

看到小护士茫然无措又眼圈泛红的表情，袁朗提醒自己，不能功亏一篑，有意扯动嘴角："前面有茂密的森林，我只是棵歪脖柳。少尉，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啊！哈哈！"说完没有再观察那护士的表情，叫上早就在门外等得不耐烦的伙伴，嘻笑着走出医院大门。

但一个名字，已经深深烙在了心底——唐菲，对不起

成长（四十九）

松懈下来的袁朗长吁一口气，这才觉得背上有点烧烧的疼，伸手一摸，一手的血！

“你受伤了！”沈鹞看见低吼：“怎么刚才不吭声呢！”

“小事小事，”袁朗无所谓的冲沈鹞呲牙乐：“就是被流弹咬了一口，上点儿药就好了。杨哥，小卫，你们谁帮我抹点红药水？”说着撩起作战服，调转屁股对准杨木青。

“你这个臭小子，受伤了也没个正经的。”杨木青手里拿着消毒药水，笑呵呵的准备给袁朗消毒。可看到袁朗背上的伤口时，他笑容凝住了，匆忙从急救箱里掏出听诊器，小心的听了一会，又在袁朗身上东敲敲西拍拍的忙活半天。

袁朗晾的有点儿不耐烦了，趴在椅子上开玩笑：“杨哥，你这药水舍不得给我上啊？老敲我做什么？我又不是鼓。”

杨木青很严肃的直起身，开口：“袁朗同志，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吗？”

袁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没啥不舒服的啊，杨哥，你别开玩笑了，赶紧给我上药得了。我们还送水雷回队呢。”

沈鹞觉出了什么不对劲，探头看向袁朗的背：“怎么了？”

“情况很不好，弹片穿透，根据弹道推测，卡在上腹部了。”杨木青神色严肃的对沈鹞说：“我必须马上给他手术，取出弹片，但是，”杨木青话锋一转：“弹片位置里胸腔很近，我这里没有检查仪器，弹片与周围脏器关联情况不明。如果不注意，很有可能出现大出血或者气胸。我没有负压引流设备，也没有足够的血浆。万一出现上述并发症，他会有生命危险！我建议他马上送医院！”

“医院？”沈鹞反问。

杨木青自己也愣了一下，是啊，最近的中心医院，离这里有两天的车程，更何况，现在正是战事吃紧的时候，上哪找车把袁朗送过去？就算送去了，战乱时期，谁能保证他们一定有足够的血浆和急救

设备？他仔细想了想，下了决心：“那么，还有一个办法，我现在给他动手术取弹片，请领导批准！”

沈鹞不是不明白这其中的风险，他做不了这个主，着急的看向袁朗。袁朗倒是一副无甚所谓的样子：“动吧，杨哥，我信得过你！”

见袁朗自己都这么说，沈鹞一咬牙：“成！杨医生，你看看还需要什么东西，救人要紧，出了事，我负责！”

成长（五十）

杨木青慎重的点点头，继而又笑了：“中队长，请你相信我的医疗技术，保证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沈鹞没多说什么紧紧的握了握杨木青的手。

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杨木青自己心里也没底。倒是那个最应该担心自己的家伙，现在一副很无聊的样子趴在手术台上，还有功夫跟小卫闲打屁。杨木青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做好准备工作，向袁朗交代一句：“现在开始给你动手术了。”抬头看着小卫：“麻药！”

袁朗的眼神霎时转为冷硬。

袁朗

手术做了很长时间，备用的麻药都快被我用光了，杨哥一直问我疼不疼，当时我脑海里就一句话：“喊什么喊什么？老虎团的还怕疼啊？”我笑了，我告诉杨哥，不疼，一点儿都不疼。

手术一直进行了九个小时。

铁路来的时候，沈鹞正在卫生队帐篷外急得乱转。铁路一把夺过沈鹞手里的烟：“哪来得烟！你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去，滚回去给我指挥弟兄们训练！”

“可是……”沈鹞不放心的看了眼还没有动静的门帘。

“没什么可是的，这里我看着，回去！执行命令！”铁路连推带拽的把沈鹞赶了回去。

杨木青缝好最后一针，直了直酸痛僵直的腰。好了，弹片终于成功取出了，没伤到膈肌，也没伤到主血管。他拍了拍袁朗不满伤痕的

黝黑的肩膀："好了，完事了，臭小子，好样的！"

袁朗抬起惨白的脸——手术后半段因为麻药不够，袁朗一直是咬牙才抗住非人的疼痛，他虚弱的冲杨木青笑笑："我早说了，我命大着呢！"

杨木青心疼的看着这个比自己小的战士，他当然知道袁朗刚才承受了什么样的痛苦，虽然袁朗没说，但是绷紧的肌肉，颤抖的身躯和被抓烂了的被单是逃不过他的眼睛的。他拍拍袁朗的头："睡会吧。"

看到门帘掀起，铁路急忙迎了上去："怎么样？"

杨木青行了个礼："大队长。"

铁路胡乱还了个礼："他们两人怎么样？没什么大碍吧？"

"报告大队长，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吴海洋同志近期内看不见东西了。"杨木青立正报告。

"哦？"铁路关切的问："怎么回事？严重么？"

"弹片擦过眉骨，没伤及眼睛，恢复后视力不构成影响。"

"哦，哦，那就好，"铁路沉思了一会，知道烟烧到手才反应过来急忙甩手："那另一个呢？"

"报告大队长，弹片已经取出了，但是仍需要观察两天。"

"能参加训练么？"铁路抱了一丝希望。

"暂时不适合参加剧烈运动。" 杨木青实话实说。

"哦，哦，好，你让他们好好休息。"铁路有点心不在焉——大战前夕，队里两个主力狙击手都负伤了，这可怎么办！铁路又开始头痛了

成长（五十一）

尖利刺耳的警报声在营区内拉响。各国维和部队的士兵们都迅速的在自己驻扎的帐篷前集合待命。袁朗忍痛爬起床，迅速着装完毕背上武器站进队伍之中。

战前动员。

铁路一步步巡视着眼前这支队伍——年青，经历过战火洗礼的涂满伪装油彩的脸庞，坚毅的眼神在火把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刚传来的消息，反政府武装和和谈代表谈判破裂，前去谈判的专家被全部扣押，陪同而去的保全人员的被杀录像，已经寄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办公桌上。现在，他们更是扬言，要以炸毁这座核工厂来胁迫联合国退兵，原执政党下台！

反动武装的领导者已经陷入了疯狂，把自己逼进了绝境。没有了退路的人，是不能用常理来判断的。增援部队已经开始往这里集结，可是慑于核原料泄露甚至爆炸的危险，空中力量以及重武器打击力量都无法发挥作用。到了最后，战争仍然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抗衡。

铁路狼一般的眼睛再次扫过自己的部下，突然发现了队伍中的袁朗："袁朗！"

"到！"

"你刚受伤，今天的任务不要参加了，出列！"

袁朗如钢铸般沉默没动。

铁路火了："出列！"

袁朗咬咬牙："报告！"

"说！"

"水雷受伤了，我方狙击手配备不够，战斗中不能没有狙击手！"

铁路一怔，他说中了自己最担心的事实。他抬手拍拍袁朗的肩，声音温和了许多："能坚持么？"

袁朗呲牙一笑，还原地跳了两下："大队长放心，绝对没问题！"

看着袁朗仍有些发虚的身体，铁路几次想开口，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时间紧迫，已不容他做出更多的感慨了。

"同志们！"铁路猛一凝神，双眼渗着寒光。眼前的部队刷的立正。铁路回了个礼："废话我不多说，今天，你们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给我把工厂守住！明白没！"

"保证完成任务！"雄壮的嘶吼声响彻异国的夜空。

“沈鹞！”

“到！”

“检查武器，按战斗单位分组，协同A国，D国，重点防御E区！”

“是！”沈鹞迅速出列，“第一分队前点侦察，第二分队及狙击小组掩护，第三分队火力支援！”

战靴踩出的节奏犹如为战士敲响出征的战鼓。

成长（五十一）

尖利刺耳的警报声在营区内拉响。各国维和部队的士兵们都迅速的在自己驻扎的帐篷前集合待命。袁朗忍痛爬起床，迅速着装完毕背上武器站进队伍之中。

战前动员。

铁路一步步巡视着眼前这支队伍——年青，经历过战火洗礼的涂满伪装油彩的脸庞，坚毅的眼神在火把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刚传来的消息，反政府武装和和谈代表谈判破裂，前去谈判的专家被全部扣押，陪同而去的保全人员的被杀录像，已经寄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办公桌上。现在，他们更是扬言，要以炸毁这座核工厂来胁迫联合国退兵，原执政党下台！

反动武装的领导者已经陷入了疯狂，把自己逼进了绝境。没有了退路的人，是不能用常理来判断的。增援部队已经开始往这里集结，可是慑于核原料泄露甚至爆炸的危险，空中力量以及重武器打击力量都无法发挥作用。到了最后，战争仍然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抗衡。

铁路狼一般的眼睛再次扫过自己的部下，突然发现了队伍中的袁朗：“袁朗！”

“到！”

“你刚受伤，今天的任务不要参加了，出列！”

袁朗如钢铸般沉默没动。

铁路火了：“出列！”

袁朗咬咬牙：“报告！”

“说！”

“水雷受伤了，我方狙击手配备不够，战斗中不能没有狙击手！”

铁路一怔，他说中了自己最担心的事实。他抬手拍拍袁朗的肩，声音温和了许多：“能坚持么？”

袁朗呲牙一笑，还原地跳了两下：“大队长放心，绝对没问题！”

看着袁朗仍有些发虚的身体，铁路几次想开口，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时间紧迫，已不容他做出更多的感慨了。

“同志们！”铁路猛一凝神，双眼渗着寒光。眼前的部队刷的立正。铁路回了个礼：“废话我不多说，今天，你们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给我把工厂守住！明白没！”

“保证完成任务！”雄壮的嘶吼声响彻异国的夜空。

“沈鹞！”

“到！”

“检查武器，按战斗单位分组，协同A国，D国，重点防御E区！”

“是！”沈鹞迅速出列，“第一分队前点侦察，第二分队及狙击小组掩护，第三分队火力支援！”

战靴踩出的节奏犹如为战士敲响出征的战鼓。

成长（五十二）

刚到达E区，A国的先头部队就已经和反动武装交上了火，双方的子弹在夜空中交织出纷乱的弧线。相较于游击队的疯狂反扑，A国士兵的战斗就有些消极应战的味道，毕竟，他们的战斗宗旨，是零人员伤亡。

沈鹞带领全副武装的老A们迅速加入战斗。枪声一下子激烈了起来，顾及到旁边的核工厂，双方的火拼都多了份小心翼翼——毕竟不到最后关头，对方也是不希望贸然动用到这最后的筹码的。权利永远是他们追逐的第一目标。

战斗进入僵持阶段。双方都默契的暂时停火修整，但是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袁朗把自己埋在丛林中小心监视着警戒线附近的水域，汗水和泥巴和在一起，粘在伤口上烧烧痒痒的。沈鹞压低身形潜了过来，手臂上是刚扎上的擦伤。

“小子，能撑得住不？不行歇会，我帮你顶一下。”

袁朗嘴里叼着草梗儿，眼角瞥了一眼略显鸡婆的沈鹞：“小瞧人哈，当初进队时候你们整我的招数，比这可狠多了哈，小菜儿！”

沈鹞干脆在袁朗身边趴下：“有家的人了，别成天天上地下老子第一的死样子，出了问题，我不好跟弟妹交待。”

“放心，用不着你，我命大着呢！”

铁路瞪着眼前的两个信封，袁朗在出发前偷偷交给翻译转交的。一封是给大队的，请大队帮他照顾好母亲，而另一封，是给新婚妻子的，里面是一份离婚协议，请大队签字！铁路有些气急败坏的在帐篷里转了几个圈，不行，他要去阵地上看看。

一阵哭声吸引了袁朗和沈鹞的注意。袁朗狙枪观察，发现一个身影摇摇摆摆的向工厂方向走去——是那个孩子！袁朗有些惊讶的看着孩子哭泣着穿过双方交战的空地，连摔带走的往工厂靠近。袁朗撑起身子准备去抱回那个孩子，刚一抬头，一梭子子弹堪堪打在他身前的土堆上，激出一片黄烟。沈鹞按住袁朗准备再次抬起的身体：“我去！你掩护我！”说罢飞一般的跃出了掩体。枪声一下子都冲这边过来了。

“火力掩护！”袁朗冲伙伴们吼了一声，回头冲火力最猛的一个机枪点连发两枪，枪声在短暂的停顿后又吼了起来。

沈鹞的身影在弹火中闪转挪腾，借着丛林里的地形，逐步靠近了那个哭泣的孩子。

“小心！”抢在一枚手雷爆炸前，沈鹞飞身上去把孩子压在身底。等炸声停息后，沈鹞仔细检查怀里的孩子，看他没有受伤，冲他咧嘴笑笑。忘记人家根本听不懂，高兴的说：“没事了！”突然，沈鹞眼神僵住了，那孩子身上缠满了炸药！时间正在倒数“5，4，3……”

冲天的火光撕破了黑色的幕布，也映亮了所有战士的眼睛。

成长（五十三）

“队长！”袁朗撕心裂肺的吼。下一秒他飞快的跃出掩体，向沈鹞倒下的方向冲去。

激烈的枪声交织在他周围，一枚手雷在他身边开了花！弹片擦过袁朗的额头，温热的鲜血和着泪搅糊了他脸上的油彩。

“队长！”袁朗手脚并用朝沈鹞身边爬去。爬到炸点时，从小孩四分五裂的尸体旁，看见了沈鹞血肉模糊的面孔。

“队长！队长！醒醒！”袁朗使劲的摇着沈鹞。

“咳咳。”微弱的咳嗽声从沈鹞嘴里传来，伴着涌出的血沫。

“鹞子！你撑着，我这就带你回去！”袁朗激动的扶住沈鹞，沈鹞艰难的睁开眼睛，努力挤出一个微笑。

袁朗一把把沈鹞背到身上，开始往回爬。沈鹞趴在袁朗背上，口里、身上不住的往外冒血。

铁路赶到阵地时，刚看到火光冲天的这一幕：“火力掩护！”话语未落，他举起手中的八五狙，借着对方开枪的那一瞬间的火光，抠动扳机，枪声应声而止。接着换到下一个点，也是应声而落，接连打掉对方三个重火力机枪点。对方一看苗头不对，都不敢轻易出枪。而战士们怒吼的枪声则如喷薄的岩浆般倾泻到对方阵地上。

袁朗趁着这个空挡迅速把沈鹞带回了自己阵地。可沈鹞已经连呼吸都快感觉不到了。

“赶紧送医院！”铁路吼完立刻组织起强力的火力掩护。

激烈的火舌愤怒的喷向敌方阵地。

从警报拉响的那一刻，杨木青就从行军床上弹了起来。这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每次出征，他都为那些士兵们捏着一把汗，提心吊胆的直到战斗结束。他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放着大好日子不过，成天这样杀来打去的有什么意思？再说了，你们自己打就好了，干嘛还连累咱中国士兵。杨木青一直在医疗队门前张望，今天不知怎地，他眼皮

子一直跳，总觉得要出点什么事，一想到那些年轻的战士们，他心里就不安——他们可千万别出事啊！

“杨医生，今天不会出什么事吧？”小卫准备好手术器械，也钻出了门口。

“呸呸呸！”杨木青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你少在那瞎说，赶紧把东西准备好，以防万一，哎呀！我呸，没有万一！”

小卫缩缩脖子，钻回帐篷里面继续整理器械。

袁朗和几个老A抬着已经昏迷不醒的沈鹞冲到了医疗队：“医生！医生！快来救人啊！”——冲进去的时候已经止不住的哭腔。

杨木青稍傻了一下，怎么真被自己说中了？连忙喊出小卫，把沈鹞抬了进去。袁朗死死抓住杨木青的手跪倒在地：“杨哥，你一定要救救我们队长，都是我，你一定要救他！”

杨木青看了眼躺在手术台上气若游丝的沈鹞：“我尽力！”

等待，漫长的等待。

维和部队终于成功的阻击了反动武装的攻击，消灭了其大多数的有生力量，短期内不可能再发起有效的进攻。可是，没有人为此欣喜若狂。

从战场上下来的战士们都默默的聚集到卫生队的帐篷前，等待着门帘掀起的那个时刻。

成长（五十四）

袁朗

好好活着，这是鹞子说的最后一句话。

银白色的铁鹰安静的停泊在宽广的停机坪上，湛蓝的天空映衬着侧翼上鲜艳的五星。

机舱前，一字排开的是军容严整的三军仪仗队。

舱门开启，铁路率先步出舱门，神色肃穆。袁朗一身笔挺的常服紧跟其后，手中端正的捧着一个匣子，上面覆着红的刺眼的八一军旗。身后，沈鹞凝固了的微笑，静静的注视着祖国的土地。

杨木青满头大汗的奋战在无影灯下。

“杨医生，血压在掉！”小卫叫到。

“赶紧输血！加压！”杨木青看到小卫愣着没动，火了，恨不得上脚踹他：“快啊！磨蹭什么！”

“可，可是，”小卫苦着脸：“没有B浆了……”

“AB浆呢？”

“上回手术的时候用完了……”小卫的脸皱成了苦瓜，声音越说越低：“还没补上……”

杨木青急得满头冒汗：“有代浆么？”

“还有一千cc。”

“先补上！快！”杨木青转身疾步出医疗间。

门帘一掀开，杨木青一下子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杨木青有些为难的咽了口唾沫，硬着头皮走到铁路面前：“大队长，现在中队长情况很不好，可是，我们的血不够了！”

“混帐！我枪毙你！”铁路眼睛快喷出火来了：“你的医疗保障怎么做的！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不备！”

杨木青也很委屈：“大队长，出血止不住，已经输进去一万多了……”

铁路怔了怔，他很明白一万多的血，对于物资匮乏的前线来说意味着什么，他错怪了杨木青，可是，沈鹞的生命却会因为缺血而危如累卵！一旁的袁朗已经听出了意思。一捋胳膊：“杨哥！抽我的！”

战士们闻言，也都争相捋高了袖口。

“抽我的！”

“杨医生！抽我的！”

“我来！”

“用我的！”

杨木青看着那一个个刚从炮火中爬回来，满布伤痕的手臂，眼里止不住留下了热泪：“同志们，同志们，你们的心意我懂，可是这样是

救不了中队长的。”说罢转脸向铁路严肃的说：“我需要尽快再调至少五千的成分血，要马上向国际红十字组织求救，另外，A国、D国的盟军应该有备用的血浆，请大队长跟他们协商一下，能不能先借过来急用！”

“我去！”翻译小张听完不等铁路回话，就转身跳上了一辆军用越野：“我现在就去跟红十字会联系，尽快调血过来！”

袁朗更是早已窜出老远，一边跑一边扔下话：“我去A军那借血，马上回来！”

一边有几个战士也都跃跃欲试。铁路喝了声：“剩下的回来！原地待命！仗还没打完呢！”成长（五十四）

袁朗

好好活着，这是鹞子说的最后一句话。

银白色的铁鹰安静的停泊在宽广的停机坪上，湛蓝的天空映衬着侧翼上鲜艳的五星。

机舱前，一字排开的是军容严整的三军仪仗队。

舱门开启，铁路率先步出舱门，神色肃穆。袁朗一身笔挺的常服紧跟其后，手中端正的捧着一个匣子，上面覆着红的刺眼的八一军旗。身后，沈鹞凝固了的微笑，静静的注视着祖国的土地。

杨木青满头大汗的奋战在无影灯下。

“杨医生，血压在掉！”小卫叫到。

“赶紧输血！加压！”杨木青看到小卫愣着没动，火了，恨不得上脚踹他：“快啊！磨蹭什么！”

“可，可是，”小卫苦着脸：“没有B浆了……”

“AB浆呢？”

“上回手术的时候用完了……”小卫的脸皱成了苦瓜，声音越说越低：“还没补上……”

杨木青急得满头冒汗：“有代浆么？”

“还有一千cc。”

“先补上！快！”杨木青转身疾步出医疗间。

门帘一掀开，杨木青一下子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杨木青有些为难的咽了口唾沫，硬着头皮走到铁路面前：“大队长，现在中队长情况很不好，可是，我们的血不够了！”

“混帐！我枪毙你！”铁路眼睛快喷出火来了：“你的医疗保障怎么做的！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不备！”

杨木青也很委屈：“大队长，出血止不住，已经输进去一万多了……”

铁路怔了怔，他很明白一万多的血，对于物资匮乏的前线来说意味着什么，他错怪了杨木青，可是，沈鹞的生命却会因为缺血而危如累卵！一旁的袁朗已经听出了意思。一捋胳膊：“杨哥！抽我的！”

战士们闻言，也都争相捋高了袖口。

“抽我的！”

“杨医生！抽我的！”

“我来！”

“用我的！”

杨木青看着那一个个刚从炮火中爬回来，满布伤痕的手臂，眼里止不住留下了热泪：“同志们，同志们，你们的心意我懂，可是这样是救不了中队长的。”说罢转脸向铁路严肃的说：“我需要尽快再调至少五千的成分血，要马上向国际红十字组织求救，另外，A国、D国的盟军应该有备用的血浆，请大队长跟他们协商一下，能不能先借过来急用！”

“我去！”翻译小张听完不等铁路回话，就转身跳上了一辆军用越野：“我现在就去跟红十字会联系，尽快调血过来！”

袁朗更是早已窜出老远，一边跑一边扔下话：“我去A军那借血，马上回来！”

一边有几个战士也都跃跃欲试。铁路喝了声：“剩下的回来！原地待命！仗还没打完呢！”转脸冲杨木青道：“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

要给我守到他们回来！这是命令！”

杨木青咬咬牙：“是！”说完转身钻进帐篷，剩下一群焦急的同伴又开始了漫长而煎熬的等待。

转脸冲杨木青道：“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给我守到他们回来！这是命令！”

杨木青咬咬牙：“是！”说完转身钻进帐篷，剩下一群焦急的同伴又开始了漫长而煎熬的等待

成长（五十六）

参与维和的全体官兵都授予了集体一等功，沈鹞被追授了特等功及烈士的称号。

袁朗晋升了中校衔并接替了沈鹞的中队长职务。

袁朗一动不动的坐在375高地上，任凛冽的秋风刮过自己的脸颊。天高云淡，蓑草苍莽。草天交界的尽头，一只鹰，远远的翱翔。

“想啥呢？”恍惚之中，仿佛是沈鹞习惯性的摇晃着装着二锅头的水壶，大大咧咧的躺在自己身边，那种爽直的笑声，温和的笑脸，陪自己一起消磨掉多少个辛苦训练的日子？

袁朗不禁伸手去触，影像一下子幻灭了，剩下一个空旷的红土坡。袁朗把手缩回来，自嘲的笑笑，可泪却不听话的在眼眶里摇摇欲坠。

“想什么呢？”一个声音从身后响起，随即身上砸上来一个军用水壶——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变形了的军用水壶！

袁朗猛转过头狂喜的眼光瞬间转为灰暗——身后来的是铁路。

铁路仿佛完全没有注意到袁朗的表情，很随意的坐到他身边，从他怀中抓起水壶，猛灌两口，然后丢回给袁朗，一皱眉咽了下去，忍不住吐了吐舌头：“比不上他家乡的刀烧子！”

袁朗闷闷的往嘴里灌了一口酒。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俩小子老在这里偷着喝酒，那味顶风十里都闻见了。”铁路半靠在土坡上：“当年那小子进队时，差点就因为违了酒

禁被扣光了分踢出队去。”

铁路一直自说自话，袁朗也闷不吱声的听着。渐渐，沈鹞从进队到当上分队长、中队长的点点滴滴，仿佛都被自己亲身经历过一遍似的，两人就这样一个说，一个听，你一口我一口的，一直聊到深夜。

袁朗

铁头儿不愧是策反高手，那天晚上，我梦见了鹞子，一脸灿烂如阳光的笑容：“你小子不好好给我干，我踹死你！”

“大队长，我想休假。”袁朗进队后，难得对铁路用那么恭敬的称呼。

铁路盯着眼前冒烟的茶杯沉默良久。“也好，出去走走吧。”

“我想……去看看嫂子。”袁朗快出门时，低低的扔出这句话。铁路眼神闪烁不定，抓起茶杯，轻轻吹开漂浮的茶末。

成长（五十七）

袁朗一身精干的军便跳下火车，当地人武部的同志已经等候多时了。

“烈属知道了么？”在开往目的地的路上，袁朗轻声问到。

“嗯，已经派干部去过了，烈士的后事什么的都安排了。”来接车的干部操着口音浓重的普通话，生硬的说着。

袁朗没再接话，支着头看窗外飞掠而过的建筑。

景色从人潮涌涌的城市，到炊烟袅袅的村镇，渐渐的开进了人烟稀少的苍茫草原。秋季的草原没有夏日那种一望无际的碧绿，微微的枯黄色。大风吹搅着草原，翻滚出粼粼银白的波光。

一辆越野在这没有边际的草原上飞速的穿行，四周都是一样的景色，一样的草，一样的天，仿佛一辈子也走不到尽头。

天际一个细小的亮点吸引了袁朗的注意。一只鸟，通体雪白，散发着晶莹的色泽，落日的余晖投射在它身上，泛着淡淡的金边——海东青！袁朗眼睛“呼”的一亮，紧紧追随着那个自由翱翔的身影，在天

地间展翅。一声空灵的鹰哨凭空响起，那个天地间的精灵应喝一声，向不远处滑翔。

“到了到了！”接车干部在沉默近三个小时后终于开口。袁朗看见地平线上不知何时冒出几个错落有致的蒙古包。车在其中一个门口停定，接车干部率先跳下车，用蒙语大声的叫唤着：“乌仁，乌仁！”

袁朗背上背包也走下车，一个穿着黑布棉衣的女子从帐篷后面钻了出来，手臂上落着一只雪白的鸟——是刚才那只海东青！袁朗略略有些讶异，他听沈鹞说过，驯养海东青的过程很不简单，他们称为“熬鹰”。但跟一般的鹰种不同，海东青是认主人的，如果主人的气势不足以征服海东青，那么它宁愿饿死，也决不会成为猎人手里的利器。那只纯白的小家伙忽闪着灵动的眼睛瞅着陌生的来客们，不安的挥舞了一下矫健的翅膀。那女子低声喝道：“松昆罗！”鹰便不再躁动，用乌黑如黑曜石般的眼睛安静的打量着袁朗。

接车干部迎上前和那女子低声说了些什么，女子柔美如呼伦湖的眼睛看了看站在一旁笔挺的袁朗，边把手中的鹰放在鹰架上，绽开一抹温和的笑容，用一口颇为标准的普通话，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看见袁朗略微惊讶的表情，她淡淡的解释：“我是老师。”

成长（五十八）

袁朗尾随女子进入帐篷，屋内摆设一目了然：几张矮凳围着一张小几，右首是温暖的羊皮铺成的厚实的大床，正对着门口的一张深棕色的木桌——上面放着沈鹞被野花簇拥着的一张黑白照片。

“嫂子……”女子正招呼大伙进屋，看见袁朗从包里掏出的盒子忽然一愣，随即一抹哀伤从她眼中一闪而过，她敛眉接过盒子，把它捧到脸颊边轻轻摩挲，恭恭敬敬的把它打开置于木桌上。然后静静的，静静的对着沈鹞微笑的照片呆呆的站着，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他们两人那样专注。只有那枚军功章闪闪生辉。

袁朗双手撑地，感受着草原辽阔的夜景。

乌仁图娅拿了一件披风走了过来，手臂上停着海东青。“披上吧，草原晚上露重。别着凉了。”乌仁图娅抬手把鹰送上夜空，在一旁抱膝蹲下，似是自语：“草原有草原生存的法则，每一个物种不论多渺小，不论多伟大，都逃脱不了世间的轮回。每一天都有生命逝去，每一天也会有新生命诞生，生生不息。”

袁朗随着她的目光一起追逐夜幕中的那个白点。

“我们这里老牧民去世后，家人会把他装在牛车上，赶到没有畜群吃草的偏远处，牛车不断颠簸，尸体掉下来的地方就是野葬场。尸体任由狼吃鹰啄。第三天家人再来看看，如果尸体被吃光了，说明腾格里天神把灵魂收到天上去了。松昆罗现在一定也在天上看着我们呢！”乌仁的眼睛亮晶晶的，闪烁的是淡淡的幸福：“他以前，就一直希望能像真正的松昆罗一样飞起来，他说从那个地方看我们的草原，一定会很美很美。那样他就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我不孤单。你看，他在陪着我呢！”仿佛为了回应乌仁的话，海东青在夜空翻了一圈，一个猛子扎了下来，忽而拉起，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袁朗感染了她那种单纯的幸福，压抑住悲伤后的，简单的幸福，是沈鹞临走前留给他的，无论多么艰难也要“好好活着”——那是他对生命的热爱，对世界的眷恋。

“以前，都是鹞子带着我，护着我，像我大哥，”袁朗几天来第一次平静的注视着天空：“从今天开始，让我带着他飞，带着他去看更多的美丽的景色。”袁朗回头，脸上是久违了的笑容。

袁朗向车窗外的乌仁挥手，后者回他灿烂温宛的微笑。乌仁图娅，译成汉语是“曙光”。

袁朗抬头望天。

天上盘旋着一只鹰。

鹞子走得时候说过，当鹰老到一定程度时，会找个悬崖，把自己的羽毛、利爪全部拔掉，把自己的喙敲断，然后静静得等更新更锐的利爪尖喙再长出来，那是鹰脱胎换骨的新生。他要做一只新生的鹰，

新生之后，会比原来飞得更高，飞得更好！我相信，鹞子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新生。

成长（五十九）

袁朗站在街角的树荫下，默默的看着眼前的小红楼。四楼那个半开的小窗就是他待了不到三天的家，他和唐菲的家。在火车上是那么迫切，那么着急火撩的赶回的家，真到眼前时反而踌躇不前，徘徊良久，就是不敢踏进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家——或许就是近乡情怯吧?

袁朗看见唐菲一身军装走出楼门，下意识的往树后闪了闪，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躲，就是下意识的。可他紧赶慢赶的跑回来，难道不是为了自己的新婚妻子么?

对这个跟自己结婚快五个月只在一起待了三天的妻子，袁朗说不上是一种什么心情——她样子清瘦不少，看上去脸色不太好，跟一个同事或什么的打了个招呼后，就急匆匆的骑车往医院方向赶去。袁朗看看手表，这个时候应该是去上夜班了，也就是说，有好一阵子她不会回家了。

袁朗绕到楼后，抬头看着那扇半掩的窗子——结婚以前他就跟唐菲说过这个窗子的问题，老不关好窗子，招贼进来了咋办? 唐菲总是笑眯眯的回他，她的屋子里只有一个贼，就是他，如果不放心，最好天天上家里来给她看门。袁朗当时有些哭笑不得——现在这扇窗户可帮了他大忙，因为他没带钥匙。

趁着傍晚人少，袁朗“蹭蹭”两下爬进了屋子——事后还为这事去找人家警通连麻烦，说人家巡逻不力。人家警通连那连长被处分的是有冤无处申，你一特种部队的军官，自己爬自己屋子里，反过头怪人家警戒不力? 天底下有几个有你那好身手? 不过话说回来，家属大院的警戒，其实也就是装装样子唬唬外人，实际上也真别指望能有多大派场。

房子不大，但收拾的很干净，饭桌上扣着吃剩的饭菜，床上叠得整整齐齐的洗干净的衣服，桌上码的是唐菲正在准备中的考试书

籍……袁朗仿佛看到了唐菲在屋子里忙活的身影。满屋子除了床头上悬挂的两人结婚的军装合影，没有一点自己的痕迹——他们不是没有拍其他的礼服照片，可唐菲坚持要把这张军装的放大了挂起来。“看着你穿军装我踏实。”她这么说：“就算来贼了，看见照片也吓跑了。”——袁朗都不知道是在夸他还是损他。

明明是自己的家，可袁朗觉得这个温馨的小窝和自己那么格格不入。是啊，一个就待了三天的家，能有多少自己的痕迹？正当袁朗觉得手脚都没处放的时候，他瞄到了桌面上一个打开的笔记本。他以为是学习记录，正准备合上，一行娟秀的字迹印入眼底——

“你的姓名无人知晓，你的事迹永世长存！”

袁朗心中一动，往后翻了一页——

“路过的人，告诉我的亲人，为了完成他们的嘱托，我躺在这里”

袁朗有些动容——

“对于世界来讲，你是一个士兵，但是对于你的亲人和情人来讲，你就是整个世界！”

袁朗眼眶有些微微泛红，一口气翻到最新的一页——

“关于永远的别离， 我不是不曾想过， 他不在了， 一半的记忆也已不在； 如果我不在， 那么所有的记忆都将不在了。 是的， 我想，在悲伤与虚无之间， 我选择悲伤。”后面是潦草杂乱的字迹，写的是同一个名字，“袁朗，袁朗……”有一些上面还有被水浸渍过，淡淡

Chapter_3

化开的痕迹。

袁朗鼻头一酸，抬头咬紧牙关，使劲睁大眼睛不让眼泪滴下来，当下，他做了一个决定。

成长（六十）

入夜后的住院部大门是紧锁的，但是这对急切要见唐菲一面的袁朗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障碍。事实上是，唐菲没在护士站，或许接瓶去了，或许查房去了，反正空荡荡的护士站里只有一盏白晃晃的白炽灯尽职的亮着。

从下火车到现在，跑了一天的路，袁朗这才感觉到自己应该累了。坐在护士站对面的椅子上，放软了身体瘫在那，精神却一点儿也没有放松，脑海里来回播放的是进入部队以后的点点滴滴，在学校的捣蛋，在猛虎团的惬意，在A大的训练场……以及他最不愿碰触的，最能掏心戳肺的那些个兄弟。唐菲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那么一副死样子。

“袁朗？”声音有着那么一些不确定与惊讶。下一秒袁朗已经扑上去把唐菲紧紧的拥在怀中。用力吸取她身上的味道，能让自己平静的味道。这双温柔的眼睛，这个怀抱，是他永远无法割舍的港湾。

唐菲有些惊喜又茫然的由着自己的男人把自己抱在怀里，手里高举着刚换下来的输液瓶。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为什么？她不知道，只能猜想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唐菲小心翼翼的把针尖躲开有点过于激动的袁朗，悬了五个多月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终于平安回来了——他的温度，他的气息，他把自己搂得生疼得怀抱都在告诉她，她的丈夫平安回来了。接下来，她还要告诉他另一个开心的好消息！

袁朗终于平复了自己情绪，稍微拉开了一点两人的距离，直视那双想了好久的清澈的眼睛：“我回来了。”

“嗯。”唐菲眉眼间全是笑意，伸手拨了拨他额前的乱发，拂过脸上新添的细碎伤痕，心中微微的疼：“回来就好，我一会下班，我们一起回家。”唐菲有些迫不及待想要看到袁朗知道那个小秘密以后的反应，该怎么告诉他呢？她要好好设计一下，他让她一个人苦等了那么久，她可一定要加倍讨回来。

可袁朗的心思全不在这，他微微拉开两人的距离，严肃的看着唐菲的眼睛：“我有东西要给你。”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

唐菲满不在乎的接过信封：“情书么？现在补救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声音赫然凝结在里面的信被抽出后——“离婚协议”！唐菲脑海一片空白，无意识的听着袁朗在说：“任何时候，我要是回不来了，你就签了它，我不会怨你的。”

成长（六十一）

“啪！”手中的输液瓶呈自由落体掉落，摔碎在地上，玻璃碴子划破了唐菲的小腿，鲜红的血瞬间就流了出来。

“你流血了！”袁朗上前一步要查看她的伤势。

“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呼上袁朗的侧脸，阻止了他的行动。

“不要碰我！”唐菲后退一步，泪水刹那间喷涌而出：“你不要碰我，袁朗，你没有资格碰我！”唐菲一字一顿：“原来你是那么看轻我，我走三十多公里山路千里迢迢为了谁？！我千辛万苦参加演习为了谁？！我放着那么多人不嫁嫁给一个成年里说走就走，音讯全无，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在干什么，不知道是死是活的人我为了谁？！我一个人吐的七晕八素自己爬去妇科产检我为了谁？！”唐菲顾不得这里是病房，说到最后几乎是咆哮了！

“产检？你有孩子了！？”侦察兵出身的袁朗过虑信息的能力不是一般的强，乍然听到这个消息的表情说不上是惊讶还是高兴。

“那不关你的事！”唐菲一步步后退：“姓袁的，我告诉你！如果你那么看轻我对你的感情，你那么看轻我，你没有资格抚养我们的孩子！从现在开始我就会当你死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做寡妇！我会自己

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养大，决不会拖累你一分一毫！你也不要指望孩子叫你一声爸爸！”

袁朗一个箭步上前死死搂住像一头母兽般发狂的唐菲，一叠声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错了……”

唐菲哭软在袁朗怀里，握手成拳地猛劲捶打着袁朗：“你怎么敢，你怎么敢对我说这种话，你怎么敢抛下我一个人，呜呜呜，没有你我不会幸福的，你不许留下我一个人，你不可以。”憋了五个月的情感终于找到了宣泄的途径。

“不会的，不会的。”袁朗轻声哄着。

袁朗

我对唐菲说，我的职责，就是面对明天的死亡，我生命的意义，就是为国家的利益直到战死或是无法继续战斗的那一刻。从进入A大队的那一刻起，我就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只是不知道，我的刑场距离我有多远。我永远给不了你跟别人一样的幸福，我也永远不能告诉你我在哪，在做些什么，我仍然会随时随地的消失，随时随地的杳无音信。这样，你还是愿意一辈子等我，为我守候么？唐菲说，从我嫁给你的那一天起，你就是我的全部

成长（六十二）

短暂的争执抵不上初为人父的喜悦。袁朗有些不相信的看着唐菲微微隆起的小腹，里面有一个生命正在成长。他忽然就想到了草原上生生不息的法则，这个生命跟他息息相关，是他生命的一个延续。袁朗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从现在开始，他的生命不再仅仅属于自己。他真切的体会到，他有老婆孩子，他也有重要的东西要去保护，去珍惜。从此生命里多了一些值得他去牵挂的东西。他小心翼翼的伏到唐菲肚子上：“哎！动了动了，他在踢我！”

唐菲满足的看着这个高兴的跟孩子似的男人，微微的笑着，这个样子被他的队友们看见，不知道要惊异成什么样子。不过袁朗这会可管不了那么多，全副心思都放在了他即将做父亲这个事实上。

“生个女儿好了，”袁朗眼睛亮晶晶的兴奋的瞅着唐菲：“这样，就有两个女人一起疼我了！”

唐菲目光闪了闪，说：“我们把妈接过来吧，这样，你有三个女人一起爱你。”

袁朗的身子明显僵了一下，没有作声。

袁朗

我和母亲的关系，从一开始没有机会沟通，到后来不愿意沟通，再后来，两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沟通。很久，没看到母亲了。自从进大队以后，忙于训练工作成了我逃避与母亲沟通的借口。她还好么？

经不住唐菲的软缠硬泡，时隔五年，我带着还没跟婆婆见过面的儿媳妇回到了军区大院里那个家。母亲明显见老了，花白了头发，眼神也失去了当年的清澈。看见我时母亲一怔，嘴唇颤抖了半天就是没能吐出一个字。

“妈。”我低低叫了声。

“哎！哎，……”母亲激动的应着，把我们让进屋，一点没有生分的拉着唐菲问长问短。

母亲比原来似乎开朗了许多。

我跟母亲说对不起，她看着我满眼泪光：“傻孩子，你是我的孩子啊！”

铁路满意的看着自己费了老鼻子劲儿挖掘回来的“野兽”，笑呵呵的站在自己跟前报到。

“报告大队长，一中队中队长袁朗回队销假！”

铁路捧着千年不放的茶杯，慢悠悠的呲了一口：“事情解决完了？”

“是！”袁朗维持着轻松的微笑。

铁路瞥眼看着自己的兵，仍然年轻的面孔，已经渐渐磨炼出坚毅、沉稳和干练。他合上杯盖：“好！马上收拾东西，恢复训练，随时待命！”

“是！”袁朗响亮的应着。临出门前探回头来：“对了头儿，过几个月我孩子满月，我想请弟兄们上家里喝酒，顺便连喜酒一起补了，没意见吧？”

“嗯，”铁路心不在焉的应着，几个月以后的事情，早着呢！“嗯？”铁路忽然反应过来直起身，茶打了烫了一手：“你小子回来！你什么时候要当爸了，怎么不报告！”

袁朗一脸坏笑往外跑，远远扔回来一句：“礼不用备太大啊！贡献几瓶五粮液吧？我知道您有珍藏的！”

“小兔崽子！”铁路假意生气骂道：“敢惦记我那几瓶宝贝，给你喝糟蹋！我看你是最近练少了皮子痒。武装越野十公里，五分钟后楼前出发！”

袁朗隔着空地远远的喊：“您都是当爷爷的人了，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我那是帮您分忧啊！”

“滚！”铁路笑骂道。

袁朗咧着嘴远远行了个美式军礼，一溜小跑往宿舍去了。

成长（六十三）

袁朗

铁头儿说，他这一辈子办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把我招到了A大，最后悔的一件事，也是把我招到了A大。

大队主官的宿舍和各个中队宿舍是分开的，毕竟官和兵在管理上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各个中队长、分队长还是和兵们住在一起的。毕竟是一线战斗部队，你摆那个官架子是没人会听你的给你卖命的。只有你能让兵服你，他们才会跟你一起并肩战斗——这个原则放眼望去在全世界都是通用的。毕竟，军人、军队这个特殊的集体，所面对的就是不同于一般套路思维的事情。在A大更是这样，这里的“兵”都是各个部队招上来的最顶尖的军官，在A大当管理者的要是手里没点儿货，其他人会听你的？才怪！

铁路对手下最近的训练情绪非常满意。借着依山傍水的优势，以袁朗为首的一中队首先开始了为时一天的速度型渗透与战术结合野外生存训练。除了把训练与实战相结合以外，还根据上次任务中总结的一些经验，模拟外军假想敌进行针对性的演练——不比不知道，这次联合维和作战的A国、D国，甚至是敌对的反政府武装，武器装备之精良，超越我军近十年的更新水平。人家都是现代化高科技辅助武装打击的时候，我们几乎还在拼视力，拼单兵技术——如何打赢未来高科技战争，已经不仅仅是纸上谈兵的问题了。可是部队换装备，又不是换件衣服那么简单的事情？在装备比不上人家的时候，你能怎么办？练呗，只能跟人家比不怕死的精神呗，只能靠过硬的军事技术跟人拼呗！

铁路回想起第一场战役结束时，A军的一个作战参谋，冲他们竖起拇指，对中国军人的个人军事素质是赞不绝口。可是对中国军人的装备，只是咧嘴笑了笑——那个笑容铁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简直是一种深深的耻辱，似乎在嘲笑中国军人，不过是一群只会送死的敢死队。虽然在那以后的每一场战斗，中国军人都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但那个笑容依然深深的刻在了铁路心底——这是对自己祖国的一种另类的蔑视。

让铁路近期心情比较愉快的还有另一个原因。最近袁朗厨艺见长，怎么说？袁朗他们每次训练回来，总能捎带着或者是兔子，或者是“野鸡”等等的战利品，外酥里嫩，吃完口齿留香——不用想也知道是那小子烤的，别的人没那个功力。铁路很高兴的想起李连胜——现在猛虎团团长跟自己谈起第一次捕俘袁朗的时候的情景，他最气愤的并不是袁朗踹的一脚，毕竟都是练了多年的老侦察，那一脚半脚的真不算什么，可是那个香喷喷的烤兔子可没少让李连胜惦记。说起来口水都开始在嘴里泛滥啊！——如果李连胜知道现在自己天天都能享用到袁朗主厨的烤“野味”，不知道会是个什么追悔莫及的表情呢？

成长（六十四）

“报告！”

“进！”铁路放下望远镜，转身看着纠察中队的队长马云飞：“什么事？”

“报告大队长！那个……”马云飞的表情有些难以启齿。

铁路更奇怪了：“说话！磨磨唧唧的！”

“是！”马云飞赶紧一个立正：“报告大队长，大队最近有可疑人员活动！”

可疑人员？难道是特务？铁路严肃起来：“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才报告！怎么个情况！”

马云飞又有些犹豫看来看铁路，见铁路眼瞅着要冒火，赶紧报告：“炊事班最近老丢东西。”

“炊事班？丢什么？”铁路奇怪的问。

“丢鸡……”马云飞都不好意思大声说。

“丢鸡！”铁路有点哭笑不得：“炊事班丢鸡你跟我报告！你吃撑了！我给你找鸡去！？”深山老林的，许是叫什么野物给叼了呢！铁路恨恨的想，这个马云飞是越来越不象话了。

“可是……”马云飞还是吞吞吐吐。

“可是什么！”铁路彻底火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这点破事你找我！你个纠察中队长是白当的啊！！”

马云飞不敢再犹豫了：“大队长，炊事班的报告，他们上次隐约看到的偷鸡的好像是人，还不止一个。”

“嗯？”铁路一惊，难道真有特务渗透进来了？“查了没有，什么情况？”

“报告，我们和二中队联合伞降队一起把附近几个山头都搜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活动的痕迹。而且根据炊事班的报告，对方活动非常频繁，不可能不被我们的警卫哨发现的。”

铁路手指敲了敲桌面，难道遇上高手了，这个情况可就严重了，炊事班位于大队纵深处，几乎是核心地带了，居然有人能反复进入如

入无人之地？那这个A大组建的岂不是儿戏？什么时候被人炸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还敢妄称陆军最顶尖的部队？中国军人的最高荣誉？扯淡！

“其他地方发现可疑没有？”

“没有，只有炊事班那里有这方面报告。”

炊事班，炊事班，铁路心中反复默念着，脑海里隐约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这样吧，这个事情你不要声张，今天晚上开始，你抽调一个班在炊事班出事地带潜伏下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是！”

“注意！要抓活的。”

“是！”

成长（六十五）

入夜后的A大跟普通的军营其实没什么区别，各个宿舍里此起彼伏的呼噜声早已响成了一片。

马云飞带着一个班的纠察潜伏在炊事班的事故高发地。能是哪？鸡窝呗！夜晚鸡是该进窝睡觉的，可呼一家伙来了那么多编外的“怪物”，鸡爷们都不愿进窝！还左扒拉右扒拉的搅他们一身土。为了不引起作案者的警觉，马云飞只好带着一班子人换了一个地方隐蔽——最近的隐蔽处能是哪？是一旁的猪圈。猪爷们倒是跟他们相处愉快，还不时凑上来拱拱以示亲近，口水还是什么的粘嗒嗒糊他们一身一脸。这已经够恶心的了，可招不住是那个味道啊！那个味儿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马云飞忍住几次几乎撅过去的臭味，心底只盼着今晚作案人员一定得来，否则这就得无休止的一直潜伏下去啊！谁受得了！可受不了，你敢不执行任务？还是得来受不是？万一真是混进来的特务呢？泄露了军事机密，那可是枪毙的死罪！

在马云飞已经不记得第几次快晕过去的时候，眼前一团异常活动的黑影悄悄的接近了作案地点。不是一个，而是一伙！马云飞看着对方以熟练的战术队形，配合着交替前进，并且干净利落的解决了炊事

班布置的警戒网等，心下一惊——果然是混进了特务！当下用手势示意其余队员注意，就等对方进入包围圈来个一网打进！

鸡窝里一点响动都没有就看见对方已经拎着“战利品”开始撤退了。就是现在！马云飞一声令下，潜伏多时的队员如天降神兵扑向“敌人”。“敌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反应灵敏的把鸡一扔，开始贴身肉搏。一交手，马云飞就知道，对方也是高手！他后悔枪里装的不是实弹。不敢大意，一边过招，一边准备拉响警报。对方好像能预知他的想法，上前按住他的手，两下夺过警哨。马云飞又是一惊，冷汗冒了一身！对方对自己的情况那么熟悉，他们观察了多久？潜伏了多长时间？窃取了多少资料！当下更加贯注，一定不能把他们放走！马云飞一个虚晃，侧腿直逼对方下盘，趁对方闪身的功夫，迅速取出手枪，朝天鸣枪示警。对方不敢恋战，转身就跑，岂是那么好逃的？A大队的紧急警报已经拉响了，整个值班的警备连已经迅速的聚集到事发地点，对方一看无处可躲，乖乖的举起手，全部被生擒。

铁路在枪响的一刻已经从办公室冲了出来，开着猎豹飞快的赶到现场。灯火通明的炊事班门口，一个警备连的战士围着圈押着一小股穿着迷彩涂着伪装颜料的作案人员。

铁路从看到那身熟悉的迷彩心里就一咯噔，然后，很认命的看着其中一个迷彩脸扬着很熟悉的笑容：“大队长！”

铁路面无表情的瞪着眼前满不在乎杵着的袁朗，身后是一脸悲愤的炊事班长和怒气冲天外加臭气冲天的马云飞。

“为什么半夜去偷鸡。”铁路为了自己未来几天的空气质量着想，抓紧时间开口，虽然他认定袁朗这小子早有准备。

“报告大队长，我们在进行渗透演练！”袁朗说的脸不红气不喘的，虽然现在一脸伪装油也看不出脸红脸白，但看他那副德行，想也知道这小子一点愧疚都没有！身后的马云飞和炊事班长听完牙齿磨的咯咯直响——要不是碍于铁路在这里不好动手，早恨不得冲上去把袁朗按住暴捶一顿了。

铁路心底有点想笑，亏他小子能诹出来。他当然不敢笑，身后这两个“苦大仇深”的兄弟还等着他给他们作主呢。“为什么偷炊事班的鸡，白天不是已经在进行演练了么？”

“报告大队长，我们在模拟敌后进行食物补给，并且，我认为，应该加强我方对食物的保护力度，增强我方的防范意识。”袁朗依然说的振振有辞。

忍不住了忍不住了！炊事班长身形一动轮圆了胳膊，就准备用平时和面的手好好给袁朗来那么一下子。

“嗯，这个想法不错！”炊事班长的身形在爆发出去之前，生生被这句话拉回来，猛回头吃惊的盯着开口说话的铁路，差点没把脖子扭了。后者端起茶杯，慢悠悠的吹了吹茶末，抿了一口。

“写一份详细报告给我，明天交上来，另外，今天的事，罚你们中队到炊事班轮值一个月。回去吧。”铁路头也不抬的下了逐客令。

炊事班长和马云飞的下巴差点没掉下来，就这么完事了？就这么便宜那个兔崽子了？

你想铁路能说什么？每天的烤“野鸡”烤兔子，他也没少吃不是？

从那天开始，A大的炊事班，正式增加了渗透与反渗透的训练科目。

成长（六十六）

袁朗

铁头儿批准我们进行“渗透与反渗透”演练以后，大家一定猜不到谁是最积极的——纠察中队。

云飞那小子自从有了铁头儿公布的那“尚方宝剑”，几乎天天晚上跟炊事班蹲点儿偷鸡。不过他也没少被炊爷们收拾，经常能在晚上紧急集合的时候，看他上演“一地鸡毛”，满脸挂花。不过他好像一直对这个乐此不疲，也不知道是不是压抑太久了，我就跟他说赶紧找个对象得了，还真托唐菲给他相人去了。

铁头儿对这事儿一直没什么脾气，谁让命令是他下的，只要不出大格，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不过后来两边闹得有点要上房揭瓦的地步了，铁头儿才出面，把云飞抓去跟他选训去了。

一年一度的选训又要开始了。A大的选训跟一般征兵不同，人家那是有指标的，A大的选训是宁缺无烂，要是没有合适的，不增加都成。毕竟到这里来的军人，是真正面临实实在在的死亡的，所有老A们大家都清楚——其他部队来的人就算不清楚，进来以后也都很快就能明白这个理儿。

袁朗心情愉快的吆喝着手下的弟兄们帮着炊事班卸货。

今年的教头铁路钦点了马云飞。

想想云飞这两天忙的前脚踢后脚跟的情景，他就更加心情愉快了——谁让他最近偷鸡偷出瘾了，整的炊事班鸡飞狗跳的。

话说自从铁路颁布那个训练计划后，全大队的训练热情那是空前得高涨，由以纠察大队为最。见天就听见炊事班附近半夜三更的开始热闹——老A们戏称，A大队改名叫“周”大队得了，天天上演半夜鸡叫。

那帮子炊爷这个火啊，人家那是专业搞特战的？人家那是专业当厨子的啊！想想一群吃的油水也算挺足的炊爷们——比起袁朗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腐败肚子——每天跟他们一样全副武装跑十公里越野，再跑障碍。完事回来你们是休息了，人家还要伺候你们吃饱喝好的，容易么人家！大半夜还不能消停，天天支棱着耳朵守这帮子混球“偷鸡贼”。可大队长给的“尚方宝剑”，他们是有冤没处申！这状告上去，铁路还不正逮着机会给他们安个军事素质不过硬的帽子，狠操一把？谁是傻子！

你以为鸡是白丢的？少一回鸡炊事班得自己饿肚子把货补回来啊！铁路可从不做赔本买卖。

袁朗和一中队没有参与近期的“渗透”活动，因为他们被集体罚来炊事班帮厨。怎么的至少近期跟炊事班属于“盟友”，况且人炊爷们对

他们还算不错——虽然前段时间没少偷人家鸡，可炊爷们开小灶的时候没忘记给他们也加点料——吃人嘴短，自己人再窝里反，弟兄们觉得都有点过意不去。不过袁朗就是见不得马云飞那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于是给炊事班长支了一小招。其实也不多，就是在铁路的份饭里稍微多添了那么一点点料。炊事班长当时头就大了，这么做铁路还不军法处决了他？抵死不从。不过架不住袁朗的游说策反，勉强点头同意。不过最终他还是不敢执行全套，把送饭以及善后的工作扔给了毫不知情的班副。接着，就下来了马云飞去当选训教头的命令。

成长（六十六）

袁朗

铁头儿批准我们进行“渗透与反渗透”演练以后，大家一定猜不到谁是最积极的——纠察中队。

云飞那小子自从有了铁头儿公布的那“尚方宝剑”，几乎天天晚上跟炊事班蹲点儿偷鸡。不过他也没少被炊爷们收拾，经常能在晚上紧急集合的时候，看他上演“一地鸡毛”，满脸挂花。不过他好像一直对这个乐此不疲，也不知道是不是压抑太久了，我就跟他说赶紧找个对象得了，还真托唐菲给他相人去了。

铁头儿对这事儿一直没什么脾气，谁让命令是他下的，只要不出大格，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不过后来两边闹得有点要上房揭瓦的地步了，铁头儿才出面，把云飞抓去跟他选训去了。

一年一度的选训又要开始了。A大的选训跟一般征兵不同，人家那是有指标的，A大的选训是宁缺无烂，要是没有合适的，不增加都成。毕竟到这里来的军人，是真正面临实实在在的死亡的，所有老A们大家都清楚——其他部队来的人就算不清楚，进来以后也都很快就能明白这个理儿。

袁朗心情愉快的吆喝着手下的弟兄们帮着炊事班卸货。

今年的教头铁路钦点了马云飞。

想想云飞这两天忙的前脚踢后脚跟的情景，他就更加心情愉快了——谁让他最近偷鸡偷出瘾了，整的炊事班鸡飞狗跳的。

话说自从铁路颁布那个训练计划后，全大队的训练热情那是空前得高涨，由以纠察大队为最。见天就听见炊事班附近半夜三更的开始热闹——老A们戏称，A大队改名叫“周”大队得了，天天上演半夜鸡叫。

那帮子炊爷这个火啊，人家那是专业搞特战的？人家那是专业当厨子的啊！想想一群吃的油水也算挺足的炊爷们——比起袁朗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腐败肚子——每天跟他们一样全副武装跑十公里越野，再跑障碍。完事回来你们是休息了，人家还要伺候你们吃饱喝好的，容易么人家！大半夜还不能消停，天天支棱着耳朵守这帮子混球“偷鸡贼”。可大队长给的“尚方宝剑”，他们是有冤没处申！这状告上去，铁路还不正逮着机会给他们安个军事素质不过硬的帽子，狠操一把？谁是傻子！

你以为鸡是白丢的？少一回鸡炊事班得自己饿肚子把货补回来啊！铁路可从不做赔本买卖。

袁朗和一中队没有参与近期的“渗透”活动，因为他们被集体罚来炊事班帮厨。怎么的至少近期跟炊事班属于“盟友”，况且人炊爷们对他们还算不错——虽然前段时间没少偷人家鸡，可炊爷们开小灶的时候没忘记给他们也加点料——吃人嘴短，自己人再窝里反，弟兄们觉得都有点过意不去。不过袁朗就是见不得马云飞那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于是给炊事班长支了一小招。其实也不多，就是在铁路的份饭里稍微多添了那么一点点料。炊事班长当时头就大了，这么做铁路还不军法处决了他？抵死不从。不过架不住袁朗的游说策反，勉强点头同意。不过最终他还是不敢执行全套，把送饭以及善后的工作扔给了毫不知情的班副。接着，就下来了马云飞去当选训教头的命令。

成长（六十七）

袁朗

和平时期特种作战人员的选拔跟退伍工作都是大队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是为什么A大选拔主要是在干部里进行的，因为干部一般文化素质高一些，调试能力也比一般的士兵要强一些，退伍后，在地方不容易出乱子。

后来大队要扩建成一个特种作战旅，考虑到分工和人员组建问题才开始陆续选拔一些优秀侦察兵骨干。

那次演习，除了跟“老朋友”打招呼，我看中一个兵苗子，老实，素质过硬，而且，能吃苦，敢吃苦。最重要的，是能耐得住寂寞。

那个兵，叫许三多。

选训时间差不多在一个月内陆续结束了，被选中的各个军区、军种的精英“南瓜”们已经陆续住进了新训楼。每天经过新训楼前都能听见马云飞声嘶力竭的吼叫声，隔个操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据说卫生队近期润喉片都缺货！

袁朗为自己的小计谋得逞沾沾自喜，这点一中队的弟兄们是感受的出来的，因为最近队长上山抓兔子的热忱非常高涨，而且晚上负重越野的频率也明显下降了。

袁朗组织弟兄们在靶场练习多功能射击——吴海洋的定向射击以及移动靶射击的精确率还是上来了，看来上次的伤影响不大。袁朗一边参与配合训练，一边不忘记录每个人的参数值，随时对分队编组做出最佳调整……几分钟后，袁朗满意的合上记录本：“整队！下个科目——十公里武装越野！”话音未落，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听到这个命令居然两眼放光，几乎是跳着起来迅速整好队形。

袁朗用手里的本子下意识的拍着大腿摇摇头，这帮小兔崽子，一说到吃就那么来劲——没错，武装越野的终点站，就是他们一中队野炊的安乐窝。袁朗摸摸鼻子，上次的那个地方，兔子抓的差不多了，有剩下点儿聪明的也都早搬家了……不行，今天得换个地儿。袁朗故意装作没看见弟兄们渴望的目光，迟迟不下达出发的命令。

“目标，312高地！”袁朗终于不再吊大家胃口，再晚就怕赶不上晚饭了：“出……”

“呜——！！”

刺耳的警铃声响彻A大上空，生生把袁朗的话给盖了下去。

有情况！

当下所有人都收了心思。袁朗马上组织带领战备小组迅速奔赴弹药库。

成长（六十八）

由于纠察中队及伞降等几个中队都要抽出人手组建新训队的教官队伍，近期的战备值班任务就都落到了一中队的头上。

袁朗带队赶到弹药库时，负责分管军火的老军工和文书已经早早的开门等着了。看到袁朗他们到达，哗啦啦扔出一堆武器装备，几个组长迅速上前，领取相应的武器。袁朗接过弹夹的同时心里一惊——实弹？抬眼看看文书，文书没搭理他，一门儿心思的分发记录弹药。袁朗也没在多问什么，反正马上就会知道的。赶紧装枪检查。

一辆迷彩越野——就是他们老A们俗称的“迷彩小王八”——“嘎”一声停在了弹药库前，里面跳下来的是很久没有出场的铁路。自从猎豹输了给袁朗以后，铁路就配了个新越野。后来因为受伤的关系，大队常委不允许他自己开车，就又配了个司机——铁路要是知道自己的座架被手下的弟兄称为“王八”，还是“小王八”，估计他是坚决不会再坐上去的。可惜他现在不知道，以后知道的时候，也已经晚了。

不过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袁朗跨步上前，敬礼：“大队长，一中队战备值班小组前来报到，应到，实到二十人，请指示！”

铁路还了个礼，一脸严肃：“撤掉所有识别标志，马上登车！”同时快步往突击车方向奔去：“我们边走边说！”

一伙不法分子劫持了一辆运钞车，打伤打死押车人员若干，地方公安已经组织武警特警队进行追捕。仓惶中，歹徒逃向一个半废弃状

态的化工厂。据资料显示，该厂里还存放着大量未运出的化学原料，一旦发生爆炸，整个B市未来十年将是一座死城！

追捕过程中，地方公安掌握到一个更为雪上加霜的情况——歹徒里有半数曾经在部队服役！

铁路说到这里就没再往下说了。袁朗他们知道，这意味着，对方有半数是退伍的老兵……甚至，可能是自己以前换命的兄弟，景仰的前辈……否则，地方公安及武警是不会动用到他们去执行这个任务。一车人沉默了，这种“清理门户”的任务，是老A们最不愿意去执行的。

成长（六十九）

大家低头整理自己的武器装备。吴海洋紧挨着袁朗坐着，他是狙击组的第一狙击，也是狙击组的组长。袁朗是突击组的组长兼第一突击手。

“哎，老袁，”吴海洋整理自己的八五狙上的光学瞄准镜，边找话题活跃气氛。他还是改不了那个一紧张就爱说话的毛病，袁朗早已经习以为常了，嘴里叼着烟，专心对着镜子画脸，一边分心跟他搭话：“说！”

“你听说没有，这次选训出了个特牛X的鸟人，通过选拔后居然弃权了！据说是总分第一！”

“哦？”袁朗抬眼瞟了一眼吴海洋的花猫脸，真不知道好好的伪装油彩，怎么每回都能被他画出那么喜剧的效果：“听谁说的？”

“新训队里有我一个哥们，大伙都传开了，你没听说？”

袁朗对小道消息向来不敏感，这种八卦资料一向都被他选择性过滤掉了。

“好像是什么702团侦察连的一个姓高的排长，据说他参加选训的目的就是为了退出选训，我怎么有点糊涂了？哎！据说大队长当时脸都气歪了！”

铁路那张扑克脸会有气歪的表情？袁朗还真想见识见识——弟兄们私底下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嚼嚼领导的舌根儿，把平日里训练的怨气都发泄发泄——反正铁头儿是没少被编排过，说的多邪呼的都有，这还算轻的了。袁朗也不多说。不过话说回来，底下兄弟部队们对于A大队的这种“强盗选训”行为的看法，袁朗是很清楚的——看李大就知道了呗——自己费尽千辛万难，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培养出个把个尖子，你一个命令，说招走就招走了，嗝都不打一个，换谁谁不气？虽然也有一些部队以自己的兵能进入A大为荣，可私底下还是心疼的要死。所以，袁朗能想象到当那个排长弃权的时候，702团的主官一定都在心里暗爽。铁头儿估计真气的不轻。袁朗憋着笑瞄一眼铁路，后者一脸一号表情，看不出在想些什么。

“废话那么多，”袁朗制止住吴海洋继续往下诉说的愿望：“检查装备！”

袁朗

和平年代很难理解军人的意义。书本上说，我们是最可爱的人，我只知道，我们是国家训练出来的杀人机器，只要祖国需要，我们就要上！这是对人性的一种新的认识，对自身善性的一种残酷的考验，和摧残。

我们尊重生命，正因为我们尊重它，我们才被训练成结束它的武器，很矛盾的辩证法，不是么？

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战斗部署和要求，目标只有一个——保护工厂，在歹徒引爆化学原料前，把他们一个不漏的击毙！是的，全部击毙，包括可能投降的那些人，因为这场战斗，我们输不起。

成长（七十）

袁朗已经带领突击组进入工厂内部。吴海洋带着狙击手迅速占领了各个制高点。

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歹徒现在应该是躲在那个废弃的厂房大楼内，人数七人，从保全人员手中抢走的微型冲锋两支，步枪两支，子

弹约五十发。其余配备不明。

公安的谈判专家在努力向歹徒喊话吸引注意。袁朗用手势指挥组员成战斗队形散开，逐步向大楼接近。

“山狼，山狼，我是山鹰，暴露视野太窄，无法进行有效掩护，山鹰要求靠近目标，重复一遍，山鹰要求靠近目标！”无线耳麦里传来吴海洋的声音。

袁朗扶住耳麦：“山狼明白，注意掩护。”

“山鹰明白。”袁朗抬头看着几个身影慢慢向大楼靠近。

双方接火来得突然而迅速，袁朗这边训练有素但求速战速决！歹徒从发现有狙击手后有点畏首畏尾不敢轻易射击怕暴露目标。

快速渗透作战在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后配合的天衣无缝。

袁朗在看到吴海洋给出的全部击毙的信号后松了一口气，开始组织队员清理现场。

“砰！”一声枪响，惊住了所有人，随后耳机里传来吴海洋的惨叫声：“啊！”

全体人员迅速狙枪向吴海洋所在的位置靠拢！

“不要过来！”一个身影出现在楼顶，刚才吴海洋潜伏的位置。歹徒高举着一只手，藏在负伤的吴海洋身后叫嚣：“谁敢过来，我就跟你们同归于尽！”

怎么有第八个人！袁朗全身的血像要烧起来似的。

冷静！现在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袁朗举起手中的冲锋枪——太远了，而且歹徒位置没有死角，根本无法在狙击同时保证吴海洋的安全！他打了个手势，其余组员心神领会，慢慢从隐蔽点站了出来，向歹徒喊话吸引注意。袁朗悄悄绕到楼后，准备突袭！

“我没办法啊！我要活人啊！怎么你们就不能给我一条活路呢！”歹徒在众人的心理战下，有点崩溃的嚎啕大哭，忽而又神经质的抓紧吴海洋：“我只是要一点钱而已，就十万，我只要给我儿子治病的钱就够了！我不要多，只要够我儿子治病的钱！狗日的，我只要救救

我的孩子啊！为什么你们要逼我！”吴海洋整个右肩被子弹贯穿了，汩汩往外冒血，他神智已经有点模糊了。

袁朗从楼后爬上去的时候，看到的就是那么一副景况。他相吴海洋示意不要做声，而歹徒也几乎在同时发现了袁朗——“不要过来！你要是敢过来！我就同归于尽，我就同归于尽！我要B市给我陪葬！”

袁朗赶忙安抚对方：“你不要激动！我什么都不做！你先冷静！我们谈谈！”

“把身上的武器扔过来！”歹徒狰狞的叫嚣。

袁朗慢慢的拆卸身上的装备，一件件放到地上。

“扔过来！”

袁朗慢慢弯身把枪扔了过去。

“刀！”

袁朗再一次照做，然后把手放置脑后，悄悄把匕首捏在手里，伺机而动。

捡起武器的歹徒熟练的单手卸掉弹夹，然后继续用枪指着袁朗：“我要钱，你去告诉他们，我只要钱！我不想伤人，我只要救救我的儿子！”

袁朗看着吴海洋苍白的脸心里着急，小心的寻找说辞：“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你开出的条件，但是你要给我们时间准备，老兵，能不能让他去治疗，我给你当人质？”

“老兵？”歹徒喃喃的念着：“你不是武警，你们是谁！”

袁朗眼

神一亮，继续说着：“老兵，我的战友受伤了，你让他治疗，我来给你当人质可以么？”

歹徒的眼神恢复了清明，不再是狂乱的模样：“老兵，你叫我老兵？”他手里的枪稍微放松了一下，袁朗正准备行动，他又举枪指住袁朗，眼神痛苦而清澈：“我是老兵啊！老子也是上前线打过仗挣命挣回

来的啊！老子也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能救救我的儿子啊？！老子也是流过血挨过枪子儿眉头都不眨一下的啊！！”

歹徒一步步后退到了楼层的边缘，袁朗紧张的随时准备扑上去抢救吴海洋。“我不怕苦啊！再苦我都受的住啊！可是你们不要折磨我的儿子啊！他才十岁，他还有很多日子好活，还要过很多好日子的啊！为什么我连自己的儿子都救不了啊！！”歹徒泪流满面，痛不欲生。

机会啊！可是袁朗僵在原地，手脚完全不听使唤，他能怎么做！？面对这样一个前辈，这样一个老兵，他脑海一片空白啊！

“兄弟，我对不起你们，我不配叫‘老兵’！”歹徒说完笑了一下，就像一个憨厚的大哥，然后把吴海洋往袁朗身上一推，纵身跳了下楼。

袁朗抱住已经昏迷了的吴海洋，一滴泪滴了下来，——“老兵，走好！”

成长（七十一）

袁朗

生命的轮替，有时候真的很奇妙。

师部医院。

所幸没有伤到重要脏器，吴海洋的手术很成功，只是，右手行动能力受损，以后恐怕不能再胜任狙击手的任务了。

袁朗和铁路松了一口气，毕竟性命是保住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告诉他这个结论了。

“袁朗。”铁路背着手站在窗边。

“到。”袁朗面无表情的看着在床上昏睡的吴海洋。

“给你半天假，回去看看老婆。”

袁朗有些犹豫，抓着帽子的手松了紧，紧了松，如此数次，终于下定决心站起身，带好帽子，向铁路行了个礼悄悄退出病房。

袁朗压低帽檐踱下人来人往的楼梯。

斜刺里一只手猛伸了过来眼看就要抓住袁朗的衣领！袁朗下意识一躲，正准备反击——“你怎么才来啊！唐菲已经进产房了！快点！这边！”是小张！

产房？！袁朗一愣：“唐菲要生了？”

“你不知道？！那你来医院干嘛！！”小张惊叫：“算了！总之你赶紧去！可能要剖腹了！”

袁朗拔腿就跑。

“反了！这边！”小张急叫。

袁朗一个急刹车，迅猛朝产房跑去。

热锅上的蚂蚁——袁朗现在特别深刻的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唐菲在里面痛苦的叫着自己的名字，而他只能在产房外面急得团团转，地面都快被他踩出一个坑了——他几次意图冲进去，都被唐菲的老护士长，以前野战医院的副队长拦住了。

成长（七十二）

“护士长！您就让我进去吧！”袁朗不敢跟护士长动手。

护士长一副“我在阵地就在”的表情：“不行！你这完全是破坏医疗秩序！不能给你开这个先例！”

噢！这个马列主义老太太！袁朗有些头痛的看着她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小张在一旁也是着急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护士长是顶头上司，没她发话，谁敢随便放人？不混了？

袁朗突然一个转身，大踏步离去——非常时期，就要动用非常手段。

袁朗终于如愿以偿的亲眼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从她娘肚子里掉出来——刚出生的孩子像个小猴子，皮肤粉红粉红皱巴巴的。接生员抓住婴儿的小脚丫轻拍几下，孩子吃痛，“哇——”的一声大哭着，宣告自己的诞生。

唐菲在产床上虚弱的看着兴奋的父亲小心翼翼捧着两人的孩子：“这么亮的嗓门，跟你一个样。”

袁朗

唐菲老说袁糖糖一点儿也不漂亮，小眼睛，大嘴巴，脾气顽劣。跟她爹一个德行，就会气她，整个一个小怪胎！

每回糖糖听到这个评价都会撅着嘴赖在我怀里威胁她妈妈："爸爸爸爸！我长大了要跟你结婚！"唐菲哭笑不得："真不知道这孩子打哪学来的。"

袁糖糖是袁朗的宝贝。

袁糖糖的性格顽劣从襁褓时代就能见端倪。每天照三餐哭外加不定时随意哭来秀她那个嘹亮的嗓门。唐菲从月子期间就每天辛苦伺候她。袁糖糖也不像一般孩子那样亲妈，反而对袁朗这个常年不在家的父亲亲得不行——不管何时何地，只要袁朗一抱，立马就笑，比吃药都灵，绝对不会猜到她前一秒还哭的昏天地暗的——只可惜袁朗能抱她的时间是少之又少。只要袁朗在家，袁糖糖都会从头到尾赖在袁朗身上，活脱脱一只生猛的八爪鱼。

袁糖糖小时候的最高理想，就是和爸爸结婚。

成长（七十三）

袁朗

糖糖都一岁多了，我才找到空闲补办喜酒。那天，我把队里能请来的兄弟们都请来了——唐菲为这个家付出太多，我要还她一个隆重的婚礼。

铁头儿在队里把关，嘱咐我们注意别喝多了，并托海洋把贺礼一并带了来——两瓶珍藏多年的五粮液。

兄弟们闹得很凶，都是半大小伙子，也久未放松了，借着酒劲不免放肆了起来。唐菲把他们都当自己的弟弟般看待，对他们开的荤的素的玩笑倒也不恼。

海洋喝高了——转业报告已经批下来了，他自己申请的。

袁糖糖不见了！

宴席快近结束时，唐菲首先发现一直在众人手中过来过去的袁糖糖小朋友不见了踪影。这可急坏了一群大人，酒也醒了。可着满屋子找了半天，就差没有掀地揭瓦了，而袁糖糖小朋友却依然是未见踪影。唐菲急的直哭，一岁多点儿的孩子，路都没走稳，怎么就能在屋子里凭空消失了呢?

一群老A们没了主意，全看向袁朗——袁朗看着那个常年不关的窗户，糟糕！糖糖不是掉下去了吧！身随意动的扑向窗台，唐菲心里一动，脸刷的就白了！

窗台下的草坪空荡荡的没有一丝糖糖的踪影。袁朗不死心，翻身出去蹭蹭两下爬下楼，开始细细搜寻——家属大院某栋楼后，突然出现一群翻墙而出的神秘男子，并开始在附近搜寻着什么。

警卫连的人闻风出动，连长亲自带队前来抓捕。但在看到袁朗冷得跟铁一样得脸以后灰溜溜的撤了回去——他可没有忘记上回这个黑脸包公害自己被处分的事情，历历在目！——这种人，惹不起我还躲不起么?

正在想着，突然发现身旁的灌木丛息息簌簌的响，居然从里面爬出来一个小娃儿。

谁家的孩子？警卫连长心想，这么小个孩子，怎么会从这里爬出来？小娃儿不买警卫连长的帐，严肃的瞪着他的脸好一会，突然面部表情开始往中间集中，接着，“哇——”的开始惊天动地的嚎啕。一定是那个男人的崽子！警卫连长在看到那张跟他父亲一摸一样的严肃的脸后，脑海里立马浮现出袁朗的身影，可惜速度还是不够快，小家伙边哭边挣扎着要下来。

糖糖！袁朗太熟悉这种独一无二的哭声了，二话不说寻着哭声传来的方向奔去。

警卫连长看着那个难搞的男人以惊人的速度冲向自己，忙举起手中哭闹不休的小娃儿做挡箭牌：“捡的，我刚在路边捡的！”

袁朗一把抱过袁糖糖，仔细检查有没有受伤，后者从见到他老爹的那刻起就破涕为笑，脸上挂着的鼻涕口水蹭了袁朗一身。

申明:本书由悠悠乐有声小说（www.myuule.cn）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袁朗

袁糖糖到底是怎么毫发无损的从四楼跑到了隔了一栋楼的灌木丛里，至今都是老袁家一个无解的谜。

成长（七十四）

袁糖糖学会说的第一个字就是："爸！"，不管唐菲怎么教她叫妈妈，她的小嘴里吐出的永远都是"爸"，这可把袁朗乐坏了。偶尔唐菲打电话抱怨："你回来带孩子，小怪胎就跟你亲，我累死累活讨不着一点儿好！"袁朗都呵呵直乐，然后糖糖就会飞扑到电话旁边，使劲对着话筒大叫"爸爸爸爸！"

父女俩在一起就没有闲的时候。每回唐菲都要教育糖糖："别闹了！你爸爸很累了，赶紧睡觉去！"袁朗总是宠溺的拦唐菲："没事没事，我哄孩子睡觉！"袁糖糖可会心疼她爸："爸爸爸爸，你累不？糖糖乖了，糖糖要睡了！"说完就自己撅着屁股钻到被子里，然后闭上眼睛开始努力"睡觉"，袁朗都会宠溺的捏捏糖糖的脸蛋，笑的一脸温柔。

糖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让袁朗把她高高的举到半空，抛起然后接住。唐菲在一旁看得心惊胆寒，父女俩玩的是不亦乐乎。袁朗喜欢看着糖糖在半空中就张开小手然后紧紧搂住自己脖子笑得咯咯的样子。那时候不知道，不久的将来，这个场景成为他们一家子惨痛的经历。

袁朗

我对吴哲说，能不让他挑出漏洞的"演习"，只能是真正的战场。

在战场上，没有老大，只有生死。军人的骄傲不允许我们被俘，所以，失败只有唯一一个结果，就是死亡。从这一点来说，我们鄙视放弃自己任务的士兵，那对我们来说是耻辱，是对牺牲的战友的抛弃。

可是那一天，我想所有人对他的行为只有一个感想——景仰，深深的景仰。我记住的唯一一个没通过选训的士兵的名字，叫做伍六一。

袁朗目瞪口呆的看着悠然喝茶的铁路："不能吧！头儿，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最合适。"铁路眼皮子也不抬一下，见招拆招。

"马云飞呢？他去年不是做的挺好的么！"袁朗脸垮了下来。

"他老婆快生了。"

"这是理由么！我老婆快生的时候也没见您给我准过假啊！"袁朗有些忿忿不平，不行，啥事都好商量，这个烫手山芋可得趁早扔出去，云飞啊！别怪兄弟我无情啊！袁朗在心底回想了一下马云飞担任教官期间的一脸"屎样"，默默的替他祈祷——不行，这个"任务"抵死不从！

铁路慢悠悠的合上杯盖："你小子干了什么好事别以为我不知道。废话那么多！赶紧准备去，明天把训练报告交出来，后天跟我去接兵！"

袁朗一头雾水，最近没犯啥事儿啊？都忙训练来着。

成长（七十五）

铁路看袁朗还立着不动，闲闲开口："袁狐狸，以后加料要学会善后！"哼，臭小子，害他上回闹了两天肚子。顶风十里就能闻见你使坏。这回还不好好收拾了你？铁路想想历届担任选训教官的老A们的惨状，心情那个爽啊！

炊事班长！袁朗脑海一闪，这个王连举！怎么能把兄弟给卖了呢！看看铁路一脸要笑不笑的样子，心里暗恨：死老狐狸，吃的时候

也没见你少吃，这么陈年的烂帐也被你翻出来了，真不是一般的记仇。不过袁朗可不是省油的灯："我要求权利下放！"

"你是总教官，你说了算！"

"我要求大队人员协助！"

"保证基本建制和正常训练，剩下的你爱抽谁抽谁！"

"我要求纠察中队全程协助！"袁朗说这话有点咬牙切齿。

铁路就算到他会说这个："行！你今晚整理一下，明天把报告交上来！"如果这小子知道马云飞从今天开始放假了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铁路决定不那么快告诉袁朗纠察中队下午开拔去执行首长保卫任务的事情，半个月以后才回……铁路把脸埋进茶杯里偷笑。

一出队门袁朗开始琢摩了，新来的小兵王们啊！送点儿什么见面礼好呢？彻底忽略了铁路刚才完全不合常理的予取予求——他实在是因为被抓来当教头给郁闷坏了，脑子不小心短路了一下下。

当天晚上，袁朗的房间里传来一声惨叫："啊——！"他终于发现自己被铁路A了。

袁朗带着墨镜面无表情的踱在泥潭前面，没有情绪的调调向潭子里正在吭哧吭哧做俯卧撑的一个少尉宣布入队纪律——今年选训总分第一，牛皮哄哄的某团尖刀侦察连的一个小排长。一来就扯着个大嗓门一副老子天下第一，不收拾你收拾谁？袁朗暗喜。先杀杀你威风再说。

纪律宣布完，袁朗一脚踹到那个少尉的肩胛骨之间，刚撑起的身体生生趴进了泥水里灌了一嘴泥："低点儿！你个南瓜脑袋抬那么高等着挨枪子儿啊！"

不能怪袁朗对这个总分第一的少尉另眼相看，谁让他好死不死，在冲到终点的时候用脑袋把保险杠撞了个坑嘞？虽说名义上是铁路在用——自从知道自己座架那个"迷彩小王八"的雅号后，铁路凡出席公共场合都会借用袁朗的那台"猎豹"，以防A大队的诸位在执行任务前就笑岔气了——那实际上是他袁朗的所有物好吧。

这个花岗岩脑袋！袁朗眯着眼睛瞅着一来就莫明奇妙被捶的一肚子怨气的小少尉，修车修掉他快半个月奖金。本来预备给老婆孩子买点子什么的计划就这么泡汤了——铁路那只老狐狸才不会掏钱给“他”修车。

以后打死不借车，让他自己坐“王八”车招摇去。袁朗心里暗想，收拾不了铁路，还不能收拾“南瓜”了？他现在可是拿着命令，奉命好好“招待”南瓜们啊！嗯，是该好好招待一下。

正在做俯卧撑的齐桓心里没来由的觉得一阵发凉。

那会袁朗并不知道，眼前这个凡是争第一成瘾的小少尉，会和自己解下深厚的不解之缘。

成长（七十六）

袁朗有些不满的目送铁路的座架绝尘而去。他老人家去军部吃香的去了，把南瓜全留给自己收拾？多年以后当袁朗也被抓去军部会餐之后，他开始修正自己当年对铁路的看法了。那整个儿就是一鸿门宴——各个军的尖子被你一句谢谢没有就给招走了，是个主官都不高兴。所以每次会餐，没被灌死就不错了，可袁朗是个小酒量，灌了一回就受不住了，不像铁路，喝酒跟喝白开水似的。袁朗甚至怀疑铁路那次带自己去就是故意的，他肯定知道自己在背后埋汰他。

一队纠察从袁朗身边经过，袁朗只觉得他们今天的番号喊得格外刺耳。昨天他们已经结束任务归队了，马云飞今天也销假回来了，可有什么用？选训队教官都找好人了——二中队借口战备任务重，不肯放人，袁朗只好委屈自己弟兄，全从一中队和炊事班调人——现在炊爷们都练出来了，随便收拾个把南瓜那是不在话下。

笑笑笑，袁朗看着那队小纠察们幸灾乐祸的表情——前两年的怨气终于报到自己头上了，当初自己也带着一中队的弟兄们嘲笑马云飞他们来着——我不痛快，也一定不会让你们过好日子。一个计划在袁朗脑海里慢慢成形。

“哔——”刺耳的哨声在静悄悄的夜晚响起，接着是袁朗中气十足的破锣嗓音：“紧急集合！！”“咣”一声，离袁朗最近的一块玻璃很不给面子的裂成了碎片。刚报到来的“南瓜们”迷茫中从床上弹起身，乒乒乓乓的冲下楼。

整队完毕，袁朗一声不吭的背着手巡视了一圈新南瓜们，所有人都紧张的大气不敢出——那天下午的那个下马威，让大家对这个新训队总教头避让三分。毕竟在人家地头上，没摸准情况前，谁都知道地头蛇的厉害。

看来震慑效果不错，袁朗的嘴角弯成一个满意的弧度，当然是在南瓜们看不到的范围。他转回到队伍前很随意的挥挥手，自己却转身回宿舍了。当然没有人天真的以为这个是解散的信号，所有南瓜都没敢动。其他从一中队抽调上来的老A们立马心神领会的组织新训队员开始跑圈。不多，就一圈，线路，围绕纠察中队和二中队所在宿舍旁的公路，并且，要求番号——喊得不够响，还要重喊

成长（七十七）

马云飞和二中队长在新训队第二次经过楼前的时候就恨不得举着屎盆子扣下来——袁朗绝对是成心的！他就是在“报复”他们不肯出人去选训队。

铁路等一干主官都去集团军“赔罪”去了。山中无老虎，狐狸称大王。现在铁路不在，袁朗身为总教官，怎么训都有理。想想招惹了袁朗以后的下场，为了未来日子着想，马云飞跟二中队长很孙子的制止了准备冲下楼捶新南瓜的老A们。狠狠啐一口：靠！就当摇篮曲了！——那晚上二中队和纠察中队的老A们，就在一片狼嚎似的“摇篮曲”中辗转难眠。

袁朗一共拉了五次紧急集合，训练科目一致。

第二天，袁朗满意的看着自己一晚上的“战斗成果”——二中队和纠察中队的老A们都成了没睡醒的熊猫。二中队长和马云飞比较聪明，他们都带了墨镜。

袁朗

齐桓对我说：“队长，你这回又要得罪人了。”

我说：“你们不都是这么过来的么？我得罪你们了？”

齐桓把水瓶子往我桌上一撂：“难说。”

臭小子，别以为我真不敢踢你。——看着齐桓兔子似的逃窜的身影，我知道，他肯接下选训教头这个任务，有一半是为了让那些可能成为自己兄弟的未来老A们少受点儿罪。当年我训他的惨痛经验可不是白留的。打量我不知道？你们这群小兔崽子背地里都管我叫魔鬼教头。

那一届最后只剩下唯一一个南瓜通过了选训，就是那个争第一成瘾的小少尉，他叫齐桓。

话说他在选训的时候就成了老A们嘴里的话题人物，他是唯一一个居然在新训期间就敢跟袁朗较劲的南瓜，胆大包天到居然敢大半夜的在坟地里睡觉——正式加入大队后，袁朗有了他这么个狼狈为奸的好帮手，更是把大队搅得鸡飞狗跳。有好一阵子，纠察中队见到他们一中队的人都是绕道而行，能躲就躲。

成长（七十八）

袁朗没正形的站在一中队楼前等齐桓。

“报告！”一声惊雷似的吼声在袁朗身后炸开。袁朗夸张的揉揉被震的嗡嗡响的耳朵——这个花岗岩脑袋，三个月选训咋把他训成这德行。啧啧，别训傻了回头铁头儿找我麻烦。一扭头，袁朗差点儿没笑喷了——齐桓一身全副武装，甚至还涂好了伪装油彩。“你这是干什么？”袁朗强忍住笑意。

“报告队长！一中队队员齐桓报到，请指示！”齐桓吼得山响，震的新装好的窗户嗡嗡直晃。

袁朗受不了的掏掏耳朵：“得了得了，玻璃吼碎了我还要花队费装，小声点儿。”似乎完全忘记了上一次害玻璃老兄破掉的罪魁祸首就是自己。见齐桓还一动不敢动的戳在那军姿笔挺，袁朗叹了口气：“赶

紧上去把这身污七抹糟的玩意儿换掉，五分钟，我等你。”他可不能带这么一活宝去家里吃饭。

齐桓略一愣神：“是！”当下很速度的去执行这个完全摸不着头脑的命令。

袁朗好笑的看着齐桓飞速冲上宿舍的身影，这孩子就这个好，只要是上级交的任务，执行起来从不打折扣。绝对的好兵料子。

由于今年选训队员很“特殊”的就剩了一人，袁朗跟铁路打了招呼，把传统的全体教官跟新加入成员会餐的活动简化了一下——教官方面由他代表了，地点改在了自己家里。他还真是征求过齐桓意见的——一群教官围着你吃，跟上他家吃，任君选择。齐桓想想被一群“教官”围着的场景就怵了，两“害”取其轻的情况下，迫于无奈的选择了上他家。

一路上齐桓都坐的笔挺，目不斜视，纹丝不动。袁朗是因为能假公济私的回家看老婆孩子，好心情的没去和齐桓计较。半道上拐去商店买回一堆乱七八糟的小孩玩具，直到把齐桓都埋在了玩具堆里。看着齐桓傻愣愣的表情，简单解释了一句：“给我家丫头带的。”

齐桓更傻了，丫头？然后在看看堆积在自己身上的那堆“枪械”。袁朗也没再多说什么，一路哼着小调拐进家属大院。没注意身旁的齐桓绷得紧紧得神经，老怀疑袁朗轻松自如的外表下隐藏了什么整治自己的阴谋——这个魔鬼教头今天铁定吃错药了。齐桓最终下了结论。殊不知更让齐桓大跌眼镜的还在后头。

成长（七十九）

“下车！”袁朗把车停好后自顾自跳下车，拎起一个盒子径自朝家门走去，也不管人齐桓反没反应过来。齐桓赶紧抱着剩下的物件蹦下来紧随其后，一边用眼角偷偷扫视周围情况，就怕袁朗在什么地方设了埋伏。

袁朗三步并作两步爬上楼，边掏出钥匙开门边说：“一会到家里两个要求，第一不许说脏话，第二不许抽烟。”

齐桓抱着大包小包的直挺挺立着不敢乱动，余光看着袁朗跟自己家门锁较劲——谁让他老人家千年难得带一回钥匙呢？不过平时他也用不上钥匙开门就是了。终于，他老人家捣鼓开了自己的家门——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小偷——头也不回冲齐桓说："进来吧！"

齐桓高度紧张的神经正准备放松。

"爸爸——！"一声清脆的叫声，伴随一个不明物体迎面扑来。

齐桓下意识就准备格挡，被袁朗抢先了一步，把那不明物体抱了个满怀："心肝儿宝贝，想我没？"

"想！想死糖糖了！"

然后齐桓就傻愣愣的看着眼前一老一小旁若无人的玩得不亦乐乎。伴随着震天动地的"噪声"——傻了，彻底傻了，这个男人，是那个收拾南瓜不带眨眼的魔鬼教头么？

至今齐桓都不知道自己那顿饭是怎么吃回来的。一直到晚上回宿舍熄灯后，他脑子还处于短路状态。而由于过于震惊而造成的对袁糖糖小朋友的忽视，直接导致了齐桓以后不定期被小怪胎欺负的悲惨生活。倒霉孩子，谁让你招惹上袁狐狸的宝贝女儿嘞？

成长（八十）

齐桓进了一中队以后纠察中队就没闲过。

不管在新训队怎样，进了老A他就是"新兵"，再争强好胜毕竟跟老兵还是有差距的。可这小子就是认死理儿，每天人家训练完还给自己加码，反正就是不让自己有闲的时候。非得要争第一回来。这就算了，你自己跟自己飙劲也不关人纠察大队什么事儿，可气的是这小子捣蛋也是"第一"。自从他进队，俨然是接替了袁朗的捣蛋路线，没事搅的大队鸡飞狗跳，纠察队三天两头的来找袁朗告状——虽然有他这个捣蛋大王在，人纠察队也就认了什么将出什么兵了，但毕竟每周例会的时候老被大队点名批评不是什么长脸的事情——于是袁朗非常语重心长的找齐桓谈了一次话。呖呖咯咯一大堆，中心思想就是——以后做这点子事不是本事，要学会栽赃，要学会钻空子，要做完了还不

能让人抓到把柄说你什么——看吧，知道什么叫什么树结什么果了吧？铁路要知道袁朗是这么跟齐桓谈心的，非吐血不可！要说齐桓也不是棒槌脑袋，打那次谈话后，全A大队都知道，只要犯事，绝对是齐桓带着一中队干得，可就是抓不到把柄。铁路也没辙，小偷还讲究抓现行呢，何况处理一个军官？那是，齐桓尽得袁狐狸的真传，名师手里出高徒，有那么容易被抓到把柄么？

袁朗

对于没上过战场的人来说，战争是令人兴奋的。

那么，那些上过战场，活着回来的人呢？只能擦干净武器上的血迹，收拾好战友的遗物，拍拍胸口告诉自己，我还没死，还要战斗。

闷热的丛林寂静的可怕。不仔细观察，压根儿没人会想到这个林子里埋伏了那么大一群穿着迷彩的军人。

袁朗带着一中队的老A在这个亚热带丛林中潜伏了快一个星期了。

一个跨国非法武装近期在边境线上活动频繁，并向国内反动分子出售了大批军火。上一次交手，我地方公安和武警部队伤亡惨重。对方武器太猛，又都是作战经验丰富的老丛林，让没接触过战争的公安武警们吃亏不小。为了阻止非法枪械流入，进而端掉这个分裂祖国的隐患，上级决定派遣正规军出战。铁路还要准备接下来的联合大演习，袁朗就和一中队的老A们被一起派到了这个亚热带的小镇。

成长（八十一）

接到命令时，齐桓正跟几个弟兄在袁朗家里蹭饭。

袁朗挂上电话，冲唐菲很无奈的耸耸肩："上尉同志，我们要执行任务去了，你的爱心只好等回来再享用了。"同时分神打掉齐桓正准备往嘴里送的红烧排骨："还吃！赶紧带弟兄们滚下去。"

齐桓迅速抓了块鸡胸肉塞进嘴里，含混不清的说："是，是！不妨碍您跟嫂子话别！"然后抢在袁朗踢到自己前迅速跟兄弟们闪出门去。

“爸爸！”袁糖糖摇晃着袁朗的裤脚。袁朗伸手把糖糖抱了起来，看向唐菲：“孩子交给你照顾了，费心。”

“什么时候孩子不是我照顾得好好的，早去早回。”唐菲低垂着脸，不让袁朗看出自己的担心。

“糖糖，你要听妈妈奶奶的话，知道不？”袁朗看着糖糖目光宠溺。

袁糖糖很懂事的点点头：“爸爸要快点回来带糖糖去公园玩！”

袁朗刮了一下糖糖的鼻子：“成，拉勾！”

一只黝黑的大手就和一只细嫩的小手拉在了一起。楼下传来不耐烦的汽车喇叭声，袁朗无奈的笑笑，把手中的糖糖交给唐菲，潇洒的行了个美式军礼，转身下楼。

唐菲把糖糖抱到窗口，一直目送“猎豹”消失在转角。

袁朗

吴哲在无线耳机里问：“如果这不是演习，那么敌人最有可能从什么地方进攻？”我知道他是紧张了，毕竟战斗前得肃煞气氛不是骗人的。

齐桓答得不屑：“你最有可能第一个中招。”

吴哲紧张了：“你怎么知道的？”潜台词是有什么情报赶紧跟哥儿几个知会一下。

齐桓故作神秘：“直觉。”

我想告诉吴哲，如果当初演习时他稍微多认真一点点，现在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我们所有的直觉，都是以献血为代价换回来的。

成长（八十二）

小镇的风光很美，但袁朗他们没有欣赏的心情。

这次任务很重。因为对方不是一般的非法武装，以他们作战手法来看，对方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推测有可能是境外的雇佣兵。关键

是，他们非常擅长丛林作战。这意味着，他们将要和一群作战机器对抗，绝对是一群金钱至上的嗜血狂徒！

袁朗他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大致摸出了对方的活动路线。在他们必经的道路上潜伏下来，准备给对方一个致命的打击。

自齐桓递补转业的吴海洋进入一中队，从前几次演习及平日训练观察，属于技术过硬，但性格冲动的类型。于是袁朗把他编在火力支援组主攻火力掩护以及体能方面等战术动作练习。这次算是齐桓严格意义上第一次执行战斗任务，袁朗不太放心，把他编到了自己所在的战斗小组。组里另外一个成员是吴海洋走后递补上来的第一狙击手，也是袁朗这个小组编制里的狙击手庄文毅。

袁朗用眼角的余光看看潜伏在自己身边聚精会神的齐桓，几天的潜伏除了“是”，一句多余的废话都没有，这可不像他平日里的性格——齐桓进队以后跟袁朗一个宿舍，新训队的时候不觉得，等齐桓缓过劲儿来袁朗就后悔了——整个儿一个话痨，没事都能找点事儿来说，袁朗听得头大之余免不了给齐桓找点子事儿做做，一做可好，整个一中队从此就在纠察中队那挂上名儿了。谁让齐桓能整呢?

想想包括部分老兵在出任务时都会说说话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身旁一动不动的齐桓，整个表现的就像久经沙场的老战士。真意外，袁朗心想。要不是任务在身，他还真想过去看看齐桓着小子是不是睁着眼睛睡着了。

正想着，观察镜里一根树枝突然不正常的动了一下。有情况！袁朗心神一敛，向身后的狙击打了个手势。狙击很快给他回了个确定的手势——有猎物进网了！袁朗他们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猎物”进入自己的射程范围。

成长（八十三）

“嘭！”一个盘子从手中滑落，砸在地上摔成了碎片。唐菲赶紧蹲下身捡，不想划破了手指。唐菲用嘴吸允着流出的鲜血，没来由的心里发慌。怎么了这是，心神不定的。

“砰！”一记点射发起了进攻的信号，当下潜伏的老A们毫不客气的开始狠捶落入包围的“猎物”。对方不愧是常年靠打仗混饭吃的战士，在第一个人倒下的同时就迅速隐蔽了起来，组织起疯狂的反击。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火。战斗渐渐从伏击转为拉锯战。

不对，有什么东西不对！袁朗边打边观察，根据搜集到的情报，对方的火力不应该那么弱，现在感觉更像是为了拖住他们而进行的诱敌战术。糟糕！上当了！袁朗眼睛一亮，几乎同时，右翼传来警报！有埋伏！——一小股敌人借着地形优势，悄悄潜伏到他们侧翼！袁朗仅仅来得及击毙了那个扛着四十火的黑兵，一枚炸弹已经呼啸着在袁朗那个小组的潜伏区域炸开了花！

“呀——！！我跟你们拼了！！”齐桓在一片烟雾消散之后看到了扑到在自己身边不省人事的庄文毅，当下就怒了，一丢钢盔操起冲锋枪就站起来准备跟那些雇佣兵拼命！

“混蛋！！你给我趴下！”袁朗看见齐桓站起来眼睛都绿了，飞扑过去把齐桓死死压在身底下，几梭子子弹不约而同的朝他们的方向扫射过来。立马就有几梭子子弹朝那些子弹来的方向还了过去——这种时候，谁暴露自己的目标就只有死路一条。

十多分钟的战斗结束得犹如一个世纪般漫长。一中队的老A们终于歼灭了全部的来犯者，两个战斗小组的老A开始清扫战场。

袁朗铁青着脸握着微冲锋紧盯着前去搜索的战友，在对方终于给出“clear”的手势后，终于撑不住晃了一下，神情一松，“啪”的一头栽倒在地。一旁警戒的齐桓以为他太累了，笑嘻嘻的捡起钢盔砸了过去：“队长，回去再睡吧，嫂子等着呢！”

成长（八十四）

袁朗没动。

齐桓站了一会见袁朗没有起来的意思没劲儿的捡起自己的钢盔，随意扣在头上伸手去拉袁朗：“队长，等你下命令收队呢，这个破林子你——”语音终止在他看到袁朗惨白的脸色时——“队长！你怎么

了？！”齐桓一把撸起袁朗，手上沾满了温呼呼粘稠的液体！齐桓一激灵，扯开嗓子嚎：“卫生队！！叫卫生队！！队长受伤了——！！”

袁朗

所以，你没有权利，许三多，你没有权利替我死。

我不会死。你也不会。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倒下的那个人也应该是我。

因为，你是我的兵。

那天在朦胧中，我看见鹞子坐在一只洁白的海东青上。他对我说：“好好活着，你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美丽的景色没带我看呢，去吧，一起去看看吧！”

唐菲抱着刚从睡梦中醒来的糖糖，匆忙的赶到师直属医院。

下午接到齐桓的电话。从听到铃响的那一瞬间唐菲就开始心慌，当听到电话里传来的不是那个熟悉的调侃的声音时，唐菲的脑子就有点发木了。

“嫂子，队长他……”

唐菲命令自己不能倒下，她还没见到袁朗，不管是……不管怎样，她一定要见到他！

熟悉的来苏水的气味刺激着鼻腔，唐菲从来没有那么惧怕过这个味道，没有那么惧怕来到产生这个味道的地方——医院。

唐菲拖着步子艰难的爬上楼梯，越接近答案脑海越是一片混乱。她一步步走向走廊的尽头——病房前黑压压的围了一群人：铁路背着身子看不见脸上的表情，齐桓蹲坐在一旁抱着头大哭。唐菲霎时间觉得脑海里一片空白，脚一软，不得不用墙支撑自己的身体。

糖糖从进医院就被消毒水的气味熏醒了——小孩子是最怕到医院打针的，对那个气味尤其敏感：“妈妈，你为什么哭？”糖糖用手揉着自己的眼睛，一手笨拙的擦掉唐菲眼中掉下的泪。

唐菲赶紧把糖糖的头埋到看不到病房的地方，轻声哄：“妈妈没哭，是风吹到眼睛了。”

成长（八十五）

母女俩对话的声音惊动了病房前的人群。

“嫂子——”齐桓红着眼睛叫。

唐菲看着一张张年轻的注视着自己的面孔，一双双悲哀的眼睛注视着自己，那些匆忙狼狈的战士们脸上还涂满着伪装油彩。她终于把视线定格在唯一一张干净的脸上：“大队长，我能看看他么？”声音是等待判决前的颤抖。

铁路沉默的点头。

唐菲把糖糖塞进齐桓怀里，轻声交代：“不要让孩子看到。”

齐桓努力忍住哭泣：“嗯。”

唐菲伸手抚上坚硬的门板，一咬牙，推开进去。

四周一片洁白，就如他们的第一次相遇。袁朗浑身插满大大小小的管子躺在唐菲面前，静静地，脸色苍白得吓人。冷，好冷，唐菲颤抖着伸出手，摸到袁朗硬硬竖着的头发，还有，他冰冷的刚毅的面容……

她觉得，她就要窒息了。不知道什么东西梗在她的喉间，让她无法呼吸。

“袁朗，袁朗，你这个孬兵，有种的，你睁开眼睛看着我朝我叫呀……”唐菲低吼。可床上的人一动不动，没有理她。

唐菲紧紧握住袁朗露在外面的手——这个厚实有力的手掌，曾经给了她多少依靠和力量？现在却是冷冰冰的没有一点生气。

唐菲轻轻把脸贴上去，用自己的温度温暖它：“袁朗，你答应糖糖要带她去公园呢，小孩子不能骗的……”

“袁朗，袁朗，你说过我们要长相守的，你不能食言……”

“袁朗，袁朗……”

就像糖糖出生那天一样，唐菲握着袁朗的手一遍遍喊着他的名字。

四十六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如此的煎熬。

“袁朗，鹞子的生日快到了，今年，我们带糖糖一起去看他好么？”

“袁朗，你等了好久的合金弹头上市了，等你醒了，我们一起去买好么？”

唐菲不知道自己叫了多少遍他的名字，不知道时间到底过了多久，她只是一直说着，一直说着，等着心爱的人醒来。

成长（八十六）

唐菲细细为袁朗擦去脸上的汗水，指尖划过袁朗刚毅的线条……突然，袁朗握住唐菲的手微微的动了一下！唐菲兴奋的捏紧了它：“袁朗！袁朗！是我，唐菲！你醒了么！袁朗！！”

门外守候多时的人们听见响动一窝蜂的冲了进来。

袁朗终于在万众瞩目下醒了过来：“上尉同志，我回来了。”

唐菲忍了多时的眼泪如决堤的洪水喷涌而出。

袁朗抬起手抹去唐菲脸上的泪水，扯出一个虚弱的微笑：“哭什么啊，老A的老婆还会哭啊？我没事，我才二十八我还没玩够呢！哎哟——这是哪个王八羔子打的枪，怎么打我屁股，叫我怎么坐啊！”袁朗模仿老电影的经典片断哄唐菲开心。

唐菲噗哧一声破涕为笑，其余人识趣的都退了出去。

“上尉同志，我回来了。”袁朗侧身抓住唐菲的手，牵拉到伤口，不由得呲了呲牙。

唐菲赶忙制止住他的乱动，心疼的抚平他绷紧的线条：“中校同志，你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袁朗居然还有心思开玩笑。唐菲嗔怒的瞪他一眼。

“爸爸——”伴随着叫声，袁糖糖犹如重磅炸弹般从门外扑了进来，直接砸到袁朗身上——这几天可把袁糖糖闷坏了，齐桓那个愣头小子哪带过孩子，每天除了喂饭还是喂饭，袁糖糖都怀疑齐桓把自己当成他们农场的猪了！

唐菲赶紧抢上去准备把糖糖抱起来，可已经晚了。

“嘶——！”袁朗倒抽一口冷气，面部表情痛苦的扭曲在一起。

糖糖吓得不轻，呆了好一会儿才怯怯的伸出手去够袁朗的脸：“爸爸怎么了？”

袁朗已经缓过劲儿来，努力挤出笑容：“爸爸生病了，所以糖糖要轻轻的，要不爸爸会痛的。”

“噢！”糖糖似懂非懂的点点头，然后小心翼翼的摸了摸袁朗的手，又轻轻触了触袁朗的脸：“是这样么？”

袁朗示意唐菲把糖糖放在自己枕边，扭头亲了亲糖糖粉嫩的小脸蛋：“对，糖糖最乖了，是不是？小心肝儿！”

糖糖高兴的“咯咯”直笑。

傍晚的阳光洒进洁白整洁的病房

成长（八十七）

袁朗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开车带着全一中队的老A们进行了十五公里武装越野——当然是人家武装，他开车咯。谁让人家大病初愈又是队长呢，怎么做怎么对。大家只是纳闷儿，最近没招惹队长不高兴啊？怎么一回来就罚人？

越野结束后，全体一中队的老A们都坐冲锋车回来了了，齐桓除外——他是被袁朗直接踢下车后自己跑回来的。

饿得前胸贴后脊梁的齐桓终于赶在熄灯号响以前爬回了宿舍。

袁朗看着一身狼狈军容不整的齐桓，很良心发现的扔给他一包饼干。

齐桓撕开包装狼吞虎咽的嚼了起来，动作堪比填鸭子：“队长，谁又招你了？”

跟袁朗“同居”多时，他才不会天真的以为袁朗是为了什么狗屁加强战斗力和反应能力才拉他们越野，肯定是哪根筋儿硌得荒才“收拾”他们的。

“以后这种事儿不许给你嫂子打小报告！”袁朗翘着二郎腿靠在被子上看资料。

齐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报告？什么小报告？突然灵光一闪——靠！是这档子事儿！

“头儿，您直接说不成么？至于这么练弟兄们！”齐桓忿忿不平的把自己扔到床上，顾不得一身的泥灰汗水，泄恨似的狠狠咬了一口饼干，一梗脖子吞了下去。

袁朗从资料后面抬起眼睛，练兄弟们？我只是在单练你好吧：“让你长点儿记性，这样我想你以后都不会忘了，或者，你还想再增加点儿印象？”袁朗眼里闪动着恶作剧的光芒。

“我去洗澡！”齐桓弹簧似的蹦起来，飞一般的冲出了房门——开玩笑，这个袁狐狸真干得出来！

袁朗

唐菲那天很严肃的跟我说：“袁朗，虽然我一直没有承认你的厨艺，但是，我希望能一辈子都吃你做的饭。”

我知道，她是希望我爱护自己，遵守跟她相守的承诺。

成长（八十八）

袁朗心不在焉的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脑子里琢摩的是未来一周的训练计划。齐桓熟练的开着“猎豹”，一声不吭。他知道，队长不说话的时候，通常都在考虑“整人的烂招”。除非不想混了，否则别随便吱声——要不第一个试招的铁定是自己，至少五公里越野那是跑不掉的。

快进一号门的时候，袁朗眼角似乎瞄到一个熟悉的车牌——奇怪，这个时候大队门口怎么会有总医院的车过来？

“等等！”袁朗疑惑的开口：“倒回去。”心中莫明的悸动让袁朗不安。

“是。”齐桓一头雾水，不过队长是老大，他现在只想赶紧回去洗洗吃饭去。

猎豹“嘎——”一声利落停在大队门口，袁朗一撑车门下了车，拍拍前盖儿，示意齐桓先走。齐桓也注意到了那个“可疑”的车子，不过这会儿袁朗都叫他先走了，他当然巴不得赶紧开足马力走人——这样，他错过了唯一一个几乎让他后悔终身的逃命机会。

“别忘了加油！”袁朗冲着车屁股大喊。一扭头，一脸讶异的看着眼前扑向自己的女娃儿——糖糖！

顺着女儿奔跑过来的方向，他看见了糖糖身后的唐菲，以及她头上那顶刺眼的蓝贝雷。

袁朗盯着那顶蓝贝雷呆了好一会，直到糖糖不依的开始猛摇他脖子，就差没上嘴咬了，才回过神儿。他把糖糖放到地上，缓缓的说：“我没有接到任何征求意见和要求配合的通知。”

唐菲低头给糖糖整理并不凌乱的衣服，淡淡的说：“我也是早上才接到的命令。突发状况，临时递补，我估计医院的通知应该刚到大队长手里。”站起来看着袁朗的眼睛，努力维持着很平静的语气：“明天出发。”

然后扯动嘴角绽开一朵微笑：“你不会不同意吧，中校？”

袁朗有点头大的活动了一下脖子，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你从来不扯我后腿，我当然也一样。”

“一个星期以后，妈会赶过来，到时候，你把丫头送回去就成。”唐菲很感激袁朗的理解，低头看着袁糖糖：“糖糖，你在这里住一个星期，然后爸爸送你回家，奶奶在家等你。要听大人的话，知道不？你不听话，妈妈就会很晚才回来，明白吗？”袁糖糖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成长（八十九）

唐菲抬手看表：“中校，我必须走了。”然后故作不屑的皱皱鼻子：“你这个‘破’地方，我第二次来，还是一样匆忙，但并不像上次一样狼狈。哎，下次再来一定得让我进去啊！”接着调皮的挤挤眼睛：“你们大队还不让家属探亲么？”

袁朗讪讪的笑了，为了他上回把唐菲“赶”回去的事件，他可没少吃苦头。唉，大意大意啊！第一次办那么没预见性的事情。看着唐菲蓝贝雷下认真的表情，袁朗收拾心情，立正，敬礼：“一路平安，上尉！祝你们圆满完成任务，胜利凯旋！”

唐菲乐呵呵的还礼，她从袁朗刻意的称呼中听出了浓烈的关心——担心袁朗那么多年，终于也有让他尝尝这个滋味的时候了。

离别的时间近在分秒，千言万语在两人目光中流转。唐菲咬牙放下手，转身大步走上医院的车，她不敢回头，因为一回头，她怕会忍不住当逃兵。

袁朗看着军用吉普绝尘而去，低头看看手里牵着的小娃儿，后者正好抬着头一脸无辜的看着他。“唉。”袁朗认命的叹了口气，一手提起行礼，一手抱起糖糖，抬腿向一号门走去。

门岗值勤的老A看见袁朗，很尽职的立正，“啪”行了个军礼。袁朗两个手都没闲着，他总不能把其中一手里的“东西”扔了吧?

“得了，我就不还礼了，欠着吧，下回还你俩。”袁朗看一眼怀中难得安静的小娃儿：“姓名袁糖糖，关系父女，原因你就写，写探亲得了。”袁朗说到后面忍不住咧开嘴笑了，想到唐菲刚才说起“探亲”这事儿的一脸埋怨，这会女儿走在了妈妈前头，唐菲不知道会不会吃醋?

门岗一边忍笑一边记录下所有信息，憋住笑抬头对袁朗说：“报告一中队长，大队长让你一回来跑步去见他。”

跑步？袁朗看看手里的“物件”，估计这命令是执行不了了，再说铁路找自己从来没有“好事”。哦！说不定是通知到了。

“不用了！我跑步来见他了。”正想着，就看见铁路一溜小跑从大门里出来。

真难为他啊！袁朗好笑的看着铁路有点微喘的样子心想。从队部跑到一号门，也得有一段距离呢！人家领导都“跑步”来“见”你了，你总不好太端架子不是？赶紧放下糖糖和手里的迷彩包，立正敬礼。

成长（九十）

“来晚了？”铁路眼睛不甘心的在袁朗身后探了几遍：“弟妹走了？”

袁朗点点头，指着脚边好奇的东张西望的袁糖糖：“头儿，这个怎么办？”

“凉拌！”铁路伸手就抱起袁糖糖——丫头就是可爱，比自家那个小子乖多了：“你宿舍现在不就你一个人么？”

“行么？”袁朗有点为难，他是太了解自家女儿的脾性了——把这丫头扔队里，非翻天不可。

“不行也得行。”铁路压根儿就没多想，虽然以前耳闻过糖糖整屠夫的光辉事迹，但一个小丫头能整出什么妖蛾子？“难不成你让她一人住招待所？还是你想借机也舒舒服服住招待所去？美不死你！”

大队长发话了，袁朗能怎么办？到时候你别后悔……袁朗在心里小声说。

“袁糖糖。”铁路难得摆出“慈祥”的表情开始逗这个看起来很“乖巧”的小娃儿：“怎么现在那么老实啊？”

谁知袁糖糖一点儿不买帐。基本上，她觉得这个黑的要死的怪叔叔的怀里硬的要死，硌得自己生疼。而且，声音挺耳熟——

“你就是打电话把爸爸叫走的那个人！”袁糖糖回过神，怒气冲冲的瞪着铁路。

铁路被小丫头没头没脑的怒气弄愣了一下，半天才反应过来袁糖糖指得恐怕是自己上回打电话到袁朗家派任务时，是这个不满五岁的小丫头接的电话。铁路狐疑的看向袁朗：“我说，你的崽子不会记仇吧？”

袁朗忍住笑冲他使劲点点头。

铁路被糖糖瞪得很无奈，不知该怎么跟这个岁数的小丫头解释缘由，而后者大有把他脸瞪成筛子的意图。铁路觉得自己应该修正自己一开始的评价了，举着这个“小炸弹”抱也不是，扔也不是，很无奈的向她爸爸，自己的部下“求救”：“有什么办法补救没？”

袁朗深知领导跟女儿一样是要“哄”的，伸手接过这个“烫手山芋”：“目前为止，我没办法。”——事实啊！因为他的崽子从来不会对他使性子，向来护他，又听他话。也就是说，他从来不会歹命到“得罪”他家崽子，当然就不需要补救什么咯。

铁路听完这个回答，再次回想齐桓的遭遇，脸都快垮了——招惹到袁朗的崽子，这不是灾难是什么？

袁糖糖在袁朗怀里不停的扭动身体，挣扎着下地，熟门熟路的就往大队里跑。一边跑一边扯着招牌嗓子大喊：“菜刀叔叔！我来啦！”

“齐桓怎么招惹她了？”铁里扭头不解的问唯一可能知道内情的人。

袁朗突然想到该怎么“处置”袁糖糖了，憋住笑意：“也没招惹，就是答应丫头什么时候有机会来，要带她玩枪！”见铁路脸色就要变，赶紧补一句：“您放心，训练场、靶场我不会让她去的。我只会让她待在宿舍里。不过——”袁朗拖长了声音，满意的看到铁路神色明显一慌，才慢条斯理的说：“齐桓他们要是自投罗网，那就不能怨我了。”

铁路听完后半截，明显松了一口气：“齐桓这个倒霉孩子，这下惨了。”——齐桓跟袁朗在一个中队，袁糖糖不跟他打照面的可能性为零。而且，有其父必有其女，铁路已经能预见齐桓未来好一段日子不得清闲了。不过，只要不乱到他头上……齐桓，为了大家的安宁着想，你就“牺牲”了吧！

正在给车加油的齐桓，没来由的连打几个大喷嚏。奇怪，感冒了？齐桓揉着鼻子想，回头找小白开点儿药去。一想到姜小白，齐桓心情立马大好，哼着歌继续利落的擦拭眼前的“猎豹”，并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

成长（九十一）

袁朗

铁头儿很决断的判定，袁糖糖长大不去当特种兵，太浪费了！

齐桓探头探脑的摸到一中队院门口，看到值班员一脸坏笑的向他做了个“安全”的手势，才长出一口气，大摇大摆的走进院门——今天是袁糖糖来队报到的第一天，不知自己是怎么惹到这个小怪胎了，只要他在中队里待着，他走到哪，袁糖糖跟到哪，比狗班那几只狗爷们追得都紧。撵得他跟兔子似的满中队直窜，甚至连他上厕所都不放过！要说人袁糖糖也挺可爱的一小丫头，一口一个“菜刀叔叔”叫的人心里酥酥的直发软，可齐桓实在受不了袁糖糖表示“友好”的方式——抱着他的裤腿死不松手，跟八爪鱼似的，扯都扯不下来——他们分队的老A们看得直在偷笑。马云飞中午巡逻经过的时候，见到他这一副“造型”，甚至夸张的笑翻在了地上！严重打击他“冷酷、严肃”的菜刀形象不是？这不，为了躲这个小怪胎，他下午下操后就没敢回队，一直在训练场那猫到快熄灯才敢摸回队来，弄得进自家门跟当小偷差不多——袁朗有令，不准袁糖糖进训练场。所以只要不回队，袁糖糖的八爪功就波及不到他。

不过糖糖也算替齐桓扳回一城——齐桓想着中午马云飞那张一脸茫然的脸，嘴快咧到耳后根儿——袁糖糖一见马云飞，居然跳下齐桓的裤管，指着他大叫“砧板叔叔”。除了一中队自家兄弟，马云飞一“外人”哪知道这“砧板”的来历？齐桓当下毫不客气的笑了个人仰马翻，马云飞自是被笑得一头雾水，直当是齐桓受了什么刺激，寻了个由头，撤了。齐桓小心翼翼的瞄了瞄楼梯，决定还是不要冒险，往手里啐了口唾沫，三两下爬回了宿舍——队长值班室就在楼梯口，以防万一，谁知道袁糖糖有没有躲在哪伏他？以队长平时的作风，难保他是怎么教育孩子的，还是小心为上。

袁朗坐在电脑桌前皱着眉思考接下来的演习预案。这次演习关系到我军的新一轮整编方案的制定，如何才能体现特种作战在未来部队作战配置里的战略、战术地位，至关重要。袁朗埋头冥思苦想，没注意到袁糖糖要求去上厕所已经是半小时以前的事情了。

成长（九十二）

齐桓保持呆若木鸡的姿势至少有一分半钟。真不知道是谁吓着谁了！齐桓现在无比痛恨营区晚上睡觉不关门这个老传统。袁糖糖这会正四仰八叉的躺在他的床上，身上裹着一看就知道是队长的作训服睡得正欢！仔细一听，还在打呼！面对这个小祖宗他是拉也不是，抱也

Chapter_4

不是，万一把袁糖糖整醒了，那他一天的“逃窜”岂不是白费了？

袁朗焦躁的伸手摸烟，没从习惯性的位置上摸到应有的东西，才反应过来——烟在袁糖糖“进驻”大队后就被自己锁进柜子里了。袁朗双手扒拉一下头上刺儿一样竖着的头发，抓了根笔塞进嘴里叼着——不能抽烟，就过过嘴瘾。门口传来细碎的脚步声，袁朗头也没回，嘴里含着笔含混不清的说了声：“进！”

半天没见动静，袁朗奇怪的回头——这个点儿都熄灯了，谁啊？

齐桓一脸悲愤的抱着被褥戳在门口。

袁朗瞄了眼床上不见踪影的袁糖糖，心里已经猜到了七八分，忍住腹部抽筋的感觉，声音都不自觉的飘高问自己的“好”部下：“怎么了？”

“队长！要么你自己把崽子整回来！要么今晚我睡你这儿了！”齐桓怎么会没注意到袁朗一肚子阴谋得逞似的“笑脸”，瓮声瓮气的抱怨，并把手里的被褥直接扔到袁朗床上以示“决心”。

袁朗有意继续逗他，可手里还有大活要做，于是难得“顺从”的站起身，去给齐桓排除“障碍”。本来准备了一肚子牢骚要发的齐桓，反而不适应了，直等袁朗走出房门还没反应过来。

“还不走！真准备回来跟我这儿做窝啊！”袁朗站在门口低喊。

“是！”齐桓反射性的跳起来，搂起被褥就往宿舍跑。

“小点儿声！熄灯了不知道？！”袁朗对准齐桓就是一脚。齐桓被被子挡住视线没来得及躲，生生挨了一下。一肚子怨气跟在大摇大摆的袁朗后面，咬牙切齿的在心里把袁朗痛骂一顿。不过为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他识趣的没有把那些句子吐出来——他可不想给袁糖糖当保姆。

袁朗自然有他的小算盘，他还等着齐桓给他做训练报告呢！先别把“兔子”逼急了不是？更何况这小子就不是个“兔子”性格。

成长（九十三）

袁朗

糖糖来队的消息转的风快，嫂子一听说，非要把糖糖接自己家里不可，说我们大队一群爷们，怎么能照顾好小娃儿。嫂子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跟铁头儿生个闺女，日常里就疼糖糖疼得不行不行的。奈何糖糖死活不肯离开大队，我知道她是馋爸爸了。

袁朗好心情的开着猎豹一路冲回一中队，演习计划得到铁路首肯，准备在今年的“惊雷”演习中实行。拐弯的时候瞟一眼副驾驶座上放着的一套袖珍版 “作训服”——那是嫂子王亚莎连夜用铁头儿的旧作训服改的——那天集合，袁朗哭笑不得的看着袁糖糖小朋友穿着自己的迷彩上衣，戴着大了不知道几号的帽子，身上还背着一杆队里兄弟送她的自制小木枪，像模像样的站在了队列的末尾。当场就把路过的铁路笑喷了。为了“补救”袁糖糖“记仇”的性格，回家就把这事儿跟嫂子说了——糖糖知道了一定高兴！

这几天袁糖糖在队里混的倍儿熟，一口一个叔叔，叫得队里的那些半大小伙那个甜哟，今天你送一个弹壳儿做的小鹰，明天我送一个小弹弓，齐桓甚至趁野外拉练的时候给她逮来一对小兔子，把糖糖那个乐哦！现在见到齐桓比见到他这个当爸爸的都亲！袁朗有些吃味儿，连炊事班长都准备把刚抱窝的小鸡仔往他这儿送，他宿舍快成动物园了！赶忙给挡了回去。袁朗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糖糖穿上迷彩的那个神气样了。

“糖糖！看爸爸给你带什么来……”袁朗兴冲冲的推开宿舍门，上午趁袁糖糖还在睡觉，他赶着去队部交演习计划了。齐桓带队去出早操去了。丫头醒了没见着自己肯定得急。可宿舍里空空如也，哪有糖糖的影子？一定是在楼里哪个角落玩呢。袁朗没在意，把衣服拿衣架挂好，走到走廊亮开嗓子朝楼里大喊一声：“袁糖糖！”然后等着听到那声脆生生的回答。可等了好一会儿，一点动静也没有。

袁朗有点儿不耐烦，继续喊了声：“糖糖！别玩捉迷藏了，快出来，看爸爸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还是莫斯科的黎明——静悄悄。

成长（九十四）

袁朗忽被逗得玩兴起了，笑骂：“袁糖糖，看我找到你后怎么收拾你。”然后开始搜楼。

一遍。

两遍。

统共就那三层高的营房，袁朗上下跑了两遍，愣没找见袁糖糖的身影！这下袁朗有点儿急了：“值班员！”

“到！”同时飞快跑出一个身影。

“你看见袁糖糖了么！”袁朗问的着急。

值班员一头雾水，没见着袁糖糖下楼啊？“报告队长，没有！”

袁朗一想也对，有值班员守着大门，糖糖不可能出得去的。反身又在楼里细细搜了一遍。还是没有！

“袁糖糖！！你再不出来爸爸生气了！！”袁朗焦躁的叉腰在楼前大喊。

齐桓带队收操刚拐进院门，就听见了这久违的怒气腾腾的破锣嗓音。

“解散！”齐桓不知所以赶紧先解散了队列：“队长，糖糖怎么淘气了，您跟她生那么大气？”几天的相处，齐桓早就对这个乖巧嘴甜的小娃儿心生疼爱，虽然依然对她的八爪功敬谢不敏，但是闲时逗逗也不失为一大乐趣。

“糖糖不见了！”袁朗没好气的回。

“啊？”疑问的声音同时从几个人口中发出。老A们都不自觉的停下步子，看向袁朗。

“不是跟您玩儿呢吧？”齐桓观察袁朗脸色不像在开玩笑，试探着问。

“楼都快被我翻了！没有！！”能到哪去呢？袁朗习惯性的往兜里掏烟，空的。齐桓赶紧把口袋里的烟递上。

能到哪去呢？大家都想。

“报告！”所有人的目光剑一般的指向了刚喊完的通讯员。后者不自觉的瑟缩一下：“队长，那对儿兔子也不见了。”

“兔子不见了你告……”袁朗急火攻心恨不得踹他，等等！“队里那对儿兔子？”

“是！”

肯定是糖糖！可她能带兔子上哪呢？袁朗眼光飘向队门，值班室的窗台到地面还有大约一米左右的距离……天！糖糖不是跑出去了吧！

这个念头一闪过，袁朗后背惊出一身冷汗！今天二中队早课有实弹打靶！！

成长（九十五）

“通讯员！”

“到！”

“马上通知各个分队，立刻停止一切实弹作业！”

“是！”

“齐桓！”

“到！”

“马上带人跟我搜！一定要在早饭前把糖糖找回来！”

“是！”

马云飞正带队沿着例行路线巡逻，突然看到前方拐角旁一个花影子，一晃，不见了。

“注意隐蔽！有情况！”马云飞低喝。

纠察中队的老A马上呈战斗队形散开，悄悄的逼进还在抖动的灌木丛。

袁糖糖蹲在地上专心致志的看着眼前一灰一黄两只兔子在草地上悠闲的吃草。

“不许动！！”一声暴喝同时飞身跃出马云飞魁梧的身躯。

袁糖糖被没来由的一吓，愣了两秒，然后一瘪嘴“哇——”的大哭起来。

马云飞没想到“敌情”居然是袁朗的崽子，她怎么会在这里呢？现在不是研究这个的时候。看着眼前哇哇大哭的娃儿，马云飞头大的想到，如果被袁朗知道自己惹哭了他的宝贝女儿，那近期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了。赶忙把枪收起来，换上一副怎么看怎么像坏蛋的笑脸，笨手笨脚的抱起糖糖，另一只手开始手忙脚乱的给她抹眼泪，一边嘴里压低声音哄着：“乖，不哭，不哭，乖啊！”

袁糖糖细嫩的小脸被马云飞粗硬的手掌抹的生疼，哭得更加肆无忌惮了。

马云飞抱着好不容易安静下来得袁糖糖来到一中队，后面跟着的勤务兵手里拎着两只兔子。一进院门，正好撞上心急火燎准备找人的袁朗一行。

“爸爸！”糖糖开心的大叫，挣扎着就往袁朗身上扑。

“啪！”一记响亮的巴掌声呼上了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翻了个头下脚上的袁糖糖的屁股。

“哇——”这次的哭声更加惊天动地，袁糖糖眼泪还没干的小脸上立马又泛滥成了洪灾重区：“坏爸爸，坏爸爸！哇——！坏爸爸——”完全没有准备的糖糖嘴里反复只会喊这两句话。

马云飞一脸错愕的还保持着抱着糖糖时候的姿势——这是唱的哪一出？见袁朗还准备下手，赶紧抢回糖糖劈头就骂：“混帐玩意！你干什么打孩子！！你不知道你那个手有多重！有你这样当爸爸的么！！”

“队长……”齐桓上前准备劝。

“闭嘴！”袁朗盛怒难耐。

齐桓等一中队的老A立马噤声不敢劝，着急的看看糖糖，看看袁朗。看糖糖扯着喉咙哭得撕心裂肺，齐桓他们心里那个心急哦。

成长（九十六）

袁朗被马云飞一吼醒了不少，可余怒未消上手准备抢回糖糖被马云飞一躲，干脆也不抢了："袁糖糖，你上哪去了！！你答应过我什么！！"

袁糖糖一边抽噎一边哑着嗓子回答："我答应爸爸乖乖待着……爸爸不在的时候不出这栋楼……想玩的时候告诉爸爸。不去训练场"糖糖前后颠倒着把袁朗规定的几不准几乎背了一遍。

看着女儿哭的淅沥哗啦的脸，袁朗的心已经软了——糖糖长那么大，他从来没有打过她可一想到全大队为了她一个丫头闹出那么大动静，狠下心——"那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袁糖糖委屈的瘪着嘴："我带兔宝宝吃草去了。兔宝宝每天都被关在笼子里，好可怜哦。"

袁朗眼神狼一样的扫过勤务兵手里的"罪魁祸首"，恨不得立马把它们拆了吃肉！两只兔子感知到摄人的杀气，不由一抖。再看向糖糖的眼神已经不再严厉——袁朗知道糖糖这两天在队里闷坏了。他忙训练忙工作没办法陪糖糖，糖糖除了跟自己玩，还是跟自己玩，唯一的两个兔子是仅有的说话对象——不由的放轻了声音："知道错了么？"

袁糖糖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因为爸爸从来没有打过她——揉着眼睛点点头。袁朗伸手去接糖糖，马云飞躲了一下，确定袁朗没有再打孩子的打算，才交出手中的娃儿。袁朗抱住糖糖轻声哄："爸爸错了，爸爸不该打糖糖。爸爸是坏爸爸"

"糖糖不乖，爸爸不生气。"糖糖一向知错能改，反而倒过来安慰袁朗。小孩子来得快去的也快，再抬脸时，糖糖已经破涕为笑。

"齐桓！"

"到！"

“从现在开始，除了出勤，你给我寸步不离糖糖，直到后天糖糖离队！”

“啊？”齐桓垮下脸，看到袁朗快要杀人的目光后把后面的话咽回肚子里，“啪”一个标准的军礼：“是！保证完成任务！”他没忘记那俩“罪魁祸首”是谁送给糖糖的，闹出那么大动静，袁朗没把他“拆了吃肉”已经算是轻的了。

当天上午，袁朗请了个假，开着猎豹带糖糖游览了A大的训练基地。袁糖糖兴高采烈的看什么都新鲜，早把早上的一顿铁板烧忘了个干净。

成长（九十七）

齐桓趁着袁糖糖在楼下玩的空空档，一阵风似的冲进袁朗宿舍，“啪”一声把一沓厚厚的文件扔到袁朗桌面上。

袁朗眼角瞟一眼一脸蕴怒的齐桓，压住心底的笑意用手里的笔杆敲敲文件封面：“什么事？”

“下一周的训！练！计！划！！”齐桓说的咬牙切齿。回想起自己莫名其妙就跳进袁朗设好的陷阱，齐桓就气不打一处来。铁路明明给袁朗批了半假的，凭啥要他带孩子啊！袁朗现在把袁糖糖扔给齐桓带，高兴了，爷俩你亲我热的玩闹一会，齐桓还能喘口气；不高兴了，借口工作忙，一句“齐桓”，他就得来当保姆。看着操场上吼得热火朝天的弟兄们，齐桓心里那个痒啊！好久没摸到枪了。

被A了！而且还是自己主动跳进去的，他怎么脑子灌水会答应这只死狐狸——这事儿让队里的弟兄们笑了足足两天。那个袁糖糖也不知怎么粘上他了，只要他在的场合，她连她爸都不要，只管往他裤子上粘，害齐桓这几天跑服务社补几回裤子，不是袁朗命令在前，他恨不得队门都不进。

齐桓这两天严重睡眠不足，他都怀疑自己重新回到新训队了。

袁朗看着齐桓脸色瞬息万变转得精彩，心里直乐。糖糖奶奶已经回家了，下午就准备把孩子送回去。

不过他没打算告诉齐桓这个“好消息”——近几天不能抽烟，看齐桓一脸“屎”样很能调节心情——能A到他真是很有成就感。不是他不想带糖糖，演习迫在眉睫，更何况，铁路说了，这回演习，要涉及“红方”整编。近几次的演习，A大队基本都担任了“磨刀石”的功用——和平日子过得太久，所谓得王牌甲种师一直沿用老一套训练路子。“海湾战争”的教训告诉世界，靠刺刀见红勇字当先的思想作战，只有失败一途！中国人口再多，也不是给敌人当靶子打着玩的不是？可是，那么大的架子，那么多兵，怎么改？往哪改？谁也没个主意，谁也不敢乱指挥——军队整编，牵一发而动全身；武器更新，动辄上亿！方向错了，赔进去的不光是银子，更是兵的生命啊！

袁朗低头略一扫完齐桓上交的训练报告。嗯，这小子军校没白上，结合实战出发，有点儿想法。提笔修改了几处，把文件一撂。看齐桓蹭到门口，一边等他批示，一边还在分心看着糖糖在院子里跟其他休息中的老A们疯闹，突然觉得有点愧疚，自己是不是把齐桓压榨的有点儿狠了？

“下午你带弟兄们去领装备，我跟大队长出去一下。”袁朗下令简单明了。

“是！”齐桓习惯性的接收命令先答到，然后再慢慢回味“命令”内容。领装备？

“啥装备？”齐桓有点儿迷糊：“要执行任务？”

“军科新研制的那批枪，已经配发到大队了，上面交待这次演习时候要看见作用，你带弟兄们三天内掌握，一周后熟练。”袁朗随口回答，让那傻小子自己慢慢琢摩去吧。

新枪到了？那不是可以摸枪了？齐桓心里痒啊，恨不得立马就能到下午。哎？等等。

“糖糖谁带？”几天保姆当习惯了，想让他忘记这么个尾巴还真不容易。

难怪自家崽子老粘他，袁朗满意的看着这个“有情有意”的“菜刀叔叔”：“丫头我带，你下去组织开饭吧。”

“是！”这句“是”答得齐桓精神气爽！一边哼着歌，一边飞奔下楼。

成长（九十八）

袁朗把糖糖送回军区大院后，就直接跟铁路开着猎豹来到702团，这次演习红方的主力装甲部队。

演习还没开始，情报站早就打得满天飞了。铁路带着袁朗借“送文件”的名义混过了702的哨位。铁路直奔团部“叙旧”，袁朗大模大样的在团部前观察情况。

嗯，视野开阔，“景色”不错！袁朗很满意自己的选位角度。开阔的练兵场，一览无遗。一队队士兵正热火朝天的在操场上跑障碍，做拉伸，练单兵动作。袁朗暗暗给其中一个兵掐了下表。嗯，还不错，基本达到选训队的合格标准，也就是老A们戏称的“幼儿园大班”水平。其余的？袁朗又看了俩就看不下去了——跟“幼儿园大班”水平差远了。

袁朗很无聊的看看表，都快半小时了，看来铁头儿的脸皮厚度见长，估计磨嘴皮的功力也上升了不少——以前跟铁路来“视察敌情”的时候，往往不到十分钟就会被对方主官“请”出大门，黄鼠狼给鸡拜年，谁都清楚对方来要干什么。不过铁路为了他们底下能搜集更多的非官方情报，依然坚持勇闯“禁区”，勇于“攻关”，时刻挑战对方的心理底线。

这老头儿跟人拌嘴上瘾了啊？还不下来！袁朗看看二十分钟前就已经开始在自己附近貌似无意转悠的“侦察”人员，心底不屑的冷笑——“资料”早装脑子里了，这种程度的防范顶个屁用。

反正没事可做了，袁朗干脆闭上眼睛打瞌睡。

“着实不错！”袁朗耳边炸雷似的响起一声吼。袁朗不满的把视线调到旁边的训练场，一个黢黑的上尉站在一堆兵前，在意气风发的讲

评。

“看什么呢？”铁路声如鬼魅在背后出现。

袁朗没好气的瞪他一眼：“风景。”

铁路顺着袁朗的视线看过去：“哦？怎么是他？”

“谁？”袁朗好奇了，能让铁路记住的人不多。

“记得有一次选训有个入选人员退出的事么？”

“年年那么多退出的，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袁朗脑子一闪，隐约记得好像谁说过一个“牛人”，张口就说：“您老人家说的不是他吧？”

“什么老人家，没大没小！没组织没纪律！”铁路抬手敲了袁朗一记：“没错，就是那个人。这次演习你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骨头。”

袁朗揉着头，暗骂，这个死老头儿，下手那么重，再硬的脑袋也是肉做的。一边略带不屑的仔细看了眼操场上正手舞足蹈的那个“骨头”，有点儿眼熟，想当自己的对手？还早呢！袁朗一边发动猎豹，一边随口问：“他叫什么？”

“侦察连钢七连连长高城，老爸是D集团军军长。”铁路回忆一下资料简报。

“嘎——！！”一个急刹害铁路毫无准备的脑袋很扎实的吻上了挡风玻璃，“嘣！”发出一声闷响。

“你小子吃错药了！”铁路平白无故挨撞，连气带疼，脑袋有点晕呼呼的。

袁朗第一反应居然是抬手先去心疼的摸了摸挡风玻璃，生怕铁路的硬脑袋把玻璃撞碎了。开玩笑，一块玻璃好几百呢！顶自己半个月奖金！眼角扫到铁路准备发作，赶紧踩一脚油门，嘴里不忘讨好加“威胁”：“开车呢开车呢，头儿您坐稳点儿。人都看着呢，还是你想亲自表演一下飞身救车？”言下之意是：只要你敢打我，我就敢跳车，到时候摔着啥的我可不管。

铁路倒不怕袁朗跳车，只是不准备让702的“敌军”看笑话。生生在半路收住攻势，气哼哼的抓住扶手：“回去收拾你！”

“是！”袁朗嬉皮笑脸的应了一句。拐出702前，从后镜里再次瞄了眼那个黢黑的身影——好久不见！

袁朗

古老但是永恒。飞机会被击落，战舰会被打沉，但是步兵还在战斗，因为我们是最艰苦也最坚强的兵种，我们没有核弹和轰炸机，可我们用的是人用了几百万年的这个……袁朗指了指脑袋。还有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意志。

铁路和袁朗各自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一致决定，这次演习，一定要好好“优待”一下702。

成长（九十九）

袁朗从队部返回中队大院的时候，齐桓已经集合好队伍开始分发装备了。看见袁朗，连忙喊了声：“立正！”跑步上前报告。

袁朗挥挥手制止住了齐桓的噪声对自己耳朵的荼毒，貌似散漫的踱到队前。战士们因为穿上新配发的装备，从头到脚都焕然一新，连带的人看起来都精神不少。

“精神面貌不错啊！”袁朗闲闲的开口。

这次演习担任的“蓝方”前所未有的轻松——在丘陵地带对抗“红方”王牌装甲部队。这对擅长奔袭、渗透等特种作战的A大队来说可算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何止小菜，简直怀疑导演部再故意放水，根本就是有意要他们蓝方完胜嘛！

袁朗接到演习参数后，甚至怀疑自己眼花，心底有点隐隐受辱的感觉——研究生跟幼儿园孩子比，能比么？简直是对老A们作战能力的轻视

“头儿，这种演习有意义么？我们三个中队足够灭他们一个师了！”袁朗不屑的撇嘴。干脆懒洋洋的趴到铁路的办公桌上，随手抓起

笔开始在作战计划上随意划拉。太没意思了，这种没啥技术含量的演习，早知道就申请在家留守了。

铁路端起茶杯不置可否。他看到数据的时候也打嘀咕，虽然协作的“蓝军”主攻部队是个二线部队，装备配置、整体战斗力等明显低于“红军”，但那是排除A大队协助之前的战力状况。实话说，A大出一个中队，完成交代下来的扰敌及破坏活动都绰绰有余，足以打掉对方的指挥系统，导致全局瘫痪。铁路也不认为这种战况下“红方”有任何胜算，但导演部指示是A大队全力协助——这种状况铁路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虽说是准备撤编的部队，上面也未免做得太过了些——这样打法，留下的战士还能有积极性么？不过命令就是命令，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既然接了这个命令，就一定要不打折扣的完成好它！

铁路瞟一眼一脸无聊外加一脸不乐意的袁朗：“你别大意，这次演习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试验新装备的实用性，你可以把前段时间演练的新战术拿出来练练兵嘛！再说，我们还是有任务的，破坏对方指挥所，最好能活捉回来。另外，装甲部队油耗的凶，没有了粮油供给，那群铁圪塔就是废物一堆。抽一个分队，把供应点都给我端了。对方毕竟是王牌甲种师，你大意，小心到时候输了回来丢人！”

人家外面早就没有这种烂打法了，找他们练兵还不如自己分队搞对抗呢。炊事班的单兵素质都比他们好。袁朗心底小声嘀咕完，拿跟看外星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铁路足有五秒：“头儿，您就那么不了解您的部下？”

铁路合上杯盖儿，直勾勾的盯住袁朗：“你要这么有信心，那咱们打个赌。”

“打赌？”袁朗来了兴致：“说，怎么赌法？”

“这次战斗伤亡比要是小于1：15，明年下来的新装备，你们中队先挑，怎么样？”

“真的？”袁朗眼睛一亮，明年听风声要装备新型动力伞和单兵渗透装备，前几天齐桓还跟他唠叨现在的携行装备小东西太多，用起来

不方便。另外便携式的单兵动力伞装置太重，很影响部队开进速度。要是能……

“一言为定？”这简直是送上门的好事么。袁朗语气有点迫不及待了。

“一言为定。”铁路点点头：“你到时候可别掉链子！”

“切！”袁朗大脚抬上办公桌：“小case，1：25都绰绰有余！”

袁朗心情大好，仿佛已经看到新装备穿戴上身了。

铁路眯眼危险的瞪着眼前晃荡的大脚丫子，土都快掉他杯子里了。不着痕迹的抓住某狐狸的“漏洞”下绊子，一副看不起他的样子：“1：25？你牛皮别吹大了！”

能力受到轻视是每个老A最不待见的事情，加之被“即将到手”的新装备冲昏了头。袁朗“嗖”的一下跳起来：“加一条怎么样？要是1：25，免我们今年的公差勤务？”

臭小子，不就是上次让你们去当了一次花瓶么。记恨到现在。铁路自有打算，呲一口茶，不紧不慢的接招：“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今年选训你负责。”

嗯？袁朗噎了一下，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落入什么“圈套”了？铁路可是出了名的老狐狸，他才不会做赔本买卖。可话都说出去了，这会反悔，不就是间接承认自己能力不行么？反正，以目前的态势，胜利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怎么算，自己还是占优的。

“说话算话！”袁朗说完转身走出办公室，跟老狐狸斗法，还是谨慎一点。为了万无一失，有必要再跟弟兄们合计合计作战计划。

成长（一百）

袁朗扫视一下已经做好出征准备的老A们：“这次的演习，大家伙别客气。大队里要求1：15，我说太容易了，咱们给他整个1：25都不成问题啊！”

队列里响起一阵认同的笑声。

“但是！”袁朗神色一变，老A们立刻神情严肃寂静无声。

“那也决不是我们应该达到的水平！我要求你们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尽最大可能保存战斗力，最好是零伤亡！”所有人脸上已经有了临战的紧张感。袁朗满意的再浇上油：“这次演习的红方，对咱们意见很大啊。不服气啊。咱们就让‘红军’的弟兄们好好看看，我们老A，凭什么比他们牛气，凭什么拽！！”

“首战用我！！出奇制胜！！”吼声震天动地，震的在远处观望的铁路的耳膜都嗡嗡直响。

袁朗换上一副讨打的表情，身体略前倾，压低声音：“透露个小道消息啊。”

一中队的老A们不由自主的都把耳朵支棱了起来——通常袁朗出现这种表情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

袁朗手悄悄往铁路办公室方向一指：“这次任务完成达标，哥几个都就有‘夜草’可吃了啊！大队供应！”

马无夜草而不肥嘛！一中队的立马心神领会，不禁喜上眉梢。

袁朗接着做个噤声的手势，还做势左右望了望“敌情”：“这好事可别让别的中队收到风声啊。”

“怕啥，他们知道了，也还是比不过咱们中队！”齐桓首先不服气的嗷嗷开了。

“就是！”

“争争试看看，差远了！”

“陪哥几个练练！”

当下队伍里炸开了锅，战斗热情更高涨了起来，不过，“对象”好像没弄对。

袁朗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有竞争，才能出成绩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已经开始期待这次的演习了：“上车！天黑前赶到指定位置！”

袁朗一挥手，一中队的老A们纷纷抱上自己的装备跳上准备已久的突击车。

袁朗迅速冲上房间搜刮完装备再跳下来，一股脑把东西往齐桓怀里一扔，跳上正在起步的车斗，才开始慢条斯理的拾掇东西。

齐桓从“杂物堆”里分出手来，凑近袁朗：“队长，透露点儿内容吧？”

袁朗对着镜子仔细画脸，故意左躲右闪的不正眼搭理齐桓吊他胃口。齐桓急了：“队长，哎呀，你那个脸再画也就是那么回事，画不出花来，差不多凑合行了！赶紧的，任务简报在哪呢？”

袁朗顺手抓起一团东西塞住齐桓吐不出象牙的臭嘴，抬脚戳了戳齐桓身上还抱着的背包：“里面。”

“呸！！”齐桓迅速从嘴里拽出一坨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网状物体，用力唾了两口：“什么玩意！那么臭！！”一边使劲抹着自己的嘴。等看清楚是什么玩意后，气得大骂：“靠！你多久没洗了！想毒死我！？”

“伪装网啊！”袁朗故作无辜的样子：“伪装网洗那么光鲜亮力干嘛？找抓啊？”

齐桓气的就剩出气没进气了。抓起袁朗的水壶狠狠的喝了两口吐出来，才觉得嘴巴里的味道淡了些，翻出任务简报，把手里的东西一股脑扔回给袁朗，然后挤到角落里气鼓鼓的看起来。

成长（一零一）

袁朗

我们是未来战争中站在最前排的。以寡击众。没有前方，没有后方。那是逆境中的逆境。可是天下太平的环境给了我们什么？国家是后盾，人民是源泉。班长哄着，连长罩着，物资有人供给着。有谁面临过真正的逆境，孤立无援，无依无靠。

袁朗举着夜视镜仔细观察，一千米开外的阵地上工事严谨，人影攒动。指挥所前一排军卡一字排开，静悄悄的只有几个流动哨在营区内巡逻，一切都显得那么零散松懈。

哼，小孩子把戏。袁朗不屑的撇嘴。一阵息息嗦嗦的响动过后，一身伪装的齐桓爬了过来。

“队长，上么？”齐桓轻声问。

袁朗不耐烦的瞟齐桓一眼：“还嫌人没给我丢够是吧？回去待着！等命令！”

齐桓缩缩脖子，转身潜了回去。

这个伪装的红军指挥所，压根儿就没在袁朗关注的计划内，他的目标是潜入后方端掉红军真正的总指挥部。可两天前的遭遇战，让袁朗气急败坏不得不亲自出马。

A大队派了一个战斗小组，准备潜入切断这个伪指挥所的后勤油料补给，导致他们指挥瘫痪，然后直接从其侧翼直插后方。做好电子信号标记后，由负责配合的高炮营直接开炸，整个计划顺利的话，两天之内结束战斗。可是前去执行的老A，刚进入阵地警戒范围，居然就被对方的侦察连咬住了，围追堵截不算，还报销掉一个人。一接头，就是1：1的战损比，而且，还是老A们理论上实战上都应该最拿手的渗透任务——对方只是一个团属侦察连！

袁朗气得冒火！混帐玩意！平时训练都吃干饭去了！前去报告的齐桓动都不敢动，就怕袁朗一个不高兴让他跑步去支援。

看来低估了甲种部队的实力——应该高兴才对，至少证明我军的士兵没有在浪费皇粮吃干饭。袁朗沉下气后，决定亲自来会会这个“老朋友”，702团侦察连钢七连连长高城。

呵呵，看了高估了他们嘛？也许是一开始的胜利让他们冲昏了头，袁朗笑笑——那么显而易见的“伪装”，傻子都不会上当——他们早已将计就计，把B师的一个步战排调了过来潜伏在旁，就等对方“乘胜追击”之时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袁朗在头后划出个圈——开始进攻！齐桓带着一个分队，装作上当的游潜过去。一边前进，一边时刻准备撤退。

突然间灯光大亮，刺眼的车前灯晃的人睁不开眼，同时响起的是激烈的枪声和冲锋的呼喊。

老A们应付性的交了两下火，开始“溃逃”。袁朗手拿通话机，安静的等待猎物落网——“打！”在红方毫不知情完全进入了伏击圈后，袁朗果断的吼出了命令。

侧翼喷薄而出的火舌打乱了冲锋的步伐，截断了“敌方”的后路。红方一下子乱了阵脚。老A们趁机回身，就地隐蔽杀了个回马枪。红方战士全部被夹在“火场”里一锅端了。

“回来！！撤回来！！不要追了！！！”高城顾不得隐蔽，跳出掩体使劲喊，炮火轰天压过了他的声音。冲锋的势头根本就无法抑止。

袁朗满意的看着对方指挥员在炮火的轰鸣中急得狂喊，距离那么远根本听不到他在喊什么，只能看到一个手舞足蹈的身影在灯前乱跳。呵呵，还是没变，你小子还是那么沉不住气。袁朗满意得收起观察镜，转身潜回停放在不远处的临时基地。这场战斗胜局已定，他要着手准备下一个“见面礼”——我让你狂，我要彻底打掉你心爱的部队！

离演习结束还有两个小时。齐桓已经带着一分队的老A趁乱穿插进红军后方，这会应该快到指挥所了。袁朗带着一个战斗班留守，目的是佯装大部队，让对方无法及时增援。

居然能被一个侦察连拖住那么久是袁朗所始料未及的。

“砰！”一声枪响，A1地区潜伏的老A头上冒出了代表阵亡的白烟。哟，枪法不错。袁朗示意老A们不要大意。可九五的卧射点太高，四周能做潜伏物的“大树”早被红军清了个干净，这样的伪装下，很难完成潜伏任务。

“砰！”袁朗正在想着计策，又一声枪响报废了一个老A。看来对方狙击打上了瘾，一枪爆一个。先把狙击干掉！不给点儿颜色瞧瞧，还真当A大队没人了。袁朗比划了个手势，老A们心神领会开始游动攻击，有意吸引对方狙击注意。袁朗一个点射敲掉红方一个机枪手，然

后迅速跃起，在灌木的掩护下蛇行穿行。红方狙击手果然再一次出枪，上钩了！袁朗有意加大穿行的动静，果然成功把对方狙击手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袁朗计算好死角，隐身在灌木中默数红方狙击的位置。他没算错，这个狙击手还嫩了点——一心想要显示自己技术的精准，务求一枪击毙对手。而这恰恰给了袁朗反击的大好机会。幼稚！战场又不是表演的地方，暗想，同时食指轻扣到扳机。

“砰！”狙枪，瞄准，射击，全程不到两秒——在一个狙击手惯用的瞄准极限内，袁朗果断出枪，完成了从瞄准到出枪的整个流程，击毙了那个目瞪口呆的对手。

袁朗满意的嘲笑，这个距离除了狙击，早已超出了一般常规武器射程。但是他无意久留，狙击枪射程远，但是子弹装配不多，刚才的对决已经暴露了自己目标，红方一定会派人上来追击。眼见追击部队已经跃了出来，袁朗转身朝隐蔽处相反的方向撤离。

成长（一零二）

袁朗

战火浇灌出来的战友情谊，是难以用语言去描述的。为了自己的战友，我们可以冲锋陷阵，我们可以舍弃生命，我们会对彼此不抛弃也不放弃。可是，当一个士兵，一个在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士兵，能在一次“演习”中用实际行动向我申明这个承诺时，我想，我那时被感动了。

袁朗苦笑的看着眼前被自己踩的双手流血的士兵。双手被踩的红肿流血，微微的颤抖着，很难想象他会在那样的情况下仍然那么坚定执着的去追击自己。他不是不能摆脱这个士兵，只是感动于他的执着——如果在战时，他早就死了几回都不够了，而现在，自己居然成了这个小兵的“俘虏”。

从被俘后那个小兵就没说过一句话，一直用那种说不上憎恨也说不上畏惧的眼光直勾勾的盯着自己。

难道还怕我逃跑么？袁朗好笑的心想，望望四周恨不得把自己吃了的红军士兵。在这“重重包围”之中?

一扭头，一个满脸被炮火染黑的上尉已经戳在自己跟前。

“七连连长。”袁朗扯出一个牲畜无害的笑容

“高城！”高连长不客气的回了一句。

这种态度袁朗早就见怪不怪了，A大队近年来几乎成了甲种师的克星，加上年年从人家窝里拔萝卜，没有几个主官给过好脸子。

“我有点儿冤啊！”袁朗解开身上的束缚松松气。

“每个被俘虏的人都觉得自己冤。”高城没好气的顶回去。

看来他还没认出自己，袁朗有点好笑，还是不要点破吧，省得打击他。

“我想知道你的来路！”高城貌似不经意的开口。

“袁朗！”袁朗大方报上自己的名字。

“来路！”高城不耐烦的追问。

“违规了啊，高连长。”袁朗“好心”的提醒对方，他们的身份并不是完全保密的，但是他完全有权利选择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何况他并没有被“严刑拷打”。

“还有一个小时演习就结束了！到时候所有资料都会公布，这里有的士兵在演习中‘牺牲了’，这也许就是他们最后一次演习！”高城眼中含着怒火。

他是在心疼他的兵。袁朗有些了然，一个能为自己的兵动怒的主官，难怪能带出这么执着的兵。袁朗拍拍手上的土，内心挣扎了一下，呵，既然都已经当了一回“俘虏”了，再卖一回“情报”又能如何?反正他们已经没有翻身的机会了。袁朗凑近高城的耳朵：“老A。”

高城明显一怔，他知道老A是协助蓝方的力量之一，但是不敢相信自己的兵居然抓了一个回来。一个中校，居然被自己最瞧不起，最看不上的那个“投降兵”抓了回来。原来自己一直在跟老A斗法，难怪输的凄惨。

看着高城面无表情的大步离开，围守的红军们也准备撤离了。演习即将结束，有没有这个俘虏都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哎！士兵！”眼见那个受伤的小兵要走，袁朗忍不住喊住了他：“我是你的俘虏，要是战时，这些可都是你的战利品啊！”袁朗笑着示意地上堆放的那一堆新式武器，一个执着的人，沉默的性格，以及过硬的军事素质——能追上自己速度并且发现自己藏身之地的兵是值得赞赏的。袁朗对这个士兵产生了兴趣，他想了解他。那小兵停下脚步，一脸呆板看不出情绪，回首望望袁朗再看看地上的装备，弯下身，挑出最新的九五微冲和02式消音手枪别在了身上。袁朗满意的笑了——是个好苗子，他的眼睛太干净了，可只要他本能里有对武器的渴望，袁朗就有信心把他带成一个合格的特种兵。

一路的闲聊只加深了袁朗对那个小兵一个印象——单纯，朴实，跟以往很多能进老A的人都不同。大部分能进老A的人多少会有些“刺头儿”，脑子快，可这个兵，太老实，绝对会不折不扣的执行下达的命令，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好兵。

“喜欢么？想要么？”袁朗笑着问眼前这个对武器本能感兴趣的叫做许三多的士兵。

可听完回答，袁朗差点没摔到地上——“这，这是公有财产。”许三多很认真的回答。

袁朗决定修正自己刚才的评价，这个兵简直是个呆子，脑子不会转弯的呆子：“我是说，想来A大队么？”

一句话出口，袁朗可以感觉到自己和这个士兵立马成了所有红军的焦点。他甚至已经感觉到了周围敌视的目光。但他不在意，他就像知道这个兵到底有没有“野心”。

“报，报告！我是钢七连第四千九百五十六个兵！”许三多牛头不对马嘴的给出这么个让所有人都意外了的回答。袁朗气得用手套敲了许三多的头盔一记，他敢打赌，这个兵压根儿就没搞明白A大队是什么。但是却成功的狠狠的下了一回他的脸面。

成长（一零三）

齐桓陪着小心，不时用眼角瞟一眼副驾驶座上的袁朗。后者叼着根没有点火的白沙烟，一脸木然，看不出什么心情。战损比高达1：9，别说是战前夸下海口的1：25，连大队要求的1：15都没完成。这回完蛋了，新装备飞了不说，回去还不定要怎么练法呢！回想选训时期被袁朗收拾的惨状，齐桓暗暗祈祷老天开眼，或者至少来个什么特别的任务，好让大伙儿逃过一劫。突然袁朗微微一笑，把齐桓吓出一身冷汗，连带着车也不自觉的跟着抖了一下。

袁朗察觉出身旁的气场不对，一脸狐疑看向驾驶座上紧张得冒汗的齐桓："怎么了齐桓，演习完了还那么紧张，想什么呢？"

齐桓吞了口口水："队长，您别冲我笑了，您一笑，我糁的慌！"

袁朗一愣，忽而明白齐桓所指，忍不住微笑。齐桓一见更是坐立难安，苦着脸讨饶："队长，回去我们加强练习还不成么？我求求您老别再笑了。"

袁朗一下喷了出来，爆出一阵大笑。看看一旁湿了一身的齐桓，悠哉的点着了烟，深吸一口吐出来，也不管齐桓一脸"哀怨"，含糊不清的接了句："回队！"

"是！"齐桓赶紧加大油门，猎豹一溜烟儿的飞驰在归队路上。

袁朗

草原上，雄鹰永远在天上飞翔，兔子只会待在角落里！

天空中暴出一朵朵雪白的伞花，为首的伞兵一个漂亮的"雀降"落在T字中心。随后速度摘除伞具，冲进靶场，一阵乒乒乓乓的响声之后，以近乎满分的成绩完成了多种枪械多姿射击。最后一声枪声刚落，那个伞兵轻松的跑步回到出发线自动跨立，一脸倨傲。

"队长，你那么大老远把我挖来就为了看这个？"齐桓往嘴里灌了口凉水，不满的看向一旁举着望远镜的袁朗。一大早牙都没刷就被袁朗抓上了车，二话没说就拉到空降兵基地。来了以后等半天就等这么个玩意？

齐桓抻着脖子瞄了两眼已经整理好队形的伞兵队伍，轻易寻找到了袁朗关注的“焦点”

“降落姿势很标准，枪打的次点儿，脾气很臭。完毕。没事儿了吧？没事咱回吧？”闹不清袁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齐桓随口评价，可心早就飞回大队去了——今天早训有多功能打靶，试验改良后的九五枪族——这会赶回去还能打个尾巴。

袁朗在墨镜后瞥了齐桓一眼，随手把望远镜往齐桓脸上一砸，后者反应迅速的接住。

“你脾气不臭？”袁朗点了颗烟，吐出烟圈后才慢悠悠的接：“铁头儿准备把他挖过来，接伞降分队王子翼的班。”

齐桓愣了一下，沉默着举起望远镜。王子翼在上次试飞单兵动力伞的时候掉下了悬崖，虽然人没事，但是腿折了。伤好以后无法继续负荷A大的训练量，只能回二线部队了，年底就走。

“脾气跟大队倒是有的一拼。”齐桓再次评估：“就是不知道技术是不是跟脾气一样牛。”

袁朗笑笑拉开车门：“回吧，一会还有‘任务’呢！”

一听“任务”齐桓来劲儿了，迅速跳上车，踩满油门。最近一直都是战备、训练，战备、训练，都快憋出病来了。早有准备的袁朗拉住扶手，好笑的看着一脸猴急相的齐桓。他决定不要太快告诉齐桓“任务”内容。

成长（一零四）

袁朗提醒自己不要太打击部下的自尊心，可看着一脸铁青的齐桓，终于还是很没有风度的大笑出来。

一路吐的七晕八素的齐桓按住仍在继续翻腾胃，死命压制住向上喷涌的欲望，咬牙切齿的“威胁”：“队长，你要是再笑，兄弟我一定让你好好分享一下！”

袁朗擦了擦眼角笑出的泪水，他还不准备跟齐桓分享这个。忍住腹部的抽痛：“你怎么还晕船？”

齐桓闹不清是因为吐还是气得发青得脸上，升起两片不自然的红晕，悠悠的一直烧到耳后根儿。会晕船是他的错么？他又不是故意的。

袁朗站在瞭望塔，开阔的滩涂上，一列登陆艇正迅速驶向岸边。突然信号弹升起，舱门开启，一队身着“海魂衫”的陆战队员飞速冲锋。迅速排成战斗队形，占据战术据点。袁朗暗自掐了表，技术动作及配合完成不错，就是不知道应变能力怎么样了。一旁好不容易把自己的胃清空了的齐桓，脚步虚浮的走到袁朗身边：“队长，你什么时候改当军事观察员了？我怎么不知道？”

这一周时间袁朗天天拉着齐桓，开着猎豹满军区的跑。训练保障都不做，倒是把各个兵种的演习看了个遍。齐桓是一肚子的牢骚，可袁朗倒像是乐此不疲，往往一看能看上好半天。

齐桓这小子想训练呢！从观察空隙中抬起头的袁朗看向身边一脸神游状的部下——回去以后有你好果子吃。想起自己被铁路那个老狐狸给暗算的事情，与眼前这小子没好好完成任务脱不了干系。怎么的，这次也要拉个垫背的。再看一眼毫不知情的齐桓，袁朗很心安理得的继续扭脸观察去了。

递交完最后一份“请柬”，袁朗快步走向门口停放的猎豹。伴随着一声拿腔捏调的声音，差点儿和一个瘦削的身影撞个满怀——

“祝各位春梦了无痕！哟！对不起！”在与那个身影即将接触的一瞬间，两人都迅速避开了对方。袁朗是本能使然，但对方的反应速度也不差。那人临走好奇的回头打量了一眼袁朗，一身陆军迷彩，在全是蓝色的“海洋”里很是扎眼。袁朗藏在墨镜后的脸意外的笑了——真巧！

“什么玩意？娘们唧唧的！”齐桓语气里充满厌恶。

袁朗埋在墨镜后的笑意更浓了：“你很快会知道的。”

“别！我可对这个没兴趣。”未免袁朗继续这个话题，齐桓迅速发动猎豹，驶离了827海军基地。

袁朗

我至今不明白，齐桓玩伞兵环都不晕的人，偏偏只要一踏上甲板就开始犯昏。后来姜小白没事就喜欢拉齐桓上公园“划船”玩，为此齐桓有近半年走路都打晃，不过最终倒是灭掉了晕船的毛病。

成长（一零五）

“啊——！”听到门外一声狼嚎，不用想也知道一定是从齐桓嘴里发出。

碍于仍在铁路办公室，袁朗憋笑憋的辛苦。想想齐桓还一直以为自己早就忘记了演习失利的事情呢。袁朗可没准备那么轻易的放过齐桓，加大训练量对齐桓这种训练狂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根本算不上惩罚。相识多年的兄弟，袁朗自是知道什么才是齐桓同志的软肋——他早就盘算好要怎么收拾齐桓了，这种乐子，千年难得遇见一回。

铁路也听到了齐桓发泄的惨叫声，无可奈何的笑着摇头，这辈子齐桓算是栽袁朗手里了。

“就这么定了，接下来各个部队的选拔，人员构成以你们中队为主。下去把计划写一下，需要什么配合上报，我来解决。”见袁朗突然兴奋起来的目光，铁路赶紧加一句：“不许出妖蛾子。”近两年选训拔走各大军区不少人尖子，不是总部首长在上面顶着，铁路早就被各部队主官拆了吃肉了。

袁朗眼神一下子就暗了下来，意兴阑珊的答了声“是”就走出了办公室。

铁路轻吐一口气，好险！上回这小子报上来的选训计划，害配合部队报销了最新配发的两台步战车外加一挺重机——那可是基层部队的命根子，袁朗眼睛不眨的就给玩残了，恨得配合部队的团长差点儿实弹崩了他。铁路费了好一番功夫，才算是抹平了这件事。从那次以后，A大选训绝对几乎没部队肯上真家伙配合。可为了“实战”需要——袁朗拿来抗争的最硬的杀手锏——铁路不得不磨破嘴皮跟总部斡

旋，向各配合部队施压，以完成选训计划。铁路擦了擦额上的汗，这回可得小心防范，要不然就算没被各部主官拆了，也铁定会被这个小子折腾死。

袁朗

同样的特种兵，受到的是一样的训练，为什么不一样？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有了对死亡的恐惧才有对生的渴望，才会为最后一丝生存的机会去拼死博斗！不过在共和国军人的心中，祖国人民交给的任务和战友的生命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自己的生命为了任务随时都可以拿出来！这就是我们战无不胜的原因之一！

正在准备选训计划的袁朗，被铁路匆匆叫到了队部。

“报告！”

“进来！”

听到铁路难得严肃的声音，袁朗不禁也凛住气息：“大队长，您找我有事？”

铁路一脸严肃的转过身，眉头紧锁，脑子仍在不停的思索。

袁朗在一旁察言观色：“有任务？”

铁路不置可否。袁朗正准备再开口，一声炸雷从门外响起——

“报告！”

铁路猛一抬头：“进来！”

袁朗一愣，马云飞？

马云飞见袁朗也是一愣，大步走到办公桌前：“大队长，您找我？”

铁路“啪”的将两份资料扔到两个部下面前：“上级命令简报，自己看。”

袁朗和马云飞各自抓起一份简报，哗哗的翻了一遍，然后狐疑的抬起头，相互对望一眼。分别望向面无表情的铁路。

成长（一零六）

“头儿，这简报没搞错吧？”袁朗先开口置疑。

“就是，国安局的人干什么吃的去了？”马云飞也是一脸不解。

“就是啊，而且这任务跟纠察有啥干系？他们去纯粹捣乱。”袁朗逮到任何机会都不忘踩马云飞一脚。

“就是……”马云飞正要附和，听出味儿来不禁气得直跳：“等等，什么叫捣乱，我们纠察中队哪点比你们差了！？”

袁朗就是喜欢看马云飞一点就着的喷火样子，继续不依不饶：“本来就是，你们那两下三脚猫功夫，拎出去丢人，我都替你臊的慌！”说完还夸张的用手在脸上“羞”了两下。

士可杀不可辱，马云飞顾不上铁路仍在眼前，当场就炸了，撸起袖子就准备跟袁朗开练，嘴里还嗷嗷叫着：“练练！我看我们纠察中队哪点比你们差了！”

“砰！”一声巨响把桌上的所有物件都震得一跳，也成功制止住了两个准备“掐架”的斗鸡。马云飞和袁朗赶紧立正站好，目视前方，不敢跟明显已经冒火的铁路对视。

铁路有点头大的看着眼前的一对活宝，要不是任务需要，他真想让他俩一辈子都老死不相往来——只要他俩在一起，你就永远别想安生。

铁路板着脸，逼视着两名部下半晌：“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俩打什么主意？都不想去是吧？”

被识破了！马云飞下意识的低下头，袁朗则悄悄的吐了吐舌头。

铁路了然的看着眼前这两个鬼主意一堆的家伙，都三十的人了，还跟毛头小子似的没长大！铁路清清嗓子：“这次的保卫任务上级很重视，要不也不会从我们大队抽调力量。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有！”两人齐声答道。

铁路满意的点点头：“你们两个各抽一个战斗班，交接好工作后去弹药库找文书领装备，15分钟后楼下集合。”

两人离开后，铁路抓紧最后的时间在电脑上噼里啪啦的敲着什么——简报上指出，为了破坏这次和谈，国内外的反动势利悬赏征集了

一批雇佣兵。边境口海关已经查到了近几天有几项可疑的入境记录，国安局已经派力量布控，可是仍有一部分人下落不明。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暗杀参加和谈的H国首脑。一旦和谈破裂，后果堪虑！上级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好保卫任务。

铁路窝进沙发里闭目，脑子仍在飞速转动——又是一场硬仗。

不像很多部队首长喜欢给战士们送行，铁路有个“迷信”的习惯，除了誓师大会，绝不送战士出征。老A们都知道，那意思是要大家都活着回来庆功。望着前去执行任务的突击车消失在门口，铁路在心里默默的念：“平安回来。”

袁朗抱着武器飞快的翻看刚领到手的任务详细资料，从一中队抽出来的战斗组包括庄文毅等两个狙击手和三个突击手。齐桓一听任务是“花瓶”就一脸兴趣缺缺，袁朗正中下怀的把他踢回中队协助铁路完成各个部队的人员选拔。

老A们都管没啥实战性，挑战性的首长保卫称之为“花瓶”——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处于上升发展的良好势头，在国际上地位举足轻重。真有几个不开眼的恐怖分子反动势利想搞破坏，也早在几公里外就被武警兄弟们收拾了。所以A大队出的那些贴身保卫的任务，基本上也就成了摆设——看着挺威武，可惜没用武之地——出去领多少武器，基本上回来仍是原封不动的上交入库，唯一只能装装武器，过过干瘾。这也是为什么，纠察中队一直被A大的其他战备分队挤兑的原因——在A大，谁打的硬仗多，谁立的战功多，谁说话就牛气，就硬气。一中队为什么老捣蛋大队长还是喜欢他们护着他们？人家立的战功多啊！虽然纠察中队的老A们论训练论技术不比其他中队差，可无奈分工不同，英雄无用武之地啊！所以马云飞他们憋屈是无用言论的。说句不负责任的话，他们每次出任务，都巴不得首长能出点事——这当然只能内部想想，真传出去，从铁路开始就要扒了他们的皮

成长（一零七）

马云飞抱着手里的家伙摸到袁朗身边坐下。

这次任务拉上一中队的人，说实话马云飞心里不是特别乐意。任务简报里指出有国际雇佣兵的介入，这对马云飞他们来说简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终于有他们“用武”的机会了。

纠察中队平时在老A里的绰号是“鲜花”，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跟人“火拼”的任务可出。中队里的弟兄们有的盼到退伍也盼不到一回“实战”任务，眼巴巴的看着别的中队执行任务到凯旋而归，弟兄们心里真是五味杂沉，百抓挠心。这回终于搂着个大家伙，虽然还不知道能不能接上火，可看简报就够诱人的——危险级数越高，难度越大，对于他们这些憋坏了的老A来说就越有挑战性。回中队抽人的时候，弟兄们都跃跃欲试，争着出这次的任务。可偏偏搭上一个一中队，平白无故占掉一个战斗班的名额。这已经让马云飞很窝火了——首长保卫一向是他们纠察中队的任务，这次任务本是他们可以在A大里扬眉吐气的好机会，可大队居然从一中队调人跟他们配合执行任务。他明白大队的意思，抽调一中队的人是为了加强他们的实战能力，共同完成好保卫任务。虽说都是老A，但纠察中队所接受的日常训练主要是反恐，说白了跟地方上的特警接受的训练没啥两样。一般出任务也多是首长保卫之类的“安全”性高的任务，临战经验自是比不上在实战中取经验的一分队袁朗他们。可这不是明摆着小瞧他们纠察中队的战斗实力么？更可气的是以齐桓为首的一中队那些小子，居然还对这次任务挑三拣四——扬言平日“老虎”见多了，对打“兔子”没啥兴趣了，让给纠察中队的同志们了。马云飞他们气的直咬牙，暗自跟一中队的飙上劲儿了，非要在他们面前好好露一手不可！

不过飙劲归飙劲，该执行的任务他们是不会打一点儿含糊。

“什么看法？”马云飞问仍在低头背资料的袁朗。

“你的意见呢？”袁朗抬头看马云飞，见后者跟个新兵蛋子一样微微兴奋的脸庞不禁一笑：“反恐作战你是行家，这次任务，我们听你指派。”

马云飞有点受宠若惊的一愣，见袁朗不像玩笑，理理思路，小声跟袁朗讨论起保卫方案。

成长（一零八）

因为是突然接到的命令，平日里虽然训练一致，但配合上都各有各的习惯。初步决定，袁朗带领一中队抽调的人员组成一组，马云飞和纠察中队的人员组成二组，马云飞和袁朗分别为各组的组长。马云飞组由于擅长城市反恐作战，主要负责收缩十米范围内的警戒，而袁朗组则负责全线贴身保护。

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有一个身着武警制服的少校站在门口等候了。车未停定，袁朗和马云飞就率先跳了下来敬礼。

“A大队袁朗。”

“马云飞。”

对方还礼：“这次保卫任务负责人，内卫队队长张翼翔。”

说话间，前来执行任务的老A们已经卸车完毕，矗立在一旁等候命令。

张队长热情的寒暄，完全没有准备交接任务的意思。马云飞性急，打断张翼翔的喋喋不休：“张队长，我们能不能边走边谈，能把你们警戒的计划和兵力部署提供一下么？另外，我们还需要这次任务涉及的所有地点的详细结构图以及周边环境资料。”

张翼翔脸色不易察觉的变了一下，随即热情的说：“看看看看，资料已经准备好了，两位同志这边请！”

跟粗枝大叶的马云飞不同，那一瞬间的转变没有逃过袁朗的眼睛，哦？有问题。

资料搜集跟任务简报上不差什么，袁朗抬头看着仍在“介绍资料”的张翼翔，平静的说：“张队长，我有个疑问。”

张翼翔微微一滞，换上一张笑脸：“袁中队请说。”

袁朗指着资料上一个方案：“这里，预留了五分钟的交接时间，同时派出三队人马混淆袭击人员的视听。可是这五分钟只有你们内卫队

的人员警戒，为什么？”

不理张翼翔脸色微变，袁朗继续咄咄逼人：“张队长，我们奉命前来协助你们进行保卫任务。上级是经过通盘考量任务的危险，才会动用到我们A大队的力量。相信你们也明白这次保卫工作的重要性。”

张翼翔脸色已经微微转红，袁朗声音不高，但是很有压迫感：“希望你们能以任务为重！否则我们只能如实上报！目标安全出了任何问题，你们内卫大队要负全责！！”

张翼翔冷汗呼呼的冒了出来。按下一个内部通话的按钮，通知通讯员另外拿来了两分资料。袁朗和马云飞也不多说什么，迅速看完，合上文件开始一步步讨论任务的实施和推演方案的可行性。

一番唇枪舌剑下来，张翼翔已经从一开始的虚应，到最后佩服的五体投地。结束时拍着袁朗的肩膀：“袁中队，马中队，这次任务能跟你们一起合作非常荣幸！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

袁朗笑着握手：“合作愉快！”

一出会议室门口，马云飞忍不住嘟哝一句：“我们送上门帮忙，他们防着我们干什么？想不开！”

袁朗看看身后一直在“目送”他们的张翼翔，再看看马云飞：“跟你防着我们一样啊！”

“防着你们？”马云飞糊涂了：“我没防着你啊？”

袁朗无奈的翻翻白眼。见过笨的，没见过这么笨的。同情的眼神看着马云飞做势伸手准备摸他的头：“云飞啊！你今天没磕着哪吧？”

马云飞低头一躲，拍掉袁朗不安分的爪子：“去去去，你脑子才有病呢！我看你是狐狸当多了，逮谁怀疑谁。”

“那你说说，他们为什么备用两套方案，藏着一套不告诉我们？”袁朗好整以暇的看着马云飞。

“那是因为，因为……”马云飞抓耳挠腮“因为”不出来。

“因为我们来了抢了他们的‘饭碗’！”袁朗没好气的点明，同时丢给马云飞一个“笨”的眼神，施施然的往临时宿舍走去。

“抢饭碗？”马云飞忽然恍然大悟，继而想起袁朗刚才的话，脸上“腾”的一红，低着头快步往宿舍走去。

成长（一零九）

袁朗

柏拉图说过“战争带来的，只有死亡！”只要有死亡，就存在着残忍！战争是一把双刃剑！战场上任何一个人的死亡，对他们的亲人来说，是不是一种残忍？

接触目标第三天了，和谈也陷入了白热化阶段。

不过袁朗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个。

三天了，各个潜伏进来的雇佣兵集团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安静。

太安静了！

这种大战来临之际的寂静，愈发让袁朗觉得后背嗖嗖发紧。

“娘的！”马云飞小声低骂：“这帮子兔崽子属乌龟的，躲哪去了？是不是睡着了，害爷爷等几天一点儿响动都没有。”

袁朗站在马云飞四点左右的位置警戒，听到骂声不禁一笑——他知道马云飞等着“实战”的机会也盼很久了。但焦躁的情绪是不利于战斗的。回望自己组的队员，每人都貌似呆滞的守着自己的防御区间，袁朗忽然看见自己右手方的庄文毅嘴角轻微的牵扯了一下。袁朗按开单兵通话器：“小庄，怎么了？”

“头儿，哪请来的菜鸟，整个一群活靶子。”庄文毅面无表情的低语，可眼神里的不屑出卖了他。

袁朗先是一愣，忽而恍然大悟——会场附近的所有建筑物各个制高点都被外围警戒调来的武警和防暴警布控了。庄文毅身为狙击手，自然会比较关注这些“同行”。不过，在袁朗他们看来，这些“同行”的专业素养还比不上A大刚做完狙击基础培训的“南瓜”们。这样的狙击布控威慑警告的意味要远大于实际作用——因为他们都良好的暴露在

老A们的射击视野里。想要进行暗杀行动的敌人，只要随便整个狙击手，连制高点都不用占，就能把他们一个不漏的全突突掉。

这样的狙击布控在老A们看来是非常白痴外加不要命的做法，包括乙种师的侦察兵都不会犯的这种常识性错误。不过，毕竟武警和防暴警的狙击手不是战术狙击手，平日都是防暴威慑为主，这样的训练和布阵也无可厚非——如果从一公里外就有大批警力在沿途各交通要道开始戒严的话，这样布控的目的其实也就仅仅是威慑一下，装装样子而已。袁朗知道庄文毅这次行动没能摸到自己最在行的狙击步心有不甘，难免对兄弟部队的做法心存牢骚。但职责所在，所以没应话只是笑笑，继续防范自己的防御区域。

成长（一一零）

视野太好了。

袁朗有点不安，不知怎的他总有种被人窥视的感觉。天生的敏锐加上在战场上练就的对危险的敏感，让袁朗不自觉的加大了警戒范围。

四周一派安静祥和。因为戒严的关系，所有的车辆都绕道行驶，只有二百米开外有一辆洒水车正缓缓驶过。

看着环卫工人们安静而忙碌的身影。一切都非常的祥和，有点儿太祥和了。

身后传来一阵响动，上午的谈判快要结束了。随行人员先行快步从袁朗他们身边经过，准备交通工具。

袁朗抬头极目四望，不放过分毫可疑的痕迹。即使已经入秋了，热辣辣的太阳也依然没减轻丝毫威力。明晃晃的照着大地。袁朗微虚着双眼过滤这接近正午过于猛烈的阳光，一身密不透风的西装内衬早已湿了个透。

身后已经传来会谈领导人相互寒暄的笑声，夹杂着翻译人员的转译。袁朗轻扣耳机，全员开始戒备。

不对！这个时间不应该有环卫工人清扫这片区域！

一个念头猝然闪过，袁朗下意识的猛然转向洒水车，伸手拨开随身突击微冲锋的保险，人已经迅速朝“目标”方向靠了过去：“保护！”

话音未落，两个小组已经迅速收拢，把警戒人员围在中心。

几乎同一时刻，洒水车的西北方向一声巨响，一幢民房在冲天的火光中被炸成了废墟，成功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的同时，也屏蔽掉目标右侧几乎所有狙击手的视线。

随行人员中胆小的开始四下逃窜，伴随着阵阵惊叫。

“保护目标！！”袁朗扯着喉咙大喊，第一小组迅速收缩把参加和谈的四国领导人围在正中，马云飞带着第二组面向爆点和洒水车方向持枪警戒。

成长（一一一）

几条人影在爆炸的同时窜下了洒水车，动作迅速的借着爆炸的烟尘掩护快速向“保护目标”接近。逃窜的人群阻挡住了老A们的视野和攻击角度，情急之下马云飞向天鸣枪示警。几个随员脸色苍白的紧紧贴住各自的领导，形成人墙，其余人都惊慌的原地趴下——视野障碍清除了。

距离超过了突击微冲的有效射击范围，马云飞已经带着自己小组的人开始向来犯的匪徒压制性射击，同时逐渐往他们的临时隐蔽点逼进。

袁朗眼观六路，同时分心观察洒水车的动向，把保护目标缩紧在半径不到两米的范围内。

远处从爆炸中恢复过来的武警和特警已经开始组织人员接近车子，准备夺取控制权。

突然，一声刺耳的呼啸响起，袁朗全身寒毛几乎要炸出来：“四零火！！”

脑子反应的同时，几名老A已经反应迅猛的飞扑向和谈的四国领导人，一人带一个抓起衣领就往会馆里扔，倒地的同时把人死死的压在身体的保护之下。

“砰！！”伴随着一片惨叫，袁朗被几乎在脚边爆炸的气浪掀了起来。顾不上查看自己的状况，袁朗迅速检查了一遍身下的“保护目标”，后者虽然一脸发青的样子，所幸并无大碍。袁朗赶忙拨开群通话器：“报告首长情况！”

耳机里连续回应一片安全的声音，听到大家都没受伤，袁朗稍松一口气。

不敲掉火箭手，那就等于留着活靶子，坐以待毙。

有没有实战经验立竿见影，高下立分。

迅速判定形式后，袁朗果断下令：“马上掩护首长撤回会馆，A3、A5警戒，其余人向汽车方向运动！”

除A国的领导人脚步虚浮需要架行外，其余三国领导仍能维持“风度”迅速撤回了会馆。几名在爆炸中轻伤的随员狼狈的跟了上去。袁朗等三人在庄文毅他们架设好防御队形后，借着烟尘的掩护向洒水车方向迅速接近。

爆炸声后，马云飞组本准备迅速撤回协防，可刚才被压制住的匪徒突然勇猛起来，死死的咬住马云飞他们的后路，缠斗在一起。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拖住马云飞组，不让他们回去支援。

成长（一一二）

袁朗现在非常后悔战备时没坚持要求配备狙击步。身上的装备只有一支九五突击微冲和一把九二式手枪，射程非常有限——因为首长保卫，根本就不让配备重型武器。而对方不但都是局部接触战的好手，手里居然还有四零火！隐蔽在洒水车一侧，更是躲离了狙击的射角。袁朗他们现在只能冒险冲上去——必须把火箭手敲掉，否则再次发射，首长们就是一群活的固定靶，必死无疑。

对方察觉出袁朗他们的意图，凶猛的火舌如暴雨般倾泻而来。为了保卫任务视野的开阔，这片广场上几乎没有“障碍物”。袁朗不由暗暗叫苦，只能指挥队员在弹雨中拉开散兵线不停的变幻位置，艰难接近——五十米的距离用了近半分钟的时间。跑动中A2一声闷哼倒下，

鲜血汩汩从手臂的伤口处冒出，A4正准备上去接应，一枚子弹把他打得凌空飞起，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穿甲弹！袁朗着急的看向A4，A4拼命的爬到射程范围外，摆手示意袁朗他没事。只是腿部受伤，无法继续冲锋了。而这段时间里，敌方的火箭手已经填好弹药，准备再次射击！

“我X！我X！！那群孙子怎么查的车！！”庄文毅眼看着对方的火箭手要射击了，奈何手中没有狙击步无法帮忙急得直骂。袁朗已经没空咒骂“怠职”的武警，他现在全神贯注的就是怎么阻止火箭的击发以及快速接近有效射程敲掉射手。

火箭手已经在校正弹道了！袁朗急中生智猛得窜开一步，顾不上擦着耳边呼啸而过的子弹，拔出腰间的手枪向车的方向使劲甩了出去，同时大叫：“手榴弹！！”

对方果然上当滞了一下。袁朗趁机跳起，冲向洒水车，飞身跃起的同时向火箭手压响了手中的枪。

可对方不仅仅是一群亡命之徒，在反应过来上当的同时，枪口就瞄准了袁朗招呼上去。袁朗飞在半空的身体一抖，被冲力改变了方向砸向地面。落地时，他满意的看见火箭手的胸口开出几朵血花身体慢慢向后仰。手里的四零火失去了准头射向了半空，凌空爆炸。剩余的几名匪徒被空爆的碎片击中惨叫一片。

袁朗仰面躺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他可以感觉到腹部伤口处温热的液体往外渗透了衣服。洒水车方向的匪徒暂时丧失战斗力了，马云飞组那边的枪声在狙击恢复的帮助下也逐渐零落了下来。远处防暴警已经举着防暴盾牌收缩队形开始靠近。

支援来了。袁朗深喘一口气，眼皮子渐渐因精神的放松而不住地“打架”。

新浪博客推荐文章 管理

助人的双手比祈祷的双唇更神圣

如果生命只剩下一天，你最想做什么

《投名状》：感人的兄弟情

有一些感动

似水流年的心语

年华似水，似水年华

凄厉的警报

我自己拍的小女孩

淘物港-新衣上架

追女生屡屡受挫我该怎么办?

内容 管理

数据加载中...

写博客，参与“我的2008--我记录活动”，赢现金大奖！ 注册┆登录┆发表文章 成长（一一三）

突然一阵刺耳的尖叫响起，伴随耳机里小庄焦急的狂喊：“队长！小心！！”

正准备“昏迷”的袁朗猛然睁开眼，看见一名浑身鲜血的匪徒开着洒水车歪歪扭扭的向自己冲来！

袁朗已经没有力气再躲开这死亡的撞击，眼睁睁的看着这疯狂的汽车如同索命的魔鬼般向自己驶来！

一百米！

五十米！！

“砰！”一声枪响，击中了洒水车的前轮，洒水车伴着刺耳的刹车声从袁朗身边堪堪擦过，气浪把袁朗带着在地上连翻几个滚。马云飞组的支援赶到了！

“砰！”又一声枪响，一枚子弹穿过挡风玻璃击中了匪徒的眉心，远处庄文毅的枪口微微冒着青烟。可车仍歪歪扭扭的向会馆方向滑行！

马云飞紧跑几步飞身跳上汽车，推开驾驶座上的匪徒艰难的把住方向。几乎同时，老A们的耳机里都传来了马云飞标志性的大嗓

门：“妈的！炸弹！”

所有老A心里一紧，接着就看见洒水车从会馆前危险的擦过，撞坏了一边的廊柱后改变方向，向远处的空地飞速驶去。

“云飞！跳车！！跳车！！”袁朗竭尽全力的对着喉式发生器大喊。

“队长！跳车！！”

“中队长！！”

“跳车！快跳车！！”

耳机里一片焦急的呼声。可马云飞仿佛没听见一般，车继续歪歪扭扭的往空地飞驰。

行进间“轰”的一声，所有人都傻了一般注视着眼前的冲天火光。

“云飞——！”

“队长——！！”

回过神来的老A们撕心裂肺的喊起来。

纠察中队的几个老A已经边嚎啕着边往火场方向飞奔。

袁朗顾不得身上的伤痛，艰难的往火场方向爬行：“云飞！云飞！！你回话啊！！说话！！”

“咳…咳咳”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耳机里传来的声音仿若天籁。袁朗赶紧把发生器按住狂喊：“云飞！是你么！云飞！！”

“……靠……浪费老子一杆微冲，回头又要写检查……”耳机里伴随着喘息断断续续的传来马云飞熟悉的声音。已经奔跑过去的老A已经找到了马云飞，仔细检查后回报：“B1正常！”

袁朗悬在半空的心终于一松：“你个死小子，回头，报告，全你写，呼呼！”

“……妈的，你小子……迫害革命同志！”马云飞喘着气低骂。

袁朗放松身体仰躺了下来，脸上扯出灿烂的笑容，眼角一滴泪悄然隐没在汗水里。

成长（一一四）

清点现场，除了一开始被炸弹波及到的随行人员外，大部分人员尤其是首长们都安然无恙，受伤的人群也都没有性命之忧。

反观参加战斗的老A们，以两个重伤，四个轻伤，丧失40％的战斗力的代价，换回全部击毙匪徒的战绩。

武警和防暴警在结束战斗的一刻适时出现，威风凛凛的押送恹恹一息的匪徒“上车”。

该留下个活口审审的。等待救护车到来的间隙，袁朗靠在小庄的身上想。庄文毅扶着受伤的袁朗气鼓鼓的闷哼：“该干活的时候躲得都远。”声音大的恰好能让正迎上前的张翼翔听得一清二楚。

袁朗痛得没力气开口，警告的瞪了一眼口无遮拦的小庄，小庄不服气的别过脸。张翼翔脸色苍白的张了张嘴，突然抓下帽子抱头蹲下，疯了似的撕扯着自己并不茂盛的头发，像个小孩似的大哭起来：“他们，他们杀了我一个班的弟兄，一个班……呜呜……”

空气凝结了，沉默和压抑如巨石般死死的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那些内卫队的武警战士，也不过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正值青春年少。乍然听到他们牺牲的消息，一时间让所有人都无法接受。原本对内卫队这次表现一肚子怨愤的老A们沉默了。这些兄弟部队的战士们，他们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完成组织赋予的任务贡献了自己的鲜血和同样年轻的生命。生涩和稚嫩，让他们在长于作战与屠戮的对手面前，犹如羊羔一样被宰杀！

小庄的胸口剧烈的起伏，看着广场上横七竖八的“尸体”，战士们手里的枪握得嘎巴直响。如果不是纪律不允许，大家都有种鞭尸的冲动！

“这个好像还活着！”远处负责打扫战场的武警们突然迅速朝一点聚拢，一阵噼啪作响，手中的武器全都拉栓上膛。大有准备把这个“活物”轰成蜂窝的架势。

“住手！”袁朗捂着肚子高喊。然后一把抓住张翼翔的手：“留活的！我们要确认还有没有漏网的特工混进来了！”

瞪着张翼翔仍然犹豫和喷着复仇光芒的眼睛，袁朗一字一顿：“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士白白牺牲了！！”

张翼翔眼睛通红，哑着嗓子朝通话器里下令：“通知救护车，全力抢救！”说完，狠狠的把通话器连同自己的手砸向地面，号啕大哭。

袁朗知道一个刚失去战友的指挥员，要向自己的“敌人”做出这样的决定与妥协是多么的不易。抬手紧紧握住张翼翔抖动的肩膀：“战士们，不会白死的！”

成长（一一五）

袁朗从麻醉中醒来，就看到齐桓像只焦躁的野兽一样在自己病房里闷着头乱转。

“转什么呢！看得我头晕。”袁朗虚弱的开腔，麻药过后嗓子干得不象话，说出来得话跟锈掉的锯子一样嘶哑。

“队长！”齐桓一个飞扑上前，大手不分地方的抓上袁朗的身体，以确定自己没有在梦游：“你醒了？”

袁朗有些受不了的抽出自己被抓痛了的手，夸张的在身上擦了几遍，推开齐桓对自己的“上下其手”：“离我远点儿。”

齐桓确认袁朗已经没有大碍了，才摆出一副讨打嘴脸：“切，我是怕你光荣了，嫂子和崽子问我要人！”

袁朗不耐烦的翻了个白眼：“谢谢啊！我还没火化呢！”

齐桓忍不住嘲笑：“我说，队长，我才离开你多一会啊，你就整这么一身回来？哎呀，老人家力不从心了要早说嘛，兄弟我一定当仁不让，何惧区区一个‘花瓶’？”

“阴沟里翻船。”袁朗危险的瞄了齐桓那个得意的脸一眼，恨不得拿“四零火”把那个脸轰烂。

示意齐桓把自己扶坐起来，才开始询问“昏迷”期间的情况。马云飞的伤看着精彩，实际上伤的不深。因为伤口面积太大，所以只能每天扒光了让护士给他全身上药，然后要保持着固定的姿势，等身上的药水晾干。每天马云飞都是一大红脸穿着军卡被护士收拾的呲哇乱

叫。昨天齐桓代表大队来慰问的时候，正好瞅见马云飞以某个怪异的姿势“晾”在床上，嗯，挺像天鹅湖里的公主亮相。

“噗！”刚喝进嘴里的水尽数被喷了出来，袁朗捂着肚子因为伤口不敢狠笑，他故意的，他绝对是故意的。

正说到兴头上的齐桓躲避不及被喷了一脸，恨恨的抓过袁朗的被单使劲蹭掉一脸的老泥。

“靠！你小子几天没洗脸了！”袁朗看着自己雪白的被子转眼间变了颜色，伸脚把齐桓踹了出去，一副你给我滚远点儿的表情。

齐桓利落的爬起身，拍拍屁股，威胁的看着袁朗：“那天去141选训完直接就上这儿来了。头儿，这几天大队长交代我要好好照顾‘伤员’，或者，您准备请嫂子回来照顾你？”

“你敢，不许让你嫂子知道！”袁朗决定好汉不吃眼前亏，赶紧转移话题：“俘虏到那个人伤势怎么样了？”

“已经醒过来了，国安的那些人在审。”齐桓声音闷闷的，他一定是知道了有战士牺牲的事了。

其实不需要费心审讯，亚裔的面孔，有素的配合，以及熟悉的作战手法。除了N国的特工，不做二人想。作为曾经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民族，他们那种强烈的民族心和坚定的意志，曾是国人为之仰视的钦佩。可是，当这种偏执用在了自己的兄弟、亲人身上，只能是心有余悸的震撼。

这次和谈，N国国内分为对立的两派，这些特工，就是N国国内的反对派派来破坏和谈的。混进境内的全部力量，均在那次袭击中消灭。其余三国和谈人员，因为这次袭击的影响，也已提前结束和谈回国了。

齐桓抬腕看看时间：“已经离港了。”

袁朗放松的靠进舒服的被窝，任务结束了，又可以趁着养伤好好休息几天了。正想着，齐桓兜头砸下一堆文件：“大队长说了，你最近闲着，正好把下阶段的选训计划做了。”

袁朗悲愤的大叫：“我是病号！！”

“知道，所以，大队长说了，你住院期间，我负责照顾你。”齐桓使劲绷住脸忍着笑：“队长，您慢慢写，我给你打水洗脸去！”

“啊——！”门里传来袁朗的惨叫：“惨无人道啊！”

“嘶——！该死该死！哎哟，我的肚子！”齐桓躲在门外听着里面一连串的低咒，差点儿没把肚子笑破——袁狐狸，你也有今天！

当天，来往于军区总医院普外住院部的某病房前的病号、家属、医护人员，都用一种看疯子的眼光，看着一个身着迷彩的大兵一个人诡异的对着墙笑得直不起腰。

成长（一一六）

袁朗

每一个进老A的人对“南瓜”这个词都不会陌生。

新队员往往一脸茫然。老队员都会窃笑不已。

南瓜，蔬果类，特性——面呗！

702团的改编，袁朗早在演习之前就有所耳闻。

钢七连撤编了。

对于这个曾经的“对手”，袁朗多少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

七连长高城调到了团属侦察营，算是高升了。上一次演习的打击，应该会让这个骄傲的装甲老虎重新的认识自己，认识未来的现代化战争。老七连的战士们被当作种子一样，播撒到了全团的各个角落。惟独那一个兵。那个俘虏过自己的兵。

袁朗好笑的在内务标兵的光荣榜上看到了这个兵的名字——许三多。是时候该去会会他了。

昏暗的楼道里，除了窗外偶尔传来的番号声，静悄悄的。

许三多拖着略显沉重的步伐走向三班宿舍。老七连的战友们都在自己新的岗位上张扬的宣泄着，每个人离开七连的生活依然精彩——除了自己，日复一日的留守。三个月了，他无法预估这孤寂的日子何时是头。他不知道这样的兵当得是否还有意义，他甚至有点开始怀疑

自己转士官的决定了。太过沉浸于自己的思绪，许三多并没有发现黑暗的阴影里，一双闪动着野兽光芒的眼睛，紧紧的锁定在他的身上。

袁朗在黑暗中观察着这个年轻的士兵。

这个兵的世界，单纯的如同一张白纸。三个月的枯燥生活没有使他浮躁，而是一如既往的坚持。对部队，对他人毫无保留的信任，对原则，对信念毫不动摇的坚持，在现在这个浮躁虚华的社会中太过稀有——这个兵做的，比自己一开始预估的要好太多。

袁朗决定要再试试这个兵，他突然发难，标准的捕俘姿势从后擒住了许三多。许三多一惊，下意识的以反捕俘的手法，准备给偷袭者一个过肩摔。袁朗眼睛一亮，这是自己上次演习时用过的反捕俘手法，除了老A外应该不会有部队教授这样的反捕手法！有意思，这个兵很有意思——袁朗有种见到大猎物的兴奋感。趁他这一晃神的当口，许三多猛然扣住袁朗的手腕一托，卸掉大半力气，迅速挣脱了袁朗的钳制，按开了走廊的路灯。

“是你？”许三多在看清楚来人后兴奋的大叫。

他总是这样把每一个人都当成自己的朋友无条件信任么？袁朗看见三多神采熠熠的笑容不禁置疑。

“我敢打赌你已经忘记了我叫什么。”袁朗淡定的开口。

“袁朗！”许三多语气里是掩饰不住的激动。

“都已经直呼其名了，就不要敬礼了吧？”袁朗微笑，他已经快要把这个兵当成自己的兄弟了，他已经开始期待当这个兵成为A大队一分子的情形——对兄弟来说，所有的繁文缛节都是虚套，除了在一些特定场合和时间，老A们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狗屁上下级的观念。

“你怎么来了？”许三多放下一直敬礼的手，热切的问。

袁朗突然兴起了恶作剧的念头：“来702找一个人，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所以就随便逛荡到这个楼里，猫着。”

“找谁？我帮你找。”许三多毫不防备，很热心的准备帮忙。

鱼儿上钩了，袁朗突然觉得这个兵实在太好骗了，真没有成就感。假意抓松自己难得穿得齐整的军装，左顾右盼道：“找一个，叫做许三多的兵。”说完意味深长的看着眼前一脸茫然的小兵——你不能傻得那么彻底吧?

“报，报告首长，”许三多很认真的思考半天——如果他那个脑子真的有在思考的话：“702，702只有我一个叫许三多的。”

袁朗有些哭笑不得——难道自己相中的是一直万年超级稀有南瓜

成长（一一七）

袁朗神色复杂的看向在泥泞中翻滚的“新南瓜”们，耳旁间或夹杂着齐桓炸雷似的大嗓门：“快点！快点！！”

每一个老A在入队仪式前，都要经历这么一个为期三个月，被南瓜们称为“地狱特训”的训练营。不过已经成为老A的老队员们，对“地狱特训”这个名词往往摆出不屑的表情——特训期的训练，仅仅是从一名普通一兵到一名合格老A的适应性训练，是基础中的基础。真正进入老A后，那种训练量要比特训期大得多，内容也复杂得多。

这次的训练营，最受瞩目的就是两个兵，真正意义上的“兵”，因为他们是A大队招兵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两名志愿兵，或者按现在的说法，叫做士官——许三多和成材。

严格来说，袁朗原本并不认为许三多能通过选训，他太善，太过于没有计较。尤其是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的时候。看着三多拼了命的也要把另一个足比他高出一头的士兵背回终点的时候。袁朗知道，这个兵的善，足以在战斗中牺牲自己也要保全战友的性命，可是，他的善，必定也会成为他与敌人对决时的最大障碍。虽然最后，当那个伤兵在离终点不到五十米的距离拉响了弃权弹，以迫使许三多抛弃自己完成冲刺时，袁朗因震撼而留下了眼泪，但是，对许三多来说，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老A仍有太长的路要去走。

相较之下，成材更像一个能成为老A的人。精明、思维活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很像某个时期的自己，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年月，

袁朗想。可是成材比那时候的自己更加的自傲，自傲到，不清楚自己能得到什么，不懂得正确的使用“正当”手段来获取应得的东西——这种想法很危险，稍有不慎他将会成为执行敌后任务时的一个危险的定时炸弹。最让袁朗觉得心惊的是，他看不到成材心底在乎的东西，除了他自己——这种人骨子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和这样的人一起战斗，袁朗完全无法说服自己把信任交给他。这正是老A作战中最忌讳的事情——谁敢把性命交予自己不信任的人?

袁朗看着那群在训练场上摔打的身影。从一开始的超过一个加强排，到现在仅仅能凑够一个标准班。下一个离开的是谁? 谁也不知道。看着一个个从训练场上消失的身影，那些付出过艰辛却最终被判出局的战友们，他们眼中的留念，失望，挫败与不甘，灼灼的炽烤着袁朗等人的内心。他们也是自己的战友，也是自己的兄弟。在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以后，依然被判出局，一笔笔的黑线，划去的不仅仅是分数，不仅仅是名字，更是一名军人最热切的希望和最瑰丽的理想。理想和希望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而现在，正是他们间接的，把这些失败者的理想和希望抹杀——这让朝夕相处，并已经对他们每个人都了然于心，熟悉的犹如一家人的袁朗和老A们如何忍心? 可是战场上容不得一毫的差错和仁慈的。心软的结果，也许就是在未来战场上，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失去生命！痛苦的抉择仍然必须要做。

人数急剧下降的同时，也代表剩下的人，将会是更能适应职业军人的生活的人，更适合当老A的人，更有机会成为自己换命的兄弟的人。每一次人员的离去，不论老A，还是新训的南瓜们，都会出现一阵几乎让人窒息的沉默。也之所以，越到集训后期，送别就是越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

成长（一一八）

昨天齐桓就怒气冲冲的大闹大队部，矛头直指袁朗，甚至还摔了东西。对此袁朗和铁路都很了然，这小子是想趁机被罚个禁闭什么的连带的逃掉选训队总教官的苦差事。结果被铁路一顿狠批后，灰溜溜

的回新训队去了。齐桓走后袁朗和铁路对笑了很久——齐桓这孩子执行起任务是绝对让人放心的主，从来不打折扣，不拖泥带水。可只要是跟选训有关的事情，他都避恐不及。可他那点儿小心眼，怎么能在袁朗和铁路这俩千年狐妖身上玩的转，这次被袁朗设计来当总教官，齐桓想拿豆腐碰死算数的心都有了。想起齐桓接任务时那一副牙疼的表情，袁朗忍不住“扑哧”一笑。

“又想到什么损招了？笑那么开心。”铁路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袁朗转过身，看着终于等来的“领导”谄媚的递上泡好的茶。铁路一脸狐疑的把帽子挂好，小心翼翼的接过茶杯，揭开杯盖儿仔细闻了半晌，却迟迟不敢下嘴。

“放心喝吧，我又没给你下药。”袁朗受不了的翻了个白眼，真是的，难得孝敬长辈一次。真不领情。

铁路瞥了袁朗一眼，脸上摆明了就是“你小子从来就不是好玩意”的表情，一副“死就死吧”的准备就义架势，抿了一口茶，缓缓咽下才开口：“你小子不去管新兵训练，跑我这儿做什么？”

袁朗抢过铁路杯子狠狠灌一大口，突然想起自己今天“有求于人”，赶紧毕恭毕敬的把杯子给铁路送了回去，后者更是“受宠若惊”。袁朗刻意忽视铁路疑问的眼神：“大队长，我申请休个假。”

“咳咳！”这句话差点没让正在咽茶的铁路呛死，好不容易理顺了气，瞪了一眼正在偷笑的罪魁祸首：“我就知道你小子找我从来没好事。现在训练正忙，你小子撂挑子，你想累死齐桓啊？”

袁朗一脸无辜：“头儿，您部下我可是足足两年没休假了，这次老婆回来都快一个月了，面都没见着，您忍心看我家庭破裂么？”见铁路不吭声，袁朗赶紧继续浇油：“您看，就连上次住院，我都没闲着把选训计划做好了，简直是呕心沥血的现代焦欲禄啊！这种为党和国家事业贡献自己全部力量的好同志，难道连一个合理休假的请求您都不批准？头儿，您就光疼齐桓不疼我！”袁朗作势准备挤出点眼泪上演“窦蛾冤”。

铁路瞪着眼前唱做具佳的袁朗，心想不让你去演戏真是浪费人才！低头喝了口茶才开口：“那那帮南瓜们怎么办？光齐桓一个能搞定么？”

袁朗一看有戏，赶紧给铁路递上烟：“头儿，您放心，齐桓同志的工作能力，您还不了解么？您还不放心么？他什么时候给大队掉过链子？”

铁路摆手拒

Chapter_5

绝了袁朗点烟的“好意”，敲着杯子边儿：“我还是不太放心，你一休假，一中队不也得齐桓顶班了？百十来号人呢！你们一中队就没几个省心的。”

袁朗不服气的皱皱鼻子：“头儿，别把我们说的都跟A大队的祸害一样好么？再说了，当初我还不是没当过教官，不也是这么过来的么？练练就出来了。”

铁路沉吟半晌，好容易下定决心：“好吧，你把申请交上来。”

袁朗速度迅猛的递上请假报告，铁路一愣，好气又好笑：“臭小子，你干活的时候怎么没见这么快？让你写个报告像要你的命！”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袁朗小声咕哝。

“万一什么？”铁路故意停笔。

“没有没有，我什么都没说！”袁朗打着哈哈，盯着铁路提起笔在报告上签下大名，然后以生怕铁路反悔的速度，迅速把报告收好在怀里，才再开口：“怕您万一高兴了，又冒出点什么任务之类的，我的假期不就又泡汤了？头儿，这次我可是答应好崽子要带她去玩的。”

铁路故意板起脸：“哦？我是那么不近人情的人么？什么时候乱克扣你们假期了？值得你跟防贼似的防我？”

袁朗悄悄移动到铁路的有效攻击范围外，才夸张的摇摇头：“连糖糖都知道只要您老打电话到家里就准没好事，可见您人品不好。克扣我们的假期经常不兑现，才把我们都训练成了这种疑神疑鬼的性格。您A人可有一套，不得不防着你出尔反尔啊！”

铁路笑骂道：“你小子得便宜卖乖，给我把假条交出来，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出尔反尔’！”

袁朗边躲边告饶：“头儿，头儿我错了不成，您饶小的一回！一会有人进来了看到多不好！”

铁路警告的瞪袁朗一眼，理理衣服在办公桌前坐下：“去！把齐桓叫来，你整出来的摊子，你自己去跟‘冤大头’说。”

袁朗站到门口一时没见着通讯员，心不在焉的随口应到：“乱不了。齐桓要是整不过来，不是还有您在这儿把着么？怕啥？”

铁路一听：“好小子，你在这儿守着我呢？我是该给你们收拾烂摊子的？”

“能者多劳！能者多劳！”袁朗趁铁路追上前迅速消失在门外。

成长（一一九）

袁朗

很长时间，我都不愿意回忆这一段往事。

我第一次那么无助，那么不知所措。我学会的一切技巧，所有技能都没有丝毫的作用。我不是什么老A，我不是什么A大的中队长，我不是什么共和国的优秀军官——我只是一个父亲，一个无助的父亲。

来之不易的假期，让袁朗好好的补偿了一下家人，共享天伦——这些年的东征西战，一年里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而母亲、唐菲甚至连小小的糖糖都非常的体贴、理解和支持自己的工作。对这个家，袁朗是心存愧疚的。

袁朗在厨房忙碌着，太久没有动用过现代化设施烹饪，让他多少有些手忙脚乱。难得的休假，他包揽了家里的一应大小事物，让唐菲也享受一下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幸福生活。

袁朗给锅里的炖肉续了一些水，然后眯着眼看着肉锅在煤气炉上冒着欢快的水泡——唐菲刚才来电话了，一会下班她去接糖糖一块回家。算算时间，差不多该到了。袁朗关上火，收拾好桌子，完成——万事具备，只欠两个深爱他的女人捧场了！

袁朗解下围裙，打开电视，多年养成的习惯，只要有时间，新闻是他必看的节目——身为一名指挥员，及时掌握军政时事是每日必修的功课。袁朗熟练的按到新闻频道，里面正在播出一则本地消息。

“市幼儿园大班十二名儿童遭一名歹徒劫持，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铃——！”急促的电话铃声刺耳的响起。袁朗没来由的觉得一阵心烦：“喂，哪位？”

“袁朗……”电话那头传来唐菲焦急而慌乱的抽泣声：“糖糖出事了！”

袁朗脑袋“嗡”的一声，握紧电话的手关节发白，他深吸一口气提醒自己冷静，沉声说道：“别急，慢慢说。怎么回事？”

“糖糖和一群孩子被人劫持了。”

“在哪？被谁劫持了？”

“不知道，我不知道！”唐菲听到袁朗的声音更加无法抑制的哭了起来。

袁朗焦急的在电话里喊：“别哭，你现在在哪？我马上过去！”

“幼儿园……”

幼儿园？袁朗盯着电视屏幕，上面仍在播报刚才那则消息：“是市幼儿园么？！”

“……恩。”

“你等着，我马上到！”

没有战情报告，袁朗只能从新闻播报上搜集自己需要的信息。习惯了用快进方式看军事汇总影像的袁朗，感觉这短短不到30秒的新闻播报仿佛持续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画面切换的下一秒，袁朗已经冲出了家门。

幼儿园附近围满了人——公安和防暴警在幼儿园周围拉起了警戒线，救护车在一旁待命，蜂拥而至的各路媒体正在忙碌的架起“长焦短炮”……反观其中最人丁稀少被冷落在一旁的，就是那些跟自己一样，倍受煎熬的焦急的家长们。

袁朗在其中找到了焦急顾盼的唐菲，后者一见到他就崩溃了所有的伪装的坚强，哭得梨花带雨：“袁朗，孩子，糖糖还在里面。”

袁朗紧紧的搂一下唐菲，示意她冷静：“我去看看。”

成长（一二零）

袁朗奋力挤进了人群，警戒线前，一名小警察拦住了袁朗的去路：“挤什么挤什么？退回去！你们这些记者，为了个破新闻，还要命不要了？”

袁朗赶紧申明：“同志，我是里面孩子的家长，能请问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么？”

“情况？”小警察轻蔑的笑了一下：“就是你看到的情况，我要不要给你们每人做一份事件报告啊？回去回去，回去那边等着去！”

袁朗看一眼那个小警察的肩章，不过是一个刚毕业的新丁，压住怒气：“同志，我是军官，这是我的证件，能否请问你们这次的指挥员是谁？我请求见他。”

“我就是，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军官同志”小警察一脸不屑的嬉笑：“军官，这年头办假证的多了，逮谁都说自己是军官。切！”

袁朗眼里闪出野兽般嗜血的光芒，紧紧的瞪着眼前的小警察。双手握拳，关节“咔吧咔吧”直响——他已经快压抑不住自己想要下了这个小警察的枪的冲动了。

小警察见袁朗神色不对，不禁有点发虚，把手按在腰间手枪的保险上壮胆，不自觉的后退一步：“你想干什么？退回去！”尾音直发颤，透露出他强烈的不安。

双方的剑拔弩张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一时间不少人都注意到了这边的骚动，有几个快手的记者已经“咔吧咔吧”照了好几张照片。

“怎么回事？”一个威严的声音在袁朗后方响起。

小警察终于看见救星飞一般的冲了过去“告状”：“指导员，这个人在闹事！”

袁朗深吸几口气平复自己的情绪，转身：“我是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我请求面见你们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老袁？！”

袁朗仔细辨认眼前的黑脸大汉：“水雷？”

那大汉声音明显透着久别重逢的喜悦：“袁狐狸！你怎么在这里？那么久也不跟我联系联系，早把兄弟忘了吧？”

袁朗有些意外的看着明显发福不少的吴海洋：“你怎么在这里？”

吴海洋指指身上的警服：“转业后我被对口安排到了公安局，前年组建特警部队，因为我曾经接触过这方面的训练，上头又把我调过来这边参与组建工作了。”

袁朗心不在焉的听着，胡乱的点头。吴海洋发现袁朗神色不对顺着袁朗看向的方向：“怎么了？”

“糖糖在里面！”袁朗焦急的应着。

“什么！”吴海洋一听里面有糖糖，声音高了几度：“你怎么不早说！跟我来！”

原本守在警戒线的那个小警察，早在吴海洋跟袁朗“相见欢”的惊讶之后就偷偷溜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袁朗也没空再去注意这些不相干的小事，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救出糖糖。

成长（一二一） 生活记录 袁朗

有了吴海洋的领路，袁朗很顺利的来到了包围在层层警车中间的指挥车处。几名身着督察衣服的警察正在车里讨论着什么。

“对不起，”袁朗打断了对方并不热烈的讨论，递上军官证：“我是部队现役军官，我请求面见这次行动的指挥官。”

一名佩戴高级警督肩章的警官起身看了眼袁朗，伸手接过军官证，仔细的打量半天，疑惑的反复核对了一下证件上面的照片和名字：“这是你的证件？”

袁朗点头：“上面有部队番号和姓名、编号，您可以随时打电话去警备区查证！”

对方不相信的又翻看了几遍，才狐疑的还给袁朗：“中校同志，请问有什么事？”

袁朗接过证件：“我请求参与救援行动！”

对方惊讶的挑眉，袁朗赶紧说明：“我的女儿也在被劫持的人质当中，我请求参与救援。”

对方听完微笑着拍拍袁朗的肩膀：“小同志，我们理解你焦急的心情，但是现在情况很紧急，请你到安全线以后等着好吗？”

“正因为紧急才要……”袁朗焦急的分辩。可对方并不准备听完：“小吴！带这位同志到警戒线后面去！”

袁朗不甘心被这样带走：“我要求见你们指挥员。”

“我就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员，我已经没有追究你证件的真实性了，请你也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我理解你要救女儿的心情，但并不代表你有那个能力。就算你是真正的军官，现在也不是你胡闹的时候！请你相信我们警方，安心等待一下好么！小吴！”

吴海洋忍不住插嘴：“局长，他是……”

袁朗赶紧扯了一下吴海洋的衣服，他们的身份是要保密的，现在不是透露的时候。

那个局长看到了袁朗的“小动作”，严厉的问吴海洋：“他是什么？”

吴海洋意识到自己差点说露了嘴，生生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他……他是我的战友。”

“哦？”局长怀疑的目光在袁朗和吴海洋脸上游移了两下：“那就请你把你这位战友带到安全线后去！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

成长（一二二）

吴海洋看了眼袁朗，正准备执行命令，一个荷枪特警冲进了指挥车：“局长！歹徒给人质身上泼了汽油！”

“什么？！”几个声音同时响起。

局长猛一挥手：“赶紧把谈判专家派上去！”

“对方不允许任何人接近。”

“通知狙击手，准备击毙！”

“是！”

“等等！”特警正准备离开，袁朗终于找到机会插话：“你们要直接击毙歹徒，子弹的火花会引起爆炸的你们不知道么！”

所有人愣了一下，那个局长迟疑了一下回道：“通知特警队想办法突入，如果不行，再行击毙。”

“你……”

局长制止住袁朗的发言：“我们也很希望能营救出所有的孩子，但是，如果不行，我们只能保护大多数人质的安全！”回头对仍在门口等待的特警说：“去传达命令！”

“是！”

袁朗急得额暴青筋，脑子飞快的转了一下：“我请求去跟歹徒谈判！”

“不行！”

“我在部队也是谈判专家，我知道怎么跟歹徒沟通！”事关紧急，袁朗不得不出下策。

“这个……”局长沉吟了一下。

吴海洋赶紧在一旁帮腔：“局长，真的，他真的是谈判专家。”

局长不信任的眼睛瞟了眼吴海洋，回头问身边的一个警官：“我们的谈判专家什么时候到？”

“还有二十分钟。”

局长考虑良久，终于看向袁朗：“我允许你去谈判，但如果你或者人质的安全出了任何问题，你要负全责，并且，你只能以人质家属的身份进入，与我们警队没有任何关系！”

“可以！”袁朗迅速点头，转身走出指挥车。吴海洋跟了上去：“队长，你有把握么？要不要我帮你？”

袁朗感激的笑笑：“我给大队打个电话。”

“对！大队！你赶紧找他们来帮忙！”吴海洋眼睛一亮，有老A在，还有什么搞不定的？

“小吴！”指挥车方向传来一声吼，吴海洋赶紧应了一声，伸手把身上的电话摸出来递给袁朗：“队长，用我的电话打，我先过去看看那边什么事，要怎么配合你随时叫我！”

袁朗拿着吴海洋的电话，拨通大队值班室——其实怎么可能那么随便的调动军队呢？打电话回去不过是为了跟铁路报告一下可能突发的状况罢了。

“喂，A大队值班室。”

“帮我接铁路大队长。”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般漫长，电话那头传来铁路浑厚的声音：“我是铁路，哪位？”

“大队长。”袁朗简单的把情况介绍了一下：“我现在准备进入警戒区。”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铁路的声音再次响起：“我派你们中队的人过去协助一下，你原地待命，不许乱来！”

袁朗握着电话的手因感动而微颤着：“大队长，新训队……”

“这个你不用担心，齐桓那小子看着呢，不会有问题。”

袁朗眼眶犯潮了：“大队长……”

“好了！废话那么多，你等着……通讯员！”铁路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袁朗非常感激铁路的举动，知道自己不是孤身一人的感觉让他慌乱至今的心情平复不少。可是，从大队赶来，最快也要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如果按汽油挥发的速度，到那个时候，就算没有火，也达到自燃的空气浓度了，他等不起。

挂上电话，袁朗再次钻进指挥车：“我现在可以进去了么？”

成长（一二三）

搜身，整理检查，一系列的例行公事后，袁朗终于开始缓缓的向幼儿园门口迈近。经过人群时，他看见唐菲哭的焦急的脸，他冲她安慰的笑笑，然后小心翼翼的走向警戒区。

袁朗一边靠近，一边观察附近的地理环境，浓重的汽油味已经明确的飘进袁朗的鼻腔。狙击手埋伏的为止与匪徒所在位置是个死角，里面劫持的人质位置不明。除非歹徒自己把头伸出窗外，否则是不可能打到他的，反而会误伤里面的孩子。袁朗深吸一口气，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个脑子进水的狙击手乱开枪，这样种浓度的汽油，只要开枪引起爆炸，不要说里面的孩子，就算这样学校都会给一起爆掉。

“站住！不许过来！！”一个嘶哑的声音从窗口处传来。

“你不要激动！我是来帮你的！”袁朗小心的和歹徒搭话。

“回去！都回去！你是警察！你们都没有一个好人！你们还我的老婆孩子来！！”里面的声音透露着疯狂。

袁朗小心翼翼的往前靠近：“我不是警察，我是来接孩子的，我的女儿在里面。”

“骗人！你们都是骗子！你们都想杀我！为什么不让我见我的孩子！”歹徒疯狂的嘶吼。

袁朗放弃与歹徒的沟通，突然换了一种轻松的语气：“糖糖，爸爸来接你放学了！”

“爸爸！坏爸爸！你又迟到了！！”一个清脆的童音带着哭腔响起，袁朗心里一颤，还好，还好糖糖还没事。他努力稳定一下自己的心情，扬声道：“谁说的，你看，爸爸今天是第一名呢！宝贝儿想爸爸了吧？”

“呜——，爸爸坏，爸爸不疼糖糖了。”

“好吧，爸爸来晚了，你说，要怎么才原谅爸爸？”

“那你得给我买只小狗，我才原谅你！”糖糖果然还是孩子，居然在这个时候开始讨价还价。

“好！一定买，我们一会一起去买好不？”袁朗心疼的应着，只要你平安无事，爸爸什么都给你买。

那个歹徒显然是被这对父女的一唱一和给激怒了，转身把袁糖糖抱到窗边：“说！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一句话把袁朗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完了！万一糖糖说出自己的身份，那么疯狂中的歹徒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袁朗飞快的计算自己现在爬上楼到能救到糖糖的距离和时间，可是怎么算，糖糖都一定会出事！

“我爸爸是做饭的！”糖糖的童音撞进袁朗的思考。

袁朗一愣，他所热爱的厨艺，居然在这种状况下得到承认，是该得意还是该苦笑？“孩子的话你还怀疑么？”袁朗赶紧逼问歹徒，攻陷对方的心理防御。

那人疑迟了一会，突然用一种哀凉的语调：“你放心，只要他们能把儿子还我，你的女儿就没事。”

袁朗边悄悄又往前靠近了些，边开口：“我女儿很胆小，请让我看看她。”他需要确定糖糖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受伤，没有亲眼看见，袁朗始终无法放心——可是下一秒，袁朗恨死了自己这个该拖出去枪毙的要求。

那个男人把糖糖抱起来，举到窗外。

成长（一二四）

吴海洋不放心，跑到最有可能击毙罪犯的射击点，临时充当起狙击观察手。当看到袁朗慢慢向歹徒靠近时，他心也一直提到了嗓子眼儿，执行过那么多次的狙击任务，就连他第一次独立执行任务都没有这么紧张过。

随着罪犯露头，吴海洋更加紧张起来，轻声向身边的狙击手交代：“先不要开枪……”

话音未落，一枚子弹伴随着击发声呼啸着冲向歹徒，在对方额前爆出一朵血花后终止。

“你！”吴海洋劈手夺下狙击手的枪大吼：“我不是叫你不要开枪么！！”

狙击手看着面目狰狞的吴海洋，吓蒙了：“局长说必要时，可以击……”

吴海洋气急败坏的骂：“你知不知道孩子们身上泼了汽油！！你知不知道会引起爆炸的！！如果是战时，我毙了你！！”

吴海洋怒气冲冲的扔下被吼傻了的狙击手，飞似的冲了下楼。

“啪”的一声脆响，不用回头，袁朗都能听出那是狙击枪击发时发出的声音。仿佛慢镜头一般，袁朗惊愕的看着那个歹徒的眉心开出一朵血花，整个人开始软了下去，带着怀里的糖糖朝楼下栽。

袁朗在听到枪响的那一瞬如同豹子般弹了出去，他用尽平生最快的速度飞扑到歹徒跌落的窗口下，看着自己的女儿如同羽毛般飘下，然后，重重的砸到自己怀里。

糖糖，糖糖！回过神来的袁朗，迅速的查看了一遍怀里的女儿。糖糖在袁朗怀里扯开嗓子放声大哭。

“糖糖，没事了，乖，爸爸在这里呢，糖糖，乖……”袁朗紧紧搂着怀里的女儿，糖糖颤抖的仿佛秋天的落叶，他使劲的把糖糖揉在怀里，仿佛这样，就能揉走她刚才所经历的一切。

“队长！”一脸油彩的齐桓提着枪冲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一中队的老A们：“糖糖没事吧？”

袁朗有点茫然的看着眼前不知何时冒出来的兄弟们，半天才问出一句：“你们怎么来了？”

“对不起，头儿，我们来晚了。”齐桓语气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其余的老A们——这些冲锋陷阵流血流汗眼都不眨一下的爷们们，一脸哀伤的站在齐桓身后，难过得眼泪都快从眼眶里掉出来。

这时候一直安静的糖糖忽然回过神般疯狂的在袁朗怀里扭动，惊恐的眼睛注视着齐桓等人，哭声也嘎然而止。

袁朗搂紧糖糖，着急的巡视了一遍，最后把目光落在齐桓手里的枪上。

“请，你们离糖糖远点，她害怕。”袁朗冲自己的部下们低吼，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无助。

老A们一激灵，迅速撤离了糖糖的视线范围内，可仍在远远的关注着糖糖的情况。

袁朗没有再管齐桓他们，专心的哄着怀里的孩子，可翻来覆去只会不住的说："宝贝儿，没事了，爸爸和叔叔都在这儿……"

成长（一二五）

离开了枪的刺激，糖糖安静了不少，又回到刚才那种安静的可怕的状态里。唐菲这时候已经冲过人群，来到袁朗的身边，她流着泪接过袁朗手中的女儿——失去神采的糖糖，仿佛一具没有生命的娃娃，本能的偎进母亲的怀里。唐菲看着眼神空洞的糖糖心碎的痛哭起来。

袁朗这时才稍稍放心落地，不管怎样，女儿没事，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袁朗直起身，看到远处站的溜直的老A们，才从刚才的杂乱中整理出思绪。突然回过味儿来："齐桓！你怎么来了！？"袁朗瞪着眼前的身影："不是跟铁大说你留基地么？"

"我一直都在这儿啊！"齐桓看着袁朗也是一脸错愕，示意通讯员向大队回报情况："你才看见我？"

袁朗脸色沉了下来，一脚踹上齐桓毫无防备的屁股："少给我打马虎眼儿！"

真疼！齐桓知道袁朗心里难受，而且自己的确是违背了大队命令擅自出来的，愣是没有躲闪，咬着牙直挺挺的站在那。

袁朗结结实实的又踹了一脚："擅离职守！谁批准的？信不信我回去处分你！！"

"是！"齐桓扯着嗓门应到，一副任杀任剐的模样。

袁朗忍住还想踹他一脚的冲动："马上给我滚回基地，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是！"

"站住，不许坐车，跑步！！"袁朗瞪向随行而来的老A们："不许让他上车！听到没有？谁让他上去我处分谁！"

“是！”老A们挺直了吼着。

副分队长上前想把齐桓的装备卸下来，触到袁朗仿佛要吃人的眼光后缩了回去：“我看谁敢拿！让他背着！全副武装给我跑回去！”

“是！”齐桓敬了个礼，转身撒腿就跑。

老A们看了眼迁怒的袁朗，什么也没说，默默的清点完装备，漠然的离开了纷乱的现场。

袁朗

海洋来看糖糖，我才知道那天发生在他那的情况。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糖糖。

事后，那天负责开车的小蔡被大伙封为大队的第一赛车手。我至今也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内，把以往最快也需要五十分钟的路程开到。尤其是，沿路那些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我只能说，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

角落里可以听见家里思念的声音！糖糖，我的女儿，你听到爸妈的呼唤了么？

成长（一二六）

袁朗和唐菲不分昼夜的陪伴在糖糖的身边，糖糖的沉静让他们心焦，可是除了陪伴着糖糖，两个大人没有丝毫的办法——袁朗从队里请来了王博，那是他所认识的最好的心理治疗师。王博看过糖糖后只得出一个结论：过度惊吓导致自我封闭，因为是太小的孩子，所以无法进行深入的心理干预，只能观察，或许父母亲情能对她有所帮助。

“你是说，糖糖以后一辈子都这样了？”袁朗的眼神像要吃人。

王博镜片后的眼睛流出深深的歉意：“可能过一段时间，孩子会恢复的吧。也许，说不定……”

袁朗一拳砸到桌子上，把好好的柚木桌子砸出个坑：“过一段是什么意思？庸医！狗屁！你连个孩子都治不好还敢在这里装‘神医’，我拆了你的招牌！”

王博虽然心疼刚买回来的办公桌，但他更理解袁朗身为一个父亲的心情，这事儿摊谁身上都不好受。十几年的老朋友老战友了，极少极少能见到袁朗如此不讲道理的时候——有计划整人的时候除外。这种时候，是兄弟的就不会跟他计较了。王博推推眼镜平静的说："招牌也是你们给安的，就在门外，想拆拆吧，拆完给我装回去，省得检查的时候上面唠叨。"

袁朗知道自己过分了，讪讪的滑进沙发："没有一点办法么？我就一点事都做不了？"

王博给袁朗倒了杯水："孩子太小了，心理干预作用不大，我们可以试试，但是，这种时候，父母的作用可能比医生要大。"

袁朗闷头喝干杯中的水，再扬起头时已经恢复了惯常的笑脸："王博，谢谢你，在我的字典里没有退却两个字，糖糖一定会好起来的！"

王博没有接话，只是用力的拍拍袁朗的肩膀以示鼓励。

袁朗牵着糖糖的手走在公园里，不论他怎么跟糖糖说话，糖糖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漠然——因为糖糖害怕，家里收藏的她曾经最喜欢的玩具枪都被袁朗一股脑的扔进了垃圾场，原本缤纷的世界在糖糖眼里都失去了色彩，她再也不会笑着，闹着的要求袁朗把她高高的举到半空，再也不会叫着，撒娇着要求袁朗给她带各种各样的玩具枪，她总是跟一只受伤的小兽一样，畏缩在袁朗或唐菲的身后，用惊恐的眼神注视着这个世界。袁朗有些颓败的坐到草坪上，看着糖糖安静的在周围玩耍。

唐菲挨着袁朗坐下，看向糖糖的眼神充满担忧。袁朗紧紧的握了下唐菲的手，给了她一个安慰的微笑："放心，会好起来的。"

唐菲回应他一个微笑："一定会好的。"

成长（一二七）

"爸爸。"糖糖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袁朗猛然从草地上弹了起来——这是劫持事件后，糖糖第一次主动叫"爸爸"。

袁朗小心的贴近糖糖身边，怕自己任何冲动的反应刺激了糖糖：“宝贝儿，怎么了？”

糖糖指着草丛中的一个方向：“小鸟。”

袁朗顺着糖糖手指的方向看去，一只死掉的黄色的小鸟。袁朗轻轻的搂住糖糖：“小鸟睡觉呢，我们小声一点，不要打扰到它。”

“不是，它死了。”糖糖小声但是认真的更正。袁朗有些吃惊的看了看糖糖，这是糖糖第一次如此清晰的表达出自己的意思，也许，这是个信号？袁朗决定尝试一下：“是的，小鸟死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物，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小鸟死了以后，会变成肥料，给小草供给养分，小草开花结出的果子、花子又给小小鸟提供了食物，然后一代一代，周而复始。”

“什么叫‘周而复始’。”袁糖糖睁大了眼睛。

袁朗眼睛一亮，糖糖在想，她在听他说话！袁朗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开始考虑怎么给孩子解释什么叫“周而复始”的问题。

“糖糖记得妈妈给你买的那个日期表么？”唐菲插入了父女俩的谈话。

糖糖歪着头想了一会，点点头。

“就像那个日期表上，星期一，星期二，……一直到星期天，然后又回到星期一，这样你明白么？”

糖糖低着头又想了好一会，似懂非懂的点点头：“那，爸爸妈妈会死么？”

袁朗和唐菲对看一眼：“会，爸爸妈妈老了以后也会死的。”

“然后呢？”

“什么然后？”袁朗和唐菲一头雾水。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会变成小小鸟呢？”

袁朗紧紧的抱起糖糖，沉默了。

糖糖的情况渐渐有了起色。现在已经能够离开袁朗他们自己出去院子里玩了。

不用全天候的陪着糖糖，袁朗在家里有点无所事事，买回来的游戏卡，全都被袁朗打得都会背了。自从当兵以来，袁朗从来没有在家里待超过一星期，现在大队照顾袁朗家里出事，有任务也一直顶着没有叫他。半个月没有训练的身子仿佛要长锈了一样，不动一动就浑身难受。除了打游戏，连家里的家具都跟着遭了秧，没事就被袁朗改装成训练器材练着玩。

唐菲看在眼里，知道袁朗闲不住了。

有一天，当袁朗正在祸害家里的大立柜的时候。唐菲受不了的开口："你就不能安生一会！拆楼呢！"

袁朗正伸出的手触电般的收了回来，扭头冲唐菲呲牙一笑，一副做坏事被抓到的样子——事实上他也的确没在干"好事"。

唐菲单刀直入："你们队里现在正忙着，你赶紧回去吧。"见袁朗犹豫，唐菲接着说："糖糖已经没什么事了，家里有我和妈呢。你也是个闲不住的，早点回去我心安！省得你老祸害家里的东西。"

袁朗看着唐菲故意板着的面孔，讪讪的把正准备再次搬出去的立柜放回。说心里话，他是真想队里的弟兄们了。但他也知道，其实唐菲非常希望自己能多待在家里。犹豫再三，袁朗折中的说道："我先给队里打个电话吧。"

唐菲站在屋门口，看着袁朗跟大队通话时那一脸的神采熠熠，她就是爱他身上的这份光彩——也许他永远无法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合格的父亲，但他绝对是一个天生的军人。

放下电话，袁朗回身看到炯炯注视着自己的唐菲，正思考着如何开口解释。唐菲抢在他前面开口："回去吧，我帮你收拾东西去，不过，能吃完晚饭再走么？你至少跟孩子告个别吧。"唐菲说完，没等袁朗开口，就转身进了屋

成长（一二八）

"喂！说话！"电话那头传来铁路焦躁的声音，隐隐含着待发的怒气——这段时间少了袁朗在"家"，二中队被派出去执行战备任务。齐

桓不但要负责训南瓜，还要组织一中队的日常操课。马云飞伤好归队后，连同纠察中队的一部分骨干被借调到省厅协助特警进行反恐训练。现在铁路手下除了伞训队、没有“头儿”的一中队外加半个不健全的纠察中队外，就是那群不知道能剩下几个的南瓜们。不能怪铁路上火，少了近一半的编制不但要完成日常操课，还要完成战备小组的值班任务，还要瞒着一群已经鬼精鬼精的南瓜们准备最后的考核，铁路已经连轴转了好几天了——越是这种时候，越怕他们出什么纰漏。尤其这批人里那个叫吴哲的光电学硕士，跟袁朗一样不是省油的灯，要糊弄他们还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忙成一锅粥的情况下，你也就不要指望铁路接电话的时候能有什么好口气了。

袁朗听出了铁路濒临抓狂的心情，忍不住调侃：“头儿，你身边又多了几个兔崽子啊？看把您气的不轻啊！”

“是你小子！”铁路听到袁朗这个坏小子久违的捣蛋声音，不禁语气一松，笑了起来：“什么事，说吧。”

“想我没有？”袁朗继续不知死活的调笑。

“屁！你小子假放舒服了？看回来我收拾你！”铁路假意动怒。

“哎呀，那可怎么办？那我还是赶紧回去好了。”袁朗夸张的叫唤，随后捂着话筒开始偷笑。

“回去？回什么？喂？喂？”铁路不解，“嘟嘟”电话里传来一阵忙音，这个臭小子，越来越不象话了，敢扣我电话！铁路正准备拨回去把袁朗狠削一顿，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谁啊？怎么不喊报告改敲门了？铁路疑惑的拿着电话喊了声：“进！”

“报告！一中队中队长袁朗归队销假！”袁朗一脸笑容的蹦进铁路的视线内。

“你怎么回来了！？”铁路一脸惊讶：“你不是还在休假么？”

袁朗熟门熟路的从铁路桌子里摸出根“中华”，慢悠悠的点燃，深深的吸了一口才答非所问的开口：“头儿，您上回搞回来的那两条‘中南海’呢？赏弟兄两包，断顿了断顿了。”

这小子属猫的，自己刚整回来两条“中南海”，怎么就让他闻着腥了，铁路用身体微微挡住袁朗探索的目光：“上回好不容易整回来那几条好烟，全被你们几个祸害干净了，这俩我还留着解谗呢，你小子少打主意。”开玩笑，袁朗这小子抽烟像黑洞，多少烟都不够他填的。见袁朗大有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架势，铁路赶紧把柜子锁好：“你别绕弯，说，怎么跑回来了？”

袁朗“阴谋”没能得逞，悻悻的一屁股坐到桌子上，不甘心的从烟盒里又摸出一支“中华”别到耳朵上：“回来帮你干活啊。”

铁路狐疑的打量了袁朗几遍：“你小子是又给我捅什么篓子了吧？”

袁朗没好气的瞪着铁路——真是A人A出毛病了，被迫害意识那么强：“不要那么不信任你可爱的部下好吧。我真的是销假回队来着。”

“糖糖没事了？”铁路始终对袁朗突然变“勤奋”有点不放心，而且他听齐桓汇报过糖糖的情况，好好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可爱丫头，变成那个样子真的挺让人心疼的。

“有她妈和奶奶看着呢。”袁朗语气故作轻松，他不想让大队的人太为自己操心：“再说我也闲不住。”

“真的？”铁路问完恨不得抽自己两下，这种问题问的简直像白痴。

果然袁朗认真的凑上去摸了摸铁路的头：“头儿，您没烧吧？还是齐桓把你气糊涂了？”

铁路气急败坏的拍掉袁朗伸过来的“爪子”：“只有你小子会气死我。闲是吧？正好，结训科目还没做呢，给你半个月时间布置，三天后，我要看到详细报告！”

成长（一二九）

三天后，袁朗再次悄悄钻进铁路的办公室。十五分钟的简报看完，铁路眼睛一亮：“好小子，把齐桓叫过来！”

袁朗

那次选训结束后，我们只剔除了一个人，就是在执行任务初期就选择了放弃的成才。

战争始终是人的战争。一个不明白老A的真正意义的人，一个仅仅把我们当作往上爬的工具的人，不配做我们的兄弟，永远。

老A就是特种作战中，决定胜负的那张王牌。只有没出现的任务，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我们没有后路可退，我们没有道路可选，我们的字典里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哪怕，付出的代价是生命。

结训后的第一次任务，袁朗带上了一部分技术、理论都表现良好的新队员，里面包括许三多。

潮湿、闷热的丛林，是袁朗最不喜欢的捕俘环境。老A的“传统”，每个新人旁边都会有至少一名老队员跟着，既起到帮带的作用，也可以防止新队员“怯场”导致任务执行的时候出什么岔子。

袁朗把许三多带在了身边。他的安静让袁朗没有时间去琢磨他是否在紧张，不像那个从潜伏初期就开始“话痨”不断的吴哲。

袁朗

“许三多，你害怕吗？”

“许三多，记得我手臂上的那个伤么？”

“许三多，那不是M16近距离穿透，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一个歹徒用改锥扎的。”

“我忘记了我手上有枪，也忘记了所有的格斗技巧，而对方并没有忘记要杀了我。”

“我告诉自己要做恶的善良人。”

“许三多，一会儿开枪，你们就把枪里都当成空包弹，瞄准目标，射击！”

第一轮遭遇战结束了，袁朗知道一直趴在自己身边的许三多一枪未发。所有队员的枪管中，只有他手上的那支仍是冰冷的——他仍是善良，他只知道学习各种各样的擒敌本领，却从未想过为什么要学

——哪怕是面对要杀死自己的敌人，恐怕他也会尝试先跟他们“交朋友”吧？

成长（一三零）

歹徒开始向他们喊话。带着哭腔的语句，极尽可怜无辜于一身。

“要回答么？”三多仍是天真。

袁朗把通话器开到群频道，压低声音简洁提醒：“有先例，谁应声就先朝谁开枪。”他要提醒许三多，也是提醒其余仍心存幻想的新老A们——这个“经验”是多少老A的鲜血换回来的——在战场上，永远也不要相信你的敌人。

“你们放下武器！”突如其来的呼喊，让袁朗和齐桓皆吓出一阵冷汗，不得不冒着被一锅端的危险，从各自的潜伏点飞扑到许三多身上。然而预计中的子弹并没有招呼过来——许三多又再次印证了他的善良所带来的好运，即使对敌人也是行之有效的“法宝”。

其实没有人愿意当一个“屠夫”，谁也不喜欢子弹穿透自己“同类”的感觉。如果可能，他们宁可不动用到枪来解决问题——他们是战士，但不是杀人魔。

“放下武器，举高双手走出来。”袁朗决定放手一搏，冲隐蔽起来的歹徒们高喊，喊完的同时狙枪瞄准——他虽然善良，但并不再天真。

再次激烈起来的交火说明袁朗他们是正确的——歹徒刚刚之所以没有开火，只是为了确定他们所隐蔽的地方，好“一网打尽”。袁朗他们毫不犹豫的一直打到对方再无还手之力。

打扫战场。

袁朗指挥大家拉开散兵线搜寻漏网之鱼——放虎归山无异于自寻死路，后患无穷。

由于丛林搜索的障碍物太多，深入歹徒伏击圈的时候，袁朗要求各个成员依次汇报各自的位置。耳机里按顺序传来每个人的定时定位

报告。一个、两个……少了一个！？谁？袁朗飞快的过了一遍每个队员的代号——是许三多！

袁朗身上泛起强烈的不安，被伏击了？通讯设备出故障了？不，不可能，他最不愿设想的，就是许三多遭遇到了什么不测——虽然从加入老A的那一刻起，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好牺牲的准备，但是袁朗就是不愿在这个时候，见到这个兵有任何的不测。

“许三多！报告位置！”

“许三多！回话！”

袁朗命令随行的通讯兵把红外成像设备功率开到最大，大到连树干里的蚂蚁窝都隐隐透出了微红的色泽。终于在搜索队伍的西北角发现了三个异常的热源，其中一个是被标记过的自己人的发热源。

许三多脱光了全身所有的装备，一个人木然的倦缩在一棵大树下，把自己埋没在树枝垒起的阴影中。两眼失去了那种单纯坚定的善良，剩下的是彷徨？是恐惧？是憎恶？还是忧伤？

袁朗接近如同行尸走肉般的许三多，他庆幸已将格斗技能训练成许三多的本能。正是这种不需要经大脑思考的本能，完整的保全了自己的兵。接下来，他需要面对的是这个兵内心的创伤——那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至少，许三多没死，他还活着。

“她想活，可我杀了她。”许三多没有起伏的语调，仿佛在陈述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而袁朗能从这近乎平静的语调里听出三多的无措和恐惧——这恐怕是三多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所有的努力，所学的技能，最终只有一个目的——杀人。不论用再多冠冕堂皇的借口，都逃脱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老A，就是有计划被训练出来的杀人机器。终有一天，他们要面对“敌人”，对决疆场。而这一点，恰恰是这个认定所有人在骨子里都是善良的士兵从来都没有思考，或者说是拒绝去思考的问题。血淋淋的事实残酷的撕扯掉了他天真烂漫的世界，逼迫他去长大——每一个老A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盲目信任”别人的士兵，也许会比别人更难接受这个现实。

没有人能帮得了他，他必须自己挺过来——挺过来了，就是老A，否则，他将永远的离开大家。

成长（一三一）

面对毒贩愤恨的眼神和恶毒的语言，袁朗烦躁抓过通讯器："叫医疗队上来。"为了这些可恶的毒贩，他可能将失去一个兵。而现在，明知不可能他仍要试着去挽救这个毒贩的性命，就是因为，他的兵在乎这个！

话筒那边传来焦急的询问："谁受伤了？什么情况？"一边已经着手准备抢救。

"不是我的人，是毒贩。"袁朗不耐烦的"纠正"——这些设备无法治疗好他的兵，他现在真想能有一种设备能治好这个兵的"伤口"。

"什么？"对方没有听清。

袁朗终于爆发了："我说不是我的人，是毒贩！！"喊完狠狠的扔下手中的通讯器。

三天了，许三多仍然没有从迷茫中恢复过来。

"一夜之间彻底摧毁为祸数年的贩毒武装，集团军的嘉奖会都开了。可我就是搞不明白，事后怎么会搞成这样？"铁路两手翻飞忙碌在电脑前面，一个兵因为执行任务出现心理问题可不是小事。身为大队主官，回来后光总结报告他不知道打了多少遍。

"是我的过失。"袁朗有些无力："我过早的让他面对真实和死亡。"

"他是个军人。"铁路不认为这是三多逃避的借口，平淡的陈述——每一个老A都是这么过来的，别人能行，为什么他要特殊："必须要有承担这一切的心理准备。"

袁朗无奈的叹气："可这种准备，对有些人来说，容易，对他这种人来说，很难！"袁朗看向铁路补充："至少暂时很难。"

铁路不相信这种不确定的话是从袁朗嘴里说出来的，他从来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在他的计划之中才对。铁路起身

逼进自己的爱将质问："那你为什么让他去执行任务？难道供你的人选还少吗？"如果这个兵不能自行调节好心理障碍，那么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老A——退回去，是必然的结果。

"不少，"袁朗没有准备为自己的失常辩解，他当然明白铁路的用意："这个士兵的各项指标和科目都很出色。我太着急了，急于让他成为我们的一员。"

"他真的很出色！"袁朗注视着铁路的眼睛强调："他就是在意识上没有想过，学的，练的，都得在战场上厮杀。"仿佛觉得自己的表达仍不够清楚，袁朗仔细的思考着措词："他其实就像在训练场上那一拳打出去，可他无法面对后来的结果。我就是想，让他经历一次。"

"可他这经历，比别人来得都残酷。"袁朗对这个兵不止是一点点的抱歉，如果不是自己，也许他一辈子都能在自己那个美好的世界中，单纯的快乐下去，正是自己让他赤裸裸的去面对这些残酷的现实："你是知道的，对一个初上战场的士兵来说，有距离击毙，和近距离格杀，那完全是两码事儿。"

铁路没有直接指出袁朗的包庇，只是严肃的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他今天却上不了训练场！"一个士兵，在经历一次打击后就无法正常训练、生活，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老A！？不是他不心疼自己手下的兵？可这里是部队，不是幼儿园！

袁朗无言以对。

"心理小组干预了么？"铁路缓和了语气。

"正在干预，但是需要时间。"

"时间，现在我们最宝贵的就是时间。"铁路动怒了，国家给大队无条件的改善装备，尽可能的拨款支持他们的训练，他们不能这样白白耗费人民的血汗！

"我不能让他就这样废了！"铁路压抑不住的低吼："想办法，不惜一切代价。"

“是。”袁朗转向铁路，沉声说道：“我请求大队长批准我全权受理。”他不相信，他相中的兵，会是一个无法胜任战斗的孬兵。他犯下的“错误”，他要对自己的兵负责！

铁路深深的看向袁朗，后者回他的是坚定的目光

成长（一三二）

袁朗

战争中的杀戮都是罪恶，只是这种罪恶如果是为了制止更大的罪恶，就可以原谅，只是三多还没来得及想通这一点。

军人，本来就是一种反人性的职业，但为了更多人能自由的发展他们的人性，必须要有这样一部分人做出牺牲。

战争，人间至恶，本无正邪之分，以小恶制大恶，就是正义的战争。

“报告！”在落日的余晖中盼来了梦寐以求的声音，反而让袁朗忽然不知该从何说起。

“战斗”，打响了，袁朗握紧双手，故作轻松的开口：“山里的黄昏，容易让人想起旧事，是吧？”

袁朗娓娓道出自己有些“丢人”的过往，想告诉这个兵，其实，每一个老A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过程，都是迈过了许多磕磕坎坎才成为了现在的老A。

许三多听完“故事”的“感受”，让袁朗心底燃起了一丝希望：“这个兵，是个好兵，他那么疼都能忍受过去，比佩服还好。”

袁朗深深的看着这个朴实的士兵：“谢谢，被人夸奖的感觉，真好！”

三多，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做?

许三多茫然的问：“那个兵，是你？”

袁朗故作无所谓：“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比你还年轻。”

三多啊，我割掉的只是盲肠，而你，要割掉的是你做人“良心”，你可能忍受这“切肤之痛”?

“世事难料！”袁朗冲三多笑笑。

当年故事里那个疼得嗷嗷直叫的小兵，如今是站在你面前的A大队的特种兵军官。三多，只要有坚强的意志，我能做到的，你也一定能做到！不是么？三多。

袁朗忽略掉这个士兵的一脸迷茫与哀伤，问出了他压在心底，最期待，也是最害怕知道答案的问题：“许三多，如果有一天，也要切除你的盲肠，你会忍着吗？”

三多，如果要继续跟我们一起战斗，就要割掉你内心的“善良”，你愿意继续跟我们并肩战斗下去么？

“我……”

“让我说完，”袁朗打断三多的回应：“从你来到这儿起，我们就没有像今天这么，聊过天儿了。有时候指挥官会让我很茫然，”袁朗小心的考虑着措词：“我不知道该把一个士兵当成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还是一个个体。当然，不尊重个体何来的集体啊？”

袁朗扭脸看向许三多：“所以，怎么切除你的盲肠，由你自己决定。”这个举动很疯狂，他在赌，他在赌这个士兵有多少的“本能”——当一名职业军人的本能。除非是这个兵自己的选择，否则，他将永远愧对于这个“善良”的士兵

成长（一三三）

“队长，我想复员。”

许三多的话犹如重磅炸弹轰的袁朗的脑子一蒙——复员，复员？袁朗被这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答案轰的哑口无言。其实他何尝没有考虑过这个？只是本能的拒绝这个答案从许三多口中说出。也许，自己仍然太过于“天真”。

“我想过很坏的结果，”袁朗艰难的开口：“没想过……这么坏。”

“我还以为你会要求回702团，”袁朗仿佛在替三多解释，又仿佛是在说服自己：“是啊，你既然质疑的是军人的意义，回702团和待在这儿，有什么区别？”

“复员，回家，我适应，”许三多淡淡的陈述：“家乡没有挑战和离别。”

看来这三天三多的确想了很多，只是，他所选择的道路，不是自己想要的。袁朗心里一团乱麻的听着许三多在自己耳边平静的叙述：“我始终是个最差的兵，我无法明白战斗的荣誉。”

靶场的射击声敲醒了袁朗，他知道这个兵并不是没有血性的。不！他就是天生的战士！一个善良的战士。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老A了，不能放弃，不能这样放弃他！

“三班长！”袁朗没有理会许三多，冲着靶场上的一名上尉示意。

被叫到的老A飞快的爬上375峰顶。

“把你的枪给我。”袁朗站了起来。

“是！”上尉迅速关闭保险，把手中的突击冲锋交给袁朗。

袁朗接过枪下掉弹夹，然后把枪和弹夹抛给站在一旁发楞的许三多：“上弹！”袁朗下令。

许三多没有任何的迟疑，利落的敲进弹夹，拉开枪栓，自然的瞄准，做出准备击发的姿势——一切，就如同本能一般自然。

袁朗眼中闪烁着光芒——这个兵，就是一个天生的军人，骨子里绝对的血性。那么，这个兵，还有救，只要给他思考明白的时间和机会，他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

再次开口，袁朗语气里已经多了份欣慰的镇定：“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还能活到以前的日子吗？”

当然短时间这个兵是不会想得通的，袁朗留下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那对一名“士官”而言，是一笔“巨款”：“放你一个月的假，出去到处走走，要对自己负责，或者不负责……”袁朗没有继续往下说，这种时候，选择权在那个士兵手里：“一个月以后回来，到时候告诉我你决定怎样切除这段盲肠，我不会有任何异议。”

快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没有盼来许三多归队，反而等来了从他家里传来的“噩耗”。

其实从许三多走出大队的门，袁朗一直都关注着这个兵的动态，知道他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那个兵，长大了么？为什么老天要给这个善良的士兵如此多又如此残酷的考验呢?

“接702师侦营高连长。”袁朗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告诉这个士兵，这样一个消息。

袁朗看到许三多脸上久违的笑容：“好点儿了吗？”

“嗯，我早就想回去了，昨天晚上我就想回去！”

看着许三多灿烂的笑脸，本该高兴的袁朗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三多啊，有些事情，我都觉得不公平。”

“第一次叫你三多，”袁朗略略平复自己不知所措的心情：“以前我光磨你们了，我都不知道这世界要把你练成什么样子。我现在开始后悔，教你们技能，教你们思维，可我从来没有教过你们如何面对现实，承受现实。”

“你自己得学会，放心吧！”袁朗对着屏幕那头的士兵承诺，他要帮这个兵，不为别的，就为这个自己相中的兵。

在许三多回家期间，袁朗开始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关系，打听许家的情况，整理上报后，由大队出面，跟当地公安局协调相关事宜。

随着许三多归队日子的逼进，袁朗反倒安心下来，他知道他的兵，一定会回来，回来继续跟大伙并肩战斗。

成长（一三四）

许三多回来的时候，袁朗正和一中队的老A们开展党团活动——打篮球。

吴哲和齐桓这两个冤家一边一个把许三多“押”到袁朗面前。

“队长！”许三多微笑敬礼。

袁朗上下打量一番自己的兵，从他的眼睛里，他知道这个小兵已长大了——现实的磨炼让这个善良的士兵更多了分成熟。

吴哲和齐桓两人一唱一和的向这个兵叙述自己为他筹钱的经过，语气里没有不满，只有浓浓的兄弟情谊。袁朗不吭声，由着齐桓等人

明损暗褒的笑话自己这些天来的“糗事”。何止他们，袁朗连铁路和马云飞都没有放过，如果不是顾及到这个小兵强烈的“自尊心”袁朗甚至准备发动全大队为许三多捐款了——当兵的不容易，二十万岂是能说拿就拿出来的？

“谁记得帐？我到时候要还的。”许三多认真的问两位兄弟。

齐桓受不了的开口：“许三多，你怎么跟吴哲似的，娘们唧唧的？”

吴哲气得不轻，他最恨别人说他像“娘们”，可碍于“小白”事件只能“大度”的不跟齐桓计较，扭脸装没听见。

“有我俩在这儿，没这个。”齐桓拍着许三多的肩膀：“到时候你把大队那五万还了就行。”

对于许三多的坚持，一旁沉默一直在“听”他们说话的袁朗终于开口：“齐桓，回去把账本给他，欠别人的钱就应该还，没什么可说的。”

故意忽略许三多感激的目光，袁朗没忘记回踩刚才两个挖苦的兴高采烈的部下：“在这事上，你和吴哲还真不如他。”

吴哲和齐桓对望一眼，都没回过味儿。

“你们老想着什么哥们义气，战场生存，人家比你们想的更高一层。”

见两人仍然一脸茫然，袁朗心中暗爽，但并没流露到脸上。他了然的看向许三多：“我想他介意的不是钱。他是不想为了钱而出卖自己的尊严，尤其是在我们面前。”

许三多被说中心事，不知所措的低下头。

齐桓开口向许三多“抱怨”：“你看把咱们训的，真想转世投胎再来一次。”

“投胎？投胎，”吴哲也被“教训”的没了脾气，故作恍然大悟的岔开话题：“三多你家收吗？”

许三多一脸“认真”的回答：“我们家？”

“啊。”

“我们家没名额了！”

齐桓和吴哲正要撅倒，袁朗已经嗅出一丝“阴谋”的味道了，玩味的看着眼睛里闪烁着恶作剧的光彩的许三多。

“这样吧，等我哥结婚的时候，或者，等我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有！”许三多故作认真的说完，再也绷不住认真的表情，低头抿嘴笑了起来。

兄弟们笑闹着滚成一团。

袁朗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这个曾经被冠以“木头”外号的士兵，已经学会跟大伙开玩笑了，他真的长大了。

袁朗把许三多叫到了办公室，是否真正解决了心理问题，只有在战斗中验证——这个名额从一开始，他就留给了这个士兵，他坚信他一定会回来。

成长（一三五）

新的一批南瓜集训，袁朗看到了一个曾经“抛弃”了他们人——成才。

“别废话！不可能！”袁朗生气了——今年新训人员由各个集团军推荐，其余与新训选拔和集训没有差别。好处是老A们不用在得罪同僚，耗费时间精力组织选拔，坏处是，入选人员并不由A大队控制，虽然最后留下多少，仍是由A大队说了算。当袁朗接到名单时，新训队员已经开始进行适应性训练了，也之所以，他会如此生气——如果早知道集训队员里有成才，他绝对绝对不会让这个人再踏进他的世界一步。因为他知道这个兵太聪明，太懂得他要的是什么，他无法真实的评估，了解这个兵。一个指挥员，如果不了解自己每一个部下，在老A们所面临的作战里，与自杀无异。

“你根本跟我的士兵不是同一个目标！回去吧！”袁朗扯开喉咙冲着枪声震天的靶场高喊。他知道那个曾经被淘汰的兵能听得到，他就是要让他听到。

袁朗没有意外的等到了许三多。他太了解这个兵，所以，他更清楚的知道，他一定会来为另一个兵求情，因为他们是老乡，因为他们是曾经的战友，因为他们是朋友。虽然他并不认同成才，但他知道许三多在成才心目中是特殊的，所以，他笃定，许三多一定会为了这个“朋友”竭尽全力。

闷在装甲车里抽烟真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袁朗忍住一阵呛，为了这个兵，他破例太多。他拿着记分册步出装甲车，看向眼前一溜排开的“南瓜”们，里面包括那个曾经被他踢出选训队的士兵——成才。

论技术，论能力，成才无疑是战斗时合作的首选，可是，成为一名合格的老A看中的不仅仅是这个——技术，技能都可以靠练习补拙，但是做人的根本，是无法轻易改变的。

“老A跟步兵的区别是什么？”袁朗悠闲的踱步，开口询问这群刚被浓烟熏得脑子发蒙的“南瓜”们。

他刻意从成才面前巡视过去，并没有看到料想中那种跃跃欲试的神色——或许这一切只是他为了能进老A的伪装?

“成才！”袁朗有意点名。

“到！”成才整理了一下思路，平静的回答：“没有区别。”

这句话犹如重磅炸弹，引来身旁的“南瓜”们一片侧目——如果没有区别，那他们何必拼死拼活的来这里参加选训?

袁朗的脸色沉了下来。的确没有区别，这正是自己在训练“南瓜”中时刻向他们传递的讯息。然而成才越是能回答的正确，袁朗越是不满意——他知道他的种种测试手段，对成才来说已经毫无意义，真正能检验他的时刻，只有真正的战场。然而，他真的能把成才带到“战场”上去么？如果判断失误，他手下的所有兄弟将有去无回！他不能做一个不负责任的指挥员！

但他仍然想听听看他的回答，袁朗晃回成才面前站定：“继续。”

成才平静的叙述着：“飞机最后会被击落，战舰最后会被打沉，一场真正惨烈的战争，所谓的高尖端武器都会很快耗尽，战争最后还是人对人的战争……老A还有步兵，就是在用人的最基本，对抗残酷和复杂。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他们都是没有最后的兵种”

听完成才的回答，袁朗更坚定的确认了一点——他无法评估这个兵，他无法确定，他是不是自己需要的兵。成才很聪明，他要什么，他就给什么，恰到好处。他太明白成才的这种能力，上一次选训的时候他能以最高的分数坚持到最后就是最好的证明。但袁朗无法判定，他无法对眼前这个兵付出信任——尤其在战场上。

人最难分辨的就是真假。袁朗决定再给成才一次机会，为了另一个他重视的兵。

成长（一三六）

代号slience。

袁朗待着自己的战斗小组——吴哲、成才还有三多，潜伏在敌方的后勤补给所在地。总攻时间设在凌晨，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准备发射的导弹做精确制导，一举摧毁红方的补给线。

“准备。”袁朗一面观察红军的布防，一面低声下令。

“手动引导太容易暴露。”吴哲提出自己的意见。

“要精确到点，最好不过是手动引导。”袁朗看向其余两人：“保护操作手。”

成才悄悄移动到吴哲右前方。

制导仪器位置太高，吴哲很快被对方的游动哨发现了。成才连续两枪精准的射击，点掉了两名正从侧面包抄上来的“红军”。一阵小范围的交火，吴哲无暇顾及耳边嗖嗖飞过的子弹，校订好坐标，目不转睛的盯着“大壮”在屏幕上逐渐接近，到消失。

当光点终于从屏幕上熄灭，吴哲焦急的抬头看天，心中暗叫：快出来啊！怎么还没出来！

一枚导弹飞快的穿过云层，击向预定的目标，然而落地后，并没有出现意料中的爆炸。

哑炮？几名红军在躲避多时后并没有听到爆炸声，壮着胆子靠近那个被导弹砸出的大坑，小心翼翼的往下看。

他们当然不会看见，外面潜伏的几名老A脸上浮起了胜利的微笑。

吴哲按下按钮，起爆！

一声轰鸣，目标物被炸成了一堆废墟。

留守的红军如同蚂蚁般涌了出来。

“撤！”袁朗下令，任务完成，他们还要赶去下一个地点执行新任务：“许三多掩护！”

成才连续射击，打掉红军第一波冲锋的势头，但也暴露了自己的目标——这是身为狙击手的大忌！

“成才！撤！”袁朗大喊。

“你们先撤，我掩护！”成才回到。的确就距离而言，成才的狙击，现在比九五微冲更有威慑力。但是，接下来的任务需要狙击手的地方很多，袁朗气的大吼：“撤！”

成才不放心的看向要留下来“断后”的许三多，这么密集的“敌人”，逃出去的机会九死一生！

“许三多！我等着你！”成才吼到，然后迅速沿着撤离的路线跑去。

袁朗等人很快到达了预定地点，等待着许三多按计划摆脱“红军”前来汇合。

“快！吴哲快！”袁朗催促吴哲赶紧向高炮营报告目标参数。

“目标摧毁，我军炮火四分钟后覆盖地表！”吴哲一边熟练的操作手提，一边应到。

袁朗放心了，紧盯着敌区枪声最激烈的地方，心里暗叫：许三多，快啊！快撤离！

突然，成才向一座高架的断桥举起了狙击步。袁朗紧跟着朝那个方向望去。一个人影踏上了断桥——是许三多！

袁朗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个距离，这个高度，还有追兵！他恨不得喊出来："许三多你个猪脑子想干什么！你不要命了！！"

但是他不能喊——情急之中，袁朗不禁把所有他记得的神仙佛祖都拜了一遍，老天爷，各路神仙，千万别让许三多出事！

但是显然各路神仙都没来得及听到袁朗的"祷告"。一串刺耳的枪声，仿佛直接敲击在了袁朗的心上——袁朗等人眼睁睁的看着许三多从断桥上跌落，重重的砸到坚硬的土地上！

袁朗颓然的放下手中的观察镜："吴哲！确认情况！"

他仍是不适合当一名老A，他始终不明白，老A的价值，并不在于没有价值的牺牲。老A的价值并不是拿自己作为吸引敌人的诱饵，那不是老A应该选择的作战方式。

老A的价值在于不惜任何代价的完成任务。

他们应该尽最大的可能协同作战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所以老A要很强，要比任何人都强。只有这样，才能在残酷的战斗中活下去。只有活着，才能在战斗中不拖其他人的后腿，才能真正的帮助到自己所重视的兄弟们。

成长（一三七）

"S1呼叫S3，通报情况！……"吴哲在通话器里一遍遍呼喊，可是没有一点儿音讯。5分钟过后，吴哲挫败的放下话筒，朝袁朗摇摇头："联系不上。"

袁朗咬紧了牙，十四米的高度，袁朗相信经过老A的抗击打训练，许三多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那么久都没有回答，三多一定伤的不轻。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弃营救许三多，带着剩下的人员继续战斗。否则带着他，会让接下来的任务无法完成。

袁朗做完决定，看向成才——这个他无法看透的士兵。这次演习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评估这个有可能成为老A的士兵。

成才喘着粗气：“你们都看见了？”

“看见了，”袁朗尽可能用平静的语气陈述：“许三多从高处跌落，目测高度十四米。”

“那我们算什么！”成才低吼：“你用的上，或者压根儿用不上的工具？”

“那他为什么不呼救？”袁朗反问。

“我不知道！”

“你知道！”袁朗没有给成才躲避的机会：“你跟他是同一种人！我们穿着同样的衣服，使着同样的武器，却不幸的在同一个战斗小组，真是不幸！”

袁朗气不过继续说道：“百万大军数年的心血，人走人留，抛家舍业。一个数据和非数据的结果，就要在这几天检验。可最后得不到一个公平的结果”袁朗语气里已经听不出愤怒的情绪了，仿佛在陈述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事情：“因为我的战士，要和他的朋友在战场上重拾友谊！”

成才已经镇定下来了，他明白这场演习对整个中国军队的重要性。能否对抗未来战争中占有越来越重要比例的特种作战的破坏，如何体现特种作战在未来战斗中的作用，都要靠这次“真刀实枪”的演习来检验——这不仅仅是一次小小的测试而已。

袁朗没有给成才喘息的机会，这个兵仍然没有从“自我”的圈子里走出来。未来的战斗，他们或许会碰到要舍弃战友保存大局的情况。而成才和许三多的这种狭隘的战友情，或许可以保全一个人，却会给全局的战势造成不可预估的破坏！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老A啊，是必要时可以牺牲自己，牺牲同伴以保全更多的战友的人！

要做到为自己认识的人牺牲很容易，要做到为自己毫不相识的人牺牲，那就是老A。

袁朗看了眼沉默中的成才：“我对你的评价，不合格！仍然！演习结束后，哪儿来的回哪去。你和我们无缘。”

吴哲紧跟着袁朗走在前面：“你刚刚跟他说那些有什么意义？你明明就对他很感兴趣。”他知道袁朗根本不像表面上表现的那样放的下许三多和成才。他比任何人都更重视自己的兄弟们。能在这种指挥员手下战斗，是一种幸福。

被人识破的感觉很不爽，有时候领导的意图就算知道了，也是不应该随便点破的——“你给我站住！”袁朗喝住吴哲：“再联系不上，就进发G4。”

死鸭子嘴硬。吴哲当然没敢再发表任何意见，看了三多跌落的方向一眼，找了个隐蔽的区域，开始继续联系三多：报告己方的动态，以及通知许三多撤出战斗

成长（一三八）

袁朗等人到达了G4的指挥所所在地。

地势隐蔽，无法呼叫空中打击支援。他们只能潜入指挥艇的中枢从内部破坏。

刚刚截到的消息，救护队没有找到许三多的身影。袁朗有些担心，不知道这个兵的情况怎样了。攻击之前要保持无线电静默，否则会被“红军”侦察到自己的活动情况，袁朗无法联系三多确认情况，心里不能说不急的。他现在只想赶紧完成任务，好尽快的确认他的兵的消息。

要想快，就要冒点风险。袁朗决定兵分两路，自己从前路破坏敌舰的观察哨，同时直捣其表面上的指挥中枢，而吴哲和成才则由水路潜入，直接摧毁其内部指挥系统。两面夹击，相互掩护。

袁朗悄悄的从周边的民船上向敌舰接近，越接近指挥塔台，红军的防守就越为严密。袁朗压低身形躲过高处的瞭望哨，堪堪绕过一队游动哨的“尾巴”。正当他准备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冲过防御圈时，一处微弱的反光让他发现了前舱下一个潜伏的暗哨！袁朗赶紧一缩头避了回来，还没喘口气，就听见脚步声从不远处传来——糟糕，游动哨的

折返点不是固定的。袁朗四处望了望，一猫腰藏身与一个破旧的集装箱后面。

约定的攻击时间就快到了！正当袁朗着急自己无法靠近预定区域时，突然耳机里传来响动：“S3请求通话！S3请求通话……”

难道己方的通讯频道被“红军”发现了？袁朗一惊，为了接收前指消息，袁朗的通话器打在了全频道上，而到达G4点前，为了防止“红军”的追踪，他们已经把单兵通话频道改到了E线。袁朗按住耳机仔细辨认了半天——是许三多！他在G4，并且，他还在参加战斗！

许三多继续呼叫：“S3请求通话，发现阵地雷达。”

袁朗脑袋里迅速过了一遍几种不同的作战方案。突然出现可疑的电波活动，红军一定会做定位监听！这样整个小组就犹如瓮中捉鳖。但如果想办法通知他们，许三多的行踪就保密了，或许，还有获胜的机会。

主意打定，袁朗主动站了出来。一下子，袁朗被包围了。

这正是袁朗要的结果——趁对方下装备时，袁朗不着痕迹的向队员们发出了隐蔽进攻的信号。

高城看着“主动投诚”的袁朗，一脸的怀疑：“为什么？你为什么放弃了？没有你，他们俩能行吗？”

“不知道。”袁朗现在心里也没底，他还没确定三多的伤势如何。

“那就看看呗！”

战况的汇报让高城的脸色越来越差。没事给自己整出来那么难搞的两个“对手”

“我得谢谢你，”袁朗神色看不出真假：“等演习结束了，我请你吃大餐。”

一句话说的高城火气直往上窜：“不用！”高城咬牙切齿的摆手：“半个小时后，我请你们宵夜，就在我这儿的食堂，我请所有的俘虏兵会餐！”

袁朗被高城“押”到了交火最激烈的地点——刚才他们探测到的吴哲与成才信号所在。但是他们却意外的看到一个兵，一个伤痕累累的士兵——许三多。

高城吃惊的看着刚才骗自己骗得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袁朗。再看向那个曾经自己口中的孬兵。

许三多已经被“击毙”了，他挣扎着最后一丝的力气，笑着向高城：“连长。”然后转向袁朗报告：“队长，许三多归位。”

袁朗看着这个遍体鳞伤的兵：“我收到。”——他也许依然善良，他也许依然会为了自己的战友不惜做出一些愚蠢的举动，但是，他仍然出色的履行了自己身为一名老A的职责。

看着安然睡去的许三多，袁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完)